# 月火焚心

.

月火焚心第一章

後院里满园牡丹开得正艳，遍地嫣红嫩白在绿叶中骄傲地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簇拥着，在阳光下连成一片灿

烂的花海，排山倒海的气势，端的是壮丽雄浑之极。四月洛阳最轰动的盛事，莫过於牡丹季了。遍地娇艳，满街飘

香，这盛况十几年都没有过了，对比前几年的飘零战乱，如今洛阳的民众们又继续了这股狂热，也算是这天下已经

平稳的一个标志了吧。

「牡丹花品冠群芳，况是期间更有王。四色变而成百色，百般颜色百般香。形容这一品天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看着满园国色妖艳，孙老真真雅人，不愧人称『花中圣‘。」

一男子这样称赞道，长身而立，背上却背着一把剑，看来是江湖人士。身边站着一群人，也跟他差不多的打扮，

「哪里哪里，都是江湖朋友谬赞了，老朽只是过於痴迷这花花草草的，才是不务正业矣。」

一位穿着蓝色锦袍的白发老者拈须笑道，似乎是对这种夸赞十分受用。他伸出指节斑驳的手，轻轻触碰那由他

自己精心呵护的娇嫩花瓣，眼中不知为何却闪着一丝担忧的神色。

这老者名叫孙可策，「花中圣」只是江湖人见他爱花成痴而起的外号，其实他在江湖上人称「千里谋」原本是

青龙门的掌门，却以谋出名，武林中人缘甚好，交友无数，堪比孟尝。後来不知为何投诚了朝廷，後来成了宁王的

客卿，助其整军。但十几年前宁王叛乱以失败告终，其党羽均被清洗殆尽，他却神秘地若无其事，不禁有人怀疑他

得以保全自身的幕後原因。後来辞去掌门之位，全身而退。举家迁居洛阳，却还不时跟江湖各宗派与世家保持着紧

密的联络。

今春牡丹花开得甚好，他联络了江湖数十个大门派与世家，一同参加洛阳孙府的赏花宴，就在今日。而这几天

各路武林人士纷纷齐聚洛阳，整个江湖中能有这样的面子，也只有寥寥数人了。但是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什麽让他

担忧呢？

「老爷，」一个男仆走上前来，躬身低头送上一张精美的帖子，「玄门宗的拜贴。」

「快请。」

孙可策说道，声音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不一会儿，男仆领着两人来到後院，左侧的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穿着白衣的少年，粉雕玉琢的样子，透着十分

的俊美，还未行冠礼，头发随意披散着，形容甚是可爱。

右侧的却是一个怪人。怎麽怪呢？明明是春天已经回暖的天气，他还穿着一袭黑色的袍子，连脖子都包得紧紧

的，看起来有点臃肿，感觉像是里面穿很多层。头上戴着冠帽，手上是黑色手套，脚上穿着黑履，竟是一点肌肤不

露。没错，一点肌肤都看不到，连脸上都是带着一个铜面具。满园花海中出现一个全身包裹在黑色里的人，脸上戴

的铜面具在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那情形甚是诡异。

还未待孙可策开口招呼，两人已上前弯腰施了一礼。「晚辈谢青竹（林凡）拜见孙老。」

那少年声音清越，那怪人的声音却沙哑诡异，仿佛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少年笑道：「家师自二月收到孙老

宴帖之前就已经闭关修炼了，暂不能离开玄天宫，派我跟三师兄前来孙老的赏花宴，今日一见，果然是让我等小辈

叹为观止。」

孙可策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但迅速到无人发觉，马上伸手虚扶，微笑连连道：「想不到林贤弟的弟子，

如此一表人才。」

在场众人连连点头附和，只是这一表人才肯定只形容谢青竹的。

林凡与谢青竹虽然是玄门宗的三弟子与四弟子，虽然基本没有出过玄门宗，但这两年渐渐在江湖上名声渐显。

谁让他们是武林最强者「四圣」中玄门宗宗主林霄的入门弟子呢。倒是奇怪按与孙可策的交情，宗主竟没有亲自来，

来的徒弟竟不是首座弟子，也不是如今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二弟子，而是两个小弟子，尤其那个三弟子林凡竟是处

处透着古怪。

「真是长江後浪推前浪，让我等老朽好生羡慕。」

孙可策说罢，便领着两人，分别介绍在场的各武林人士，有掌门，也有各首座弟子代表。两人一一行礼。来者

都是当今武林颇有名望的人物，竟已经算是一个小小的武林大会了。众人介绍完毕，又继续七嘴八舌地互相品鉴起

牡丹来。

谢青竹脸上堆着可爱的笑容，眼睛笑的弯弯的，心中却是少年心性，觉着这众多的场面话真的十分的无聊，虽

然是武林人士聚集又不是武林大会，不是来比武的却是来拜会长辈的，虽然花开的很漂亮，也只是漂亮而已。实际

上没事可做太憋屈了。尤其是……

他转头偷看了林凡一眼，腹诽道，尤其是跟这个阴沈的三师兄一起来，一路上不论跟他说什麽都没什麽反应，

十句话都回不了一句。跟二师兄一起来多好，会有意思多了。

他腹诽间，却见林凡慢慢的低下头，戴着黑色手套的手，轻轻托起一朵娇艳的粉色瑶池春，花瓣上的露水晶莹

欲滴。

月火焚心第二章

「老爷，净明宫叶宫主一行到。」

男仆行前来递上拜贴。一听此言，周围人群中一阵骚动。仿佛这个叶宫主是个多麽了不起的人物似的。

「快请。」

孙可策道。周围的骚动还在继续，谢青竹和林凡却不知这叶宫主是何等大人物，心中纳闷。

等男仆把一众美女道姑领上来的时候，两人才知道怎麽回事。为首的那名女子貌似年约二十多岁，穿着宽大的

蓝色道袍，更衬的束紧的腰身却纤细得不盈一握。漆黑柔亮的长发一丝不苟的束成发髻，从中插着一支长长的银簪，

丝带系在两旁，衬得身形飘然若仙，肌肤白皙，眉目如画，唇若施脂，却是美艳无比。她一出现，众人的眼睛都亮

了，纷纷迎上前去。

「都道是名花倾国两相欢，但见叶仙子一到，老夫这满园娇艳可就落了下乘了。」

孙可策施礼笑道。

「叶某方外之人，怎可自持容貌。」

叶宫主微微笑道，声音清甜，让人觉得相当舒服。「孙老，您这花宴可真是雅致，我等有幸来此，托您的福气

了。」

「哪里哪里，都是诸位赏光。」

众人又开始寒暄起来。

谢青竹突然想起来了，这位莫不就是人称江湖第一美人的叶媚？出身武林世家的第一美人，当年倾倒无数英雄

豪杰，无不纷纷拜在她石榴裙下，可是她却不知为何出家当了道姑，後来改名叫叶真。还创立了如今江湖上闻名遐

迩的净明宫，宫中清一色的女子道姑，让人遐想无限。想不到她今年三十好几，看上去却如二十出头一般。

正发愣，却听得孙可策说道：「对了，玄门宗林宗主的两位高徒，想必仙子没有见过罢。」

「噢？」

叶真略一挑眉，笑道：「请孙老待为引见。」

孙可策领两人到跟前，林凡与谢青竹连忙上前问礼，自报姓名。

叶真微微一笑，那颜色如牡丹般娇艳，让人无法不动心。接着问道：「……尊师身体可好？」

谢青竹连忙道：「多谢前辈记挂，师父身体无恙。」

叶真保持着微笑，只是眼中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只回道：「那就好。」

接着她看向林凡，却是很有兴趣的样子，听得她道：「林贤侄为何戴着面具呢？」

这个问题，在场的很多人都想问了，但是众人持着跟玄门宗的名望，一直没有人第一个开口。

林凡正想说什麽。却被谢青竹抢先一步：「秉前辈，我师兄是因为幼年家中走水，脸上跟身上都受了伤，怕惊

动各位，所以才带着面具的。」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为林凡的悲惨叹息一阵。之後又开始聊起牡丹来了。

谢青竹扯了扯林凡的衣袖，说道：「三师兄，你别往心里去。」

林凡只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没在意。

谢青竹又向那人群中的叶真看了一眼，对林凡说道：「那叶仙子说道师父的语气怪怪的，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猫

腻？」

林凡突然在谢青竹天宗穴上弹了一指，虽然只是轻轻一弹，却立时让谢青竹感到酸麻的疼痛，却没至於叫出声

来。林凡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师弟，虽然你入门日浅，但还是不要妄议师门为好。」

谢青竹忍住疼痛，只得应道：「是，师兄，我知道了。」

这个三师兄跟自己不一样，自己十岁才拜入师父门下，而三师兄从小就在师父身边长大，但很奇怪的跟师兄弟

也没多少接触，谁都不知道他武功如何，性格如何，却知道是个不好惹的家夥。

林凡往他背後一拍，疼痛立时消失了。他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已经到了午时了，只见客人都来了，孙可策吩咐仆人端上桌案，在花海中就地设宴。一波波的仆人上上

下下的忙活，不一会儿就设好了茶点。众人纷纷就座，只感到在牡丹花海中，闻着清香，吃着茶点，真是雅致到极

点的享受。

「待会敝舍还准备有小菜，各位请慢慢用。」

孙可策坐在主位，朗声笑道。「今日小舍能请到各位贵客齐聚一堂，真是老朽的福气。」

众人连忙一齐起身还礼：「多谢孙老了。」

忽然一个少年的声音从人群之间响起：「如此盛事，孙老莫不是忘了我们天水宫的人？」

月火焚心第三章

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年，只见他衣着华丽的绸衣，头戴锦冠，腰中一把装饰精美的宝剑，

眉清目秀，气质翩翩若贵公子一般。

众人大吃一惊，首先刚刚在人群中却没有见过这号人，像是悄声无息的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而且天水宫，莫

不是近十年前四圣之一的毒尊玉狐创立的邪教天水教的总坛麽？不知有多少颇有势力的的名门正派、武林世家甚至

朝廷大员被天水宫用极残忍的手段灭门清户，正派跟天水宫势不两立，怎麽会突然有天水宫的人来到这里？

「你这妖孽，竟然有胆子挑衅我等武林正宗？」

一个男人高声喝道，众人纷纷符合，有些已经骂开了，一时间像一锅煮开了的水一样沸腾。

那少年却仿佛置若罔闻一般，手中轻托着一朵刚刚摘下来的白牡丹，凑到鼻前轻嗅，那风流姿态，却是清雅之

极，完全看不出跟传闻中残忍嗜杀的天水宫人有什麽联系。众人正待出声盘问，却只见那少年抿唇一笑，向着孙可

策施了一礼说道：「孙老，晚辈姓陈，名志昭。某乃天水教宗主首座弟子，按约定今日我等替家师来取约定的东西。」

看其气度果然不凡，原来是毒宗的大弟子。

我等？难道这少年竟不是一人来的？众人心中一惊，只见几个黑影从里牡丹花海中忽然蹿出，竟然是悄声无息。

眨眼间只见四个灰衣人分别站在了孙可策的前後左右。定睛一看竟然是四张毫无差别的漠然脸孔，身手却是同样鬼

魅无比。在场众人又惊又怒，却不敢在不知对方底细情况下贸然出手，怕伤到孙老。孙可策四面被人围住，却强装

镇定说道：「取？阁下如此阵势，还能称得上是『取‘？」

「哎呀，」陈志昭只是皱了皱眉，「按天水宫给阁下的贴子，礼数充足，自然是取了，难道……难道孙老不肯

交出『焚月‘？」

焚月，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名词，众人暗暗吃惊，邪教的人感兴趣的东西怎麽会是寻常之物？便把这名字暗暗

记在心里。

孙可策大笑，说道：「老夫从未听说『焚月‘是何物，你等奸贼就算杀了老夫，也无济於事。」

「你！……」

那陈志昭一咬牙，手中用力，雪白花瓣散落一地，竟是把手中托着的牡丹捏碎了。

叶真见此，连忙走上前一步，朗声说道：「天水教的诸位，今日设宴并无邀请诸位，而阁下想要的东西孙老似

也不知，这里不欢迎诸位，请回吧。若诸位想以武较技，他日就由我等上天水宫讨教罢。」

陈志昭双眼一眯，笑道：「他日？今日群英荟萃，何必等到他日？」

这句话严重激怒了在场的正派们，纷纷瞪圆双目，拔出剑来。一名苍山派弟子喊道：「这厮如此挑衅我等，今

日我要让这些邪教妖孽有来无回！」

众人齐声高喊：「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一时声势浩大。

陈志昭笑道：「难道正派今日想要以多欺少不成？在场各位前辈们出手，我等小辈自然是有来无回，只是这麽

一来，全天下的人都得嘲笑诸位仗着人多欺负武林小辈。」

叶真也没想到自己一句话引来的後果，但还是继续说道：「那你待要如何？」

陈志昭笑道：「我等在天水宫修炼多年，却不知天下群雄技艺之高超，今日借着此宴讨教在座与在下同一辈的

武林侠士，若有一人赢了在下，我等自当返回天水宫，但若在下侥幸胜了各位的话……孙老您就委屈一下，跟我们

去趟天水宫做客。」

这话说的狂傲无礼至极，竟是要一人挑战所有门派新兴的武林之星们，这些少年侠士最重名声也最受不得挑衅，

平日里几句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更何况武林公敌的邪教如此赤裸裸的蔑视？

刚刚那位苍山派弟子果然额角青筋暴起，喝道：「我等就来领教天水宫的高招！」

提剑便杀将过去。

只见那陈志昭轻轻一挡，反手一推，那位苍山派弟子竟是整个人朝外飞了出去，口吐鲜血，目眦尽裂。想不到

自己全力一击，竟然如此不堪，不由心中气苦，竟是气一岔，便昏了过去。

叶真心中一凛：「好内力！想不到此子如此年轻内力竟然如此充沛，无怪乎能夸下海口。就算是我门下弟子恐

怕也……」

苍山派其他的弟子看师兄弟受辱，心中恼怒之极，互相使了个眼色，六人同时提剑转身，运起步法，将陈志昭

团团围住，同时攻击，攻守势各个不同，银色剑光连成一片。人群中有人叫道：「苍山派的『苍封剑阵‘！」

「一齐上麽？」

陈志昭轻蔑一笑，说道：「倒也省了麻烦……」

他举步轻移，竟是在剑光之中快速躲闪，众人只见那剑光如网，细细密密，变化万端，却不能伤到陈志昭分毫。

「三师兄，看来这次，苍山派丢脸丢大了。」

谢青竹轻声对林凡说道，他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本来他就气恼赏花宴不能比武无事可做，此番竟是想要跃跃

欲试。「我可不可以……」

林凡摇摇头说道：「师父嘱咐我们不能生事。」

谢青竹嘴一撇，轻声道：「这怎麽能算是生事……」

正说话间，只见那围攻的六人其中一人喷出一口鲜血，连退几步，竟是受了不轻的内伤。其苍封剑阵突然破了

一口，其余五人像是支撑不住，齐齐後退数步，身上被剑风划破好几道伤口。其中一人不顾身上的伤，急急扶起那

受内伤的人，叫道：「师弟！你还好吧！」

众人不禁膛目结舌，六对一，而且是名满天下变化万千的苍封剑阵，尚且如此败下阵来。这少年的武功甚至不

弱於在座的各位掌门宗主了。

「到此为止。」

叶真抬手喝道，她明目流转，心中不知转了多少个心思。只听她清声说道：「阁下是四圣中的玉狐宗主门下，

武艺高超不在话下。若要比试，以平等计，对手自当同样是四圣门人……」

谢青竹一听这话，兴奋起来：「三师兄，这次你可没办法不叫我过去了吧。」

说着便不顾林凡，径直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他上前，微微倾身行了一礼，说道：「玄门宗谢青竹，讨教阁下的高招。」

「玄门宗？」

陈志昭一笑，抖了抖手中长剑，甩脱剑上的血滴，接着说道：「天道气运，玄门正宗，小兄弟小小年纪，却有

如此胆魄，有意思。」

「话不多说，动手吧！」

谢青竹拔出长剑。

起初两人各退後一步，陈志昭轻笑一声，转眼间身形便欺近上来，右手持剑便要刺向谢青竹的面门，左手却暗

成爪势，直抓他胸口龙颔穴。谢青竹心中暗道：「我竟看不清他的步法！好飘忽诡异的轻功！」

连忙定神提气，右脚向後一撤，整个身子便转向了左侧，陈志昭攻势落空，但谢青竹轻功不若陈志昭，还是慢

了一些，长发被砍断了一小截。谢青竹毫不迟疑左肘顺势侧击，右手使出玄门宗的「行风剑法」第四式「旋风诀」

剑法如暴风一般势不可挡，大气凌厉，气势竟比那六人使出的苍封剑阵毫不逊色，周围人群不由得异口同声喊道：

「好剑法！」

「好！」

只是这麽大气的剑法由一个未行冠礼的毛头小子使出来，真是让很多人叫好的同时还暗暗嫉妒，玄门宗果然不

是浪得虚名。

眨眼之间，剑光密布中两人已经过了十几招。看那谢青竹嘴角上翘，竟是十分乐在其中，攻势也越来越凌厉。

陈志昭心道：「这小子不过十四五岁，武功就这麽好，看来将来是个祸害，断不能留下。」

於是收回心神，气聚丹田，手上剑法仿佛稍微变得迟钝了些。谢青竹毕竟年轻无甚应敌经验，但见有机可乘，

便以更猛烈的攻势攻向陈志昭。一切发生在霎时之间，待他攻上前去，但剑尖指处却只留下残影，他心中大骇，正

要退後，只见陈志昭忽然从左侧悄然出现，谢青竹身体左侧空门大开，要害部位完全无所防备，陈志昭提剑便朝他

砍下，退後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得谢青竹高声喊道：「师兄救我！」

只听的「嗡」一声。陈志昭的剑划了个空。

众人不知刚刚发生何事，只见谢青竹已被一人拉住领口，向後退离了数丈。那人便是黑衣铜面的林凡。

月火焚心第四章

全场立时鸦雀无声，全部被这突然的变故震撼了。

陈志昭双眼眯起，笑问：「阁下是……」

刚刚那一剑去势极快，但这黑衣铜面人竟然能在瞬间出现，把人从这剑下拉走，而刚刚自己却毫无所觉，这人

的轻功竟是完全让人看不出深浅……竟有几分像是……像是本教的轻功「踏莲」叶真与孙可策也极为震惊，想不到

一个寂寂无名的玄门宗小辈，轻功却远远高於他们这些武林前辈们，这十几年来玄门宗的实力进展如此之快吗？

黑衣人林凡扶起谢青竹，哑声说道：「在下是这个孩子的师兄，无意挑战阁下，抱歉了。」

他说着，转身扶着谢青竹便要走回去。谢青竹本来满心欢喜，不料竟然输下阵来，整个人仿佛蔫了似的。

陈志昭何时受过这种轻视般地对待？一咬牙提气，霎那间便上前数丈，用剑尖指着林凡後心，冷笑问道：「阁

下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难道怕人认出什麽不成？」

林凡头也不回，只说道：「在下貌丑。」

陈志昭说道：「阁下可是心虚了？」

说着提剑便从左侧斜面向他刺去，那处离人群极近，使得围观的人们连忙纷纷後退散开，生怕自己被误伤了。

林凡没有料到他会突然从这麽多人的地方攻击，连忙把谢青竹推到前方，整个身子如羽毛般轻盈地一转一蹬，

竟是又向右侧退了好几丈，而陈志昭的手臂只有那麽长，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开了那一剑的去势的……

但是陈志昭一咬牙，竟然暗运十成内力，把手中的剑当作枪一样脱手，抛刺了出去，去势直向林凡面门！这时

候再运轻功闪躲已经是来不及了！

「小心」叶真急忙喊道，却因为发生的太快，根本来不及阻止。

众人心想：好阴毒卑鄙的招数！只见那陈志昭身形成下落之势，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地微笑。林凡根本连剑都

没拔出来，就如此偷袭，这般不择手段置人於死地，不愧是天水教的妖孽！连回头看到的谢青竹都叫着：「师兄，

快闪！」

林凡在这瞬间心里却想着，他要闪开这一剑不是不可以。只是他一闪，後面人群里说不定就会有人被这抛飞的

一剑误伤到了。所以……只有试试看吧，想着便自丹田运起内力，如电流一般急速流至手指之上……

「！」

竟是一阵金石碰撞之声。

林凡微侧着身体，左手的中指跟食指之间竟然夹着剑身，全身毫发无伤。

所有人心中怦怦跳得飞快，这是……

刚刚的变故有些人不忍看把眼睛闭住了，有些人竟是全部看清楚了，但依然不敢相信刚刚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

刚刚林凡就是根本没做什麽特别的事情，就是非常简单的，拿两指夹住那灌注陈志昭十成功力往前刺的利剑，完了。

谢青竹是完全被震撼了，师兄弟里面，他从没见过大师兄跟三师兄出手，从来没跟他们多说什麽话。大师兄是

从踏进玄门宗就没见过面，而三师兄是师兄弟里面唯一一个住在云水阁的，练功切磋也与他们其他师兄弟分开，谈

不上什麽很深的交情，想不到三师兄的武功居然会这麽的厉害！

江湖资历高如叶真跟孙可策，也不禁目瞪口呆，他们自然都知道，要挡住那剑的去势是得要超出攻势好几倍的

内力才能够的，这个江湖小辈，还不是玄门宗的首座弟子，居然能够做得如此轻松，内力之深仿似从娘胎里面就开

始练了，甚至……甚至当年那个人……恐怕也没有如此恐怖的内力。

一声细小的喀崩声，换回了大家的神志，只见林凡脸上的铜面具缓缓掉了下来……

真的是一张火灾过後的脸啊，遍布了暗红扭曲的疤痕，只能隐约地看出五官，典型的看了小孩会吓哭、晚上还

会做恶梦的脸。众人看了一眼之後不由得纷纷扭头去看别处，心中想到果然是人无完人。

「嗯？」

林凡没有想到自己的面具会突然掉下来，果然是刚刚把护体内力都用在了手指上的缘故，没有注意剑风划开了

铜面具的系带。连忙把那把剑随手一丢，捡起铜面具重新戴上。

陈志昭也从刚刚自己全力一击被如此轻轻化解的震撼中回过神来，说道：「阁下技艺高超，陈某甘拜下风，」

他强自一笑，「阁下说的也是实话，如此之丑怎能见人。」

谢青竹冷笑：「既然都承认跟三师兄比武比不过，就该照刚刚你说的，灰溜溜的回去你们天水宫。」

叶真也顺势说道：「请阁下兑现刚刚的承诺，速速放人离去。」

陈志昭与那灰衣的四人使了个眼色，缓缓的捡起被林凡随手扔在地上的剑，插回剑鞘，接着说道：「好罢，今

日我等技不如人。就此别过，它日再上门讨教。」

便一抬手……

只听到林凡喝道：「小心暗器！」

霎时之间，一排排暗器从房梁上射出，仿佛是被设好的机括一样。众人心中一惊，连忙俯身闪避，那灰衣的其

中一人顺势拍向孙可策，孙可策虽有防备也被拍得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四人顺势架住他，运功提气就往墙外翻去。

「慢……」

谢青竹正要起身阻止。陈志昭却举剑刺了过来，今日他竟然受到如此的羞辱，自然不放过玄门宗的人。林凡武

功让他忌惮，但要杀了谢青竹这个小毛孩子可是易如反掌。

谢青竹正想拔剑，却发现自己的剑在刚刚的变故中不知道丢在了哪里！他轻功不佳，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敌人的

剑落下！

林凡见此连忙运气上前，推开了谢青竹，然後自己也向後退了几步。但这次因为距离的远，稍微慢了点，虽然

避开了剑势，但那剑锋还是在他左肩划了一下。

剑锋染上一点红，似乎划破皮肤了。

但林凡毫不迟疑，向前右掌使出五成内力推出，正中陈志昭胸口。陈志昭向後退了好几步，跟着嘴里哇一声喷

出一口血来。谢青竹一脸兴奋的喊道：「好！师兄，好好教训他！」

林凡上前，陈志昭一步步後退，林凡只问了两个字：「换人？」

陈志昭擦了擦嘴角的血，笑道：「做梦。」

说着从怀里掏出来四个黑色的小球，砸向不远处人群之中，自己却提气运起轻功跃过房梁。林凡一愣，立刻运

起轻功紧追着他。

「轰！」

一声巨响和灼热的气浪从林凡背後传来，火光突现，硝烟滚滚。人群中夹杂着惨叫声，回头一看，整片娇艳壮

丽的牡丹花海，竟是被烧成熊熊的火海，似已有不少人被炸伤烧伤。

「原来那些是雷火弹！」

林凡只是略略一迟疑，却发现陈志昭已经不见踪影。

月火焚心第五章

洛阳孙府大火，烧了整整一日。昔日繁花似锦的庭院楼阁，被付之一炬。整个江湖都知道天水教的人在数十个

正派掌门眼皮子底下把千里谋孙可策劫走了，还伤了十几个人，还好当日在後院设的暗器机括没有毒，不然的话後

果不堪设想。而且邪教是为了「焚月」这个全江湖人都不知道是什麽的东西。

武林正派集体发动了数百人，在洛阳城附近搜索陈志昭与那四个灰衣人的踪影。林凡和谢青竹只在前几天的时

候加入了搜索，过了几日便收到了师门催促的信，两人拜谢过各个门派的前辈後，便低调地返回玄门宗了。

洛阳城花街的某一处楼阁上，一位美艳绝伦的红衣女子，秀发如瀑，衣襟半开，半露出凝脂般的胸房，斜躺在

柔软的榻上，那姿态就如白蛇一般妖娆危险。她旁边仰躺着的少年，就是武林众人寻遍不获的天水教大弟子陈志昭。

美艳女子嘴唇轻抿，手指慢慢抚弄着少年的脸颊，说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还不够。」

陈志昭抚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胸口，「若不是这次师尊不许我带毒，那个玄门宗的丑八怪早就……」

「弟弟。」

那女子眉头轻蹙，说道：「这次我们可不是为了玄门宗而来的，现在这样就够了。要记得自己的本分。」

陈志昭咬牙道：「不管怎麽说，这一掌之仇我一定要报！」

那女子叹口气说道：「报仇是应该，但别坏了师尊的大事。玄门宗林霄，武功与师尊不相伯仲……看他一个弟

子就已经这麽强了，擅自行动的话，连我也保不了你。」

「放心吧，」陈志昭笑着：「我不会杀了他的，下次我遇到他，我要让他求死不得！」

那笑容里的阴狠让人不寒而栗。

苍翠山间，两匹马在山道上迅速地奔驰着，马背上的两人穿一黑一白，腰中缠剑，确是标准的侠士打扮，天下

人历来尚武，这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但穿黑衣的人还戴着铜面具，就不那麽常见了。无怪乎一路上偶尔经过的人

纷纷侧目。没错，这两人便是正要赶回师门的林凡与谢青竹。两人虽然之前在孙府武林众人面前大出风头，但两人

的心情却因袭击孙府的首犯得逞且逃逸，而变得多少有些忐忑起来，还有不知道师父会怎麽想。只见两人虽骑着马，

谢青竹却嘴上不断的说着话，林凡只偶尔会回应一两句。

「三师兄。」

只听得谢青竹嚷道，「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林凡却像没有听见似的，继续策马而行。

谢青竹可怜兮兮地道：「三师兄，求求你了。那套轻功教给我有什麽关系嘛……你看，这次我差点没命也是因

为轻功不好……难保不会有下一次，难道师兄你就忍心看着我年纪轻轻的英年早逝（阿呸）吗？我那没见过面的娘

子可要一辈子守活寡了……呜呜……」

林凡终於回头，却说道：「教授你武功的只能是师父，你可以直接跟师父说。」

谢青竹心想，我要敢直接跟师父说还问你干嘛？从洛阳一直求到这里，师兄还是油盐不进，收回前言，三师兄

不是一个阴沈的人，他绝对是个刻板的人！

「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林凡看了他一眼，说道：「我替你跟师父提一下吧。」

「师兄你……真是好人！」

谢青竹欢呼一声，一甩马鞭，便跑到前面去了。「还有半日就回到玄门宗了，到时候我要二师兄请吃酒！」

雾峰山奇峰异木甚多，尤其是现时正是春天，郁郁葱葱的绿色仿佛要滴出水来，山上常年云雾弥漫，自山腰而

上却是建有一座座的亭台楼阁，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只觉得是清雅似仙境一般。但雾峰山虽美，却不像其他名山大

川一样能够让人随便登上观览的，因为此处，正是玄门宗的所在之处，除玄门宗之人，一概不得进入。

名满天下的玄门宗自创立之始已有两百年了，相传是前朝开国功臣萧离致仕後沈迷於武学而创立的，玄门宗其

间几经沈浮，门生零落，但还是以匡扶武林正道自居。玄门宗师门规甚严，且决不收女徒，门下一律男子，内功修

炼注重至刚则强。真正让玄门宗在武林中大放异彩的，乃是现在的宗主林霄。十多年前风云突起之时，他以未及弱

冠之龄，登上了武林的顶峰，赢得了四圣的名号。一时之间，玄门宗门徒暴增数倍，达到了百多人之多，但其实那

些都是林霄的徒侄们。林霄真正的入室弟子，不过只有四人而已。

雾峰山山道口便是玄门宗的大门，向上行数万级石阶，便来到宁华阁，阁中宽敞华丽，是招待外人与宾客之处。

山腰处则是演武阁，是各宗派师兄弟练武、切磋武艺的地方。再向上则是玄门宗众师徒居住之处，如今门徒甚多，

各个宗支按师名辈分排行分居各个楼阁，名称各有不同，通常与师辈名号相对应。而宗主本人则居住在雾峰山最高

处的云水阁，如今在玄门宗众人面前出现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演武阁，场中，一个男子在自行演练着所学的刀法，内力浑厚充沛，刀法变幻万千，每一击得剑风都在青石地

上划出浅浅的刀痕，他看起来十分的年轻，长发随意的披着，面目英挺，五官深刻如刀削一般，身材高挑，猿臂蜂

腰，因为在练武只是穿了一件随意的短衫长裤，肌肉的线条如同豹子一般健美修长，充满了爆发力，浅麦色的肌肤

在阳光下泛着光泽。一双眼睛的颜色比一般人浅，竟是琥珀一般的颜色。

「二师兄！你果然已经回来了！」

少年雀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他听出这声音正是自己的小师弟，今日就已经从洛阳回来了。他收刀入鞘，迎上前去。

山道上走着的正是返回玄门宗的林凡谢青竹两人，谢青竹一见自己的二师兄曾宣，就兴奋的喊道「二师兄！你

这次一定得请我吃酒，想不到你这次剿匪拿到了朝廷的赏金还不说，『荆楚大侠‘的铭牌都有了！」

曾宣笑道：「就你这个小毛头，还惦记着吃酒？还有……」

他眼角扫过正准备悄然离去的林凡，眼中忽然多了几分莫名其妙的忿怒，「剿些个乌合之众而已，那及得上你

三师兄一人空手打败魔教首座弟子的厉害呢？」

林凡听得这话，还是回过头来，施了一礼说道：「师兄你弄错了，林凡最後也是让他跑脱了，根本算不上打败。」

空气中忽然弥漫着某种奇异的气氛，连谢青竹都感觉有点不对劲，忽然紧张了起来。

曾宣正对这林凡，笑道：「那……据师弟你所观，那魔教魔头的首座弟子与我玄门宗首座弟子比如何呢？」

林凡摇头道：「我从未与大师兄切磋过，故不敢妄言。」

曾宣接着又问：「那与我这二弟子相比呢？」

这次林凡沈默不语。曾宣笑道：「我竟忘了，师弟也从未与我切磋过。那麽……」

曾宣慢慢走近林凡，说道：「师弟，择日不如撞日，今日我们便来切磋一下如何？」

林凡道：「门规明令我等玄门宗弟子严禁私斗。」

曾宣笑道：「切磋而已，并非私斗，师弟莫是怕了不成？」

林凡正想要说话。忽然间，一声浑厚却冷漠的男声，传入演武阁每一个人耳内，声音不大，却像是狠狠撞击在

脑海中。

「是为师严禁凡儿与你等切磋比武的。」

「师父！」

三人都吃了一惊，连忙後退跪下，齐声道：「徒儿拜见师父。」

抬头一看，看到本应该还在闭关的师父林霄，正站在演武阁的二楼。

一袭白衣，挺拔如松，迎风而立，头发一丝不苟向上束成发髻，发间白玉簪晶莹剔透，只见那人眉目俊朗，神

情冷漠高洁，看起来仙风道骨，风华雍雅。一双明目却是如不见底的潭水一般深邃莫测。他双足轻移，便整个人从

阁楼上飘然而下，来到三人面前。

「凡儿练的功法与你等大为迥异，宣儿你又何必在意？」

师父的话像是长者安慰完备的话语，但语调却是如寒风冰雪一般冷漠，仿佛不带一丝感情。

「是……弟子越矩了……」

曾宣脸色发白，心中颤动。看得谢青竹都十分不忍，却不敢在这时候出言。

「知道越矩了，这次就去落雪峰下反省，自己什麽时候想通了再下来。」

师父语调依然是冷漠至极，却有种不容抗拒的力量。

「是。」

曾宣回答道：「弟子自当好好反省。」

「师父……」

林凡听得此言，正想抬头向要些什麽。师父却看了他一眼，说道：「凡儿你现在随我回云水阁，为师有话要问

你。」

林凡低头回答：「是。」

师父便伸手过来抓住他的手，接着他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原来师父已经运起轻功，带着他若腾云驾雾一般地飞

跃各个阁楼之间了。林凡定过神来，连忙提气运步法跟在师父身後。

精致华美的楼阁、郁郁青葱的树木，全部不断的後退着，面前只有师父挺拔的背影。跟刚刚冷若冰霜的言语相

比，师父灼热的体温隔着手套都能到发烫，让林凡心中悸动不已。

月火焚心第六章

两人回到云水阁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红霞满天了。师父拉着他径直进了书房里。竟是连坐到了书榻上，

也没有放开林凡的手。

「师父。」

林凡面具下的声音竟然有一丝颤抖。「二师兄他的责罚是不是……」

「我自然有我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

师父深深地看他一眼，这才放开他的手。「既然已经在云水阁了，就没有必要戴控音环了。这里没人会上来的。」

「是。」

他翻开衣领，双手从自己脖颈之间摘下一个制作精美的银环，这银环竟是把他脖子套得紧紧地，刚一松开，他

便咳嗽起来，那声音却大不相同，却是清甜至极，分明是年轻女子的声音。

师父微微抬起头，目光凝在她的面具上。许久，林凡的身体似乎晃了一下，便跪在师父面前：「徒儿无能，让

孙老被劫走了。」

「别人的事情由别人去管，凡儿就不要管那麽多了，起来吧。」

师父微微一笑，那笑容里居然带有几分邪气，跟刚刚高洁冷漠的模样完全不同，只听他问道：「这次出去，给

人看见了脸吗？」

她摇头，「只是……只是第二张面具而已。」

「那就好，」师父微笑不减，只是目光依旧凝在她身上。「把面具摘了吧。」

「是。」

先把冠帽取下，再把脸上铜面具摘下来，露出那张遍布烧伤疤痕的脸。然後动作仍在继续，从脖颈处开始把火

烧一般的人皮面具慢慢地撕下来。

随着她的动作。这个屋子似乎瞬间亮起来。那是一张美丽到极致的少女面孔，桃花潭水一般的眼睛，纤长的睫

毛，精致绝伦的秀鼻，比玫瑰花瓣还柔美的嘴唇，莹白柔嫩得仿佛能在黑夜里散发光辉的皮肤，让她仿佛全身笼罩

在仙气当中一般，如同谪仙一般高洁，但同时又有一种让人无法自持忍不住想要将这纯粹玷污的媚惑。仿佛倾城国

色都不外如是。虽然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容貌，还没完全长开，但即使如此，就是如今的江湖第一美人叶真，也

无法及得上她一半的美貌。而偏偏这张绝美的脸现在微微发红，身体轻轻颤抖着，那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纯洁

的羞涩，让那人媚惑的感觉加倍，即使是修行多年的高僧都会忍不住为她动心。

师父的双眼变得幽深，问道：「听说你受伤了。」

林凡不顾脸上的红晕，回答道：「皮肉伤，已经好了。」

「不行啊」师父微笑，伸手抚摸林凡细嫩的脸颊，缓缓地说道：「把衣服脱了，让为师看看。」

「……是」窗外落日红霞映照在偌大的书房中，但安静的书房却只有窸窸窣窣的衣服滑落的声音。

宽大的黑袍落地，接着是黑色的内袍，里里外外竟有比寻常人的衣物多出好几层，林凡脸上始终红晕遍布，柔

媚醉人，脱剩最後一件丝绸的中衣，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慢慢的脱了下来。

她如今两手抱胸，双腿微微颤抖，身上只剩一件紧紧勒着前胸的胸甲，一件亵裤而已。她的身段像柳条一样修

长柔美，纤腰不盈一握，裸露出来的肌肤竟有如白玉般柔润的色泽，夕阳的余晖在她裸露的肌肤上镀了一层金色的

光辉。

师父站起身来，上前半步，身体的阴影挡住了她，林凡羞得想要退後，但却被师父的两手按住了纤腰。

「唔……」

林凡发出一声惊喘。「师父……」

师父把她翻个身背对着他，一只手向上抚摸着她本应该剑伤未愈的左肩，但那里却是光滑细腻，别说是疤痕，

连一点受伤过的痕迹都没有。

「看来已经好了。天水宫的人没有用毒，算他们走运了。」

师父的手游移在她肩膀跟锁骨之处，眷念那滑不溜手的触感。他的声音竟是靠在林凡秀美的耳垂边发出来的，

灼热的呼吸喷在後颈，让林凡心中颤栗不已，情不自禁的弓起腰，脸上变得更加殷红。

「乖徒儿。」

师父轻笑，脸上的表情跟刚刚众人看到的，竟是天壤之别。他的手指伸向背後她胸甲的系带，慢慢的把它拉开，

胸甲失去支撑，便从林凡胸前滑了下来。

「啊……」

林凡羞得无地自容，马上用双手遮住胸前。但却被师父一把搂住光裸的纤腰，那指温暖的触感传来的仿佛电流

穿过的麻痒的感觉，让她全身一震，不禁轻呼出声。

师父轻笑，双手马上攻城略地，占领了林凡的玉峰。原来林凡的胸甲，是为了女扮男装而戴上的，戴上之後显

得平坦，但脱了之後两只形状完美的玉兔就跳脱出来，那肌理柔细，滑腻无比，林凡年纪尚小，但胸前却发育得很

好，如今因为手指的攻势而颤抖不已，那两颗粉红樱桃，更是显得美味无比，诱人采摘。敏感的林凡羞得闭上美目，

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弄得娇喘不已。

师父的舌尖轻舔她的耳垂，林凡又不禁颤栗起来。「师父……师父……」

声音更平时大不一样，竟是柔媚入骨……听着这声音师父心中闪过无数狂暴的欲望，几乎粉碎他的理智……他

直接把她推倒在地上，翻过身来制住她的双手，把她柔美的身子紧紧的压住，薄唇粗暴地封住她柔软的樱唇，强势

地侵入她的檀口，与她唇舌交缠。

「唔……啊……」

林凡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融化在这充沛的男性的气息中，越来越娇软无力。强烈的攻势让她快喘不过气来了…

…

结束了这一吻之後，师父依然啃咬着她的樱唇，流连不去。

「师父……」

她的发髻早就散了，丝绸一般柔软的长发散在地上，她眼中雾气弥漫，连睫毛都粘着露水，双颊绯红，嘴唇却

被吻得红肿不堪，像要滴出水来，既美丽又淫靡……师父双眼幽深，脸上的微笑极尽温柔，把她抱起，放在书桌之

上。

他搂紧她，享受着那柔若无骨的媚惑，他一边吻她一边问道：「这三个月来，有没有想过为师？」

本来他闭关修炼需要半年，但是一听到她被派出去的消息，马上就提早出关了。

林凡羞涩地回应着他，只说了一声：「嗯……」

像是喘息，又像是叹息。

师父在袖中拿出一根麻绳，就要把她双手绑住。她吃了一惊「师父……不要……」

师父却笑道：「凡儿乖，待会让你舒服。」

她咬唇，任师父把自己双手绑住了。师父的手继续在她身上游移，忽然地往下把亵裤一把扯了下来。

强烈的羞耻感跟下身的凉意一起向林凡袭来，她不由自主的缩起纤长秀美的双腿，不小心却把圆润光洁的粉臀

暴露出来。师父轻笑，两手掰开她的膝盖，把她最私密的部分展露在他的面前。

莹白粉嫩的股间，两片羞涩秀美的粉红花瓣在柔软芳草地中微微张开，莹润的粉色花蕾若隐若现，经过刚刚的

攻势，蜜穴已经开始有湿意了。感受到，师父的呼吸喷在自己腿间的热气，林凡羞得只想遮住自己，但双手被缚住，

也是退无可退，只得轻喘道：「不要看……」

粉臀无意识摆动，但那渴求的香气却是渐渐散发，端的是淫靡无比。

「凡儿，你好香。」

师父的声音沙哑，从腿间传来：「让为师检查一下上次的伤……」

然後用手指掰开她的花瓣，那火热的触感让她轻喘一声，全身僵直。

「乖徒儿，放松。」

师父的语气让她不由自主的放松了，然後感到，花瓣被完全打开，师父的呼吸又近了，却是看了许久，忽然把

手指伸进去细细捣弄，她不禁轻喘连连。感觉花蜜又涌了一波出来。

师父的声音带有一丝难以自制的复杂感觉，「凡儿……」

林凡感觉师父的动作停了，正觉得奇怪。忽然师父的唇重重的吻住那柔弱的花瓣。林凡霎时被那颤栗的快感跟

羞耻逼得全身颤抖。不自主的想要夹紧双腿，却被师父的手阻挡，不能後退也不能夹紧，只能徒劳无功的晃动臀部，

想要逃避那一波一波的快感，师父却加紧那攻势，还得寸进尺的吸吮着柔嫩无比的花瓣，还用舌头坏心眼的逗弄粉

色花蕾，每一下都让林凡战栗不已，震撼得几乎呼吸不继。她全身一阵抖动，双腿绷得紧紧地，小腹跟大腿酸的不

行，脚趾忍不住都蜷曲起来。

「不要，那里好脏……啊……啊……师父……啊……」

她怕有人过来不敢尖叫压抑着自己的声音，然而发出的呜咽竟越来越像是幼猫撒娇似的甜美……

晶莹的泪珠从美目中滑落，渐渐的体内涌上隐密的狂潮，脆弱的珍珠花蕾经受不起狂浪的攻击，翘立起来，花

蜜从体内深处泊泊的溢出，林凡脸上发烧，却不由自主地拱起腰，呻吟得更是销魂蚀骨……

忽然师父停下动作了，撤离她的腿间。林凡感到热源褪去，一阵凉意袭来，有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感从体内最隐

秘处慢慢浮上来。她睁开眼睛，长长的睫毛上还沾着雾气，双颊绯红的像夏夜含苞待放的莲花。「师父……」

师父站起身来，一边慢慢脱下外袍和中衣，一边目不转睛地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待脱下亵裤，一柱擎天的龙

茎已经在灯下一览无余。林凡的俏脸烧的更厉害，竟是又害羞了。

「师父……」

师父的裸体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为什麽每次都让她那麽害羞呢？

「……凡儿想要了？」

师父笑道，这笑意中带有的淫靡与邪气，跟平常清心寡欲冷若冰霜的样子，真是天壤之别。

「嗯……」

「乖凡儿……」

师父欺上前来，把她修长的双腿抬高，龙头直接与那已经水光潋滟的花瓣相抵，却不急着进入，在入口处坏心

地上下摩擦那柔弱的花瓣与花蕾，那刚硬棱角和柔嫩的刮擦弄得她花穴一阵收缩，那快意中却带有极度的渴望……

「师父……」

师父低喘一声，龙茎忽然打开花瓣的门扉，冲破阻隔径直的闯入她的花心。

「痛……」

她知道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会痛，但比起第一次来，还是有了心理准备。不过那撕裂的感觉还是很难受，柔软

的内壁还是忍不住挤压那闯进来的异物，这几乎让他难以自持。

「凡儿放松，你想夹断我吗？」

师父低沈沙哑的声音从耳边响起，「师父……」

她被他狠狠地抱住，却看不到他的表情。她忍住疼痛，尽量把身体打开放松。

「乖徒儿。」

师父一口含住她胸前娇弱的红樱，右手捏住她另一只红樱，下身却开始在花心抽插起来。这三重的刺激席卷而

来，马上掩盖了疼痛的感觉，而变成了涨的难受的快感。「师父……师父……好奇怪……」

师父的舌头一边逗弄着她的红樱，手腾出空来把她手上的绳结解开，保持着插入，双手把她的娇躯提起来，自

己却坐在了书榻上。形成让她面对面坐在自己大腿根部的姿态。

「凡儿……」

师父放开她的红樱，发出一阵沙哑的叹息，接着便松开手，让她的身体顺势下落……

「啊……」

太深了……那耻骨撞击的瞬间，林凡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被撞飞了。那在她体内的龙茎又变大了，要把她的身体

生生的分成两半似的。但那汹涌的快感如潮水一般涌过来，让她像溺水的人一般，只能弓起纤腰，紧紧地抱住师父。

可是攻势还没完，师父又开始挺腰一下抽出一下深入，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粗野更猛烈，那柔弱的花心似乎完

全不能承受这般猛烈的侵略，席卷的快感跟痛楚，逼得她双目含泪，双手颜面不住的摇头：「师父……要不行了…

…凡儿不行了……」

「凡儿……凡儿……」

师父声音沙哑，充满了情欲，「……别吸的这麽紧……」

手温柔地把她掩面的手拿开，让她直接面对自己，那嫣红的双颊，朦胧的双目，他都细细的吻着，在温柔的吻

跟下身狠狠的抽插形成鲜明对比，游移到她樱唇上，他叹息一声，含住她泛着波光的樱唇，细腻绵长而温柔的吻。

林凡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了，神智变得一片空白。灼热的火焰从她体内开始燃烧，快要把她燃烧殆尽。蜜穴流

淌出更多的花蜜，龙茎抽插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师父……师父……」

她感觉自己越来越攀到快乐的顶峰，嘴里不断叫着师父。

师父紧紧地抱着她，双臂不断收紧，像是要把她嵌入怀中一样，她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这窒息的感觉却让下

身潮水般的快感加倍增长，他咬着她的耳垂，在她耳边嘎声低吼：「凡儿，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

「啊……师父，师父……我快死了……嗯……」

她张口紧紧地咬住师父宽厚的肩膀，指甲快要嵌进肉中。全身颤栗，内壁不断收缩，花瓣哆嗦不已，师父感觉

龙茎被千万张小口吸着，也是颤抖不已，抽插得跟激烈更深入。

「啊啊啊啊……」

林凡感觉攀上了最高峰，一股热流瞬间散播到全身，从体内深处喷出蜜液，洒在他粗长的龙茎根部。然後整个

人颤抖着瘫软在他怀里不省人事。

师父也低吼一声，龙茎抽搐，在她体内喷射出粘稠的精液……

月火焚心第七章

许久，林凡睁开眼睛，发现天已然黑了，一轮弯月挂在夜空。师父衣衫整齐，拿来一盆清水，正在为自己擦洗

身体，不由得还是有点脸红害羞，轻声说道：「师父，我自己来好了……」

然後拿起师父手中的汗巾，自己擦起来。湿润的汗巾，在优美的身段上游移，擦去汗水跟欢爱的痕迹，湿润光

滑的如玉肌肤，看起来极美而极致媚惑。师父喘息一声，伸手钳住她的双肩，拉到怀中，细细的吻着。「凡儿，你

在勾引我……」

「没有……我……」

她被吻的娇喘连连，语不成声地说道：「勾引……什麽的……」

「好吧，」师父双手不住抚弄她柔软的酥胸，许久才抬头一笑道：「为师在勾引你……」

林凡感觉自己股间师父那根东西又变硬了，又羞得满脸绯红。忽然脑海里冒出来一个主意，想要转移话题，也

顾不得自己身上什麽都没穿了，她抬头轻轻问道：「师父，那个……净明宫叶宫主好像认识你？……啊？」

师父轻舔着她的耳垂，两手的手指夹住胸前的两颗红樱，不住的挑起、轻压、逗弄。「师……父……啊……别

……」

刚刚才欢爱过的林凡变得特别敏感，感觉师父的手指好像带着一阵阵电流使得胸前涨得难受，红樱也挺立起来，

连声音都带了一种甜美柔弱而淫糜的感觉。「一次……就……不要……」

虽然如此说，但是身体内部刚刚才逐渐退去的渴望又被勾起了，诱人的花蜜慢慢地又从身体那个隐秘的洞口，

顺着花瓣流了出来。她浑身一颤，双手便想要掩盖住，因为她是坐在师傅腿上，而师傅是穿着衣衫的……

师父却撑着她两腋，把她的身子向上提起来，自然发现了自己下裳稍稍地湿了一块。

「师父……」

师父看到了！我这样是不是很……林凡羞愧得全身紧绷，只想要找个地洞把自己埋起来。

「都这样了，」师父长长叹一口气，「还想要问那些不相干的人的事情吗？」

他伸出手指去沾了沾下裳上的蜜液，试探性的试了试黏度，接着居然放进嘴边轻舔……那淫糜至极的姿态由他

做出来却俊雅无比，最後还轻赞一声：「好甜的味道。」

这举动让林凡羞得整个身子都发红了，只得紧闭双目，双手掩面。

师父轻叹一声：「是我不好，我不该一个人闭关，让别人放你出去。」

他拉开她掩面的双手，抬起她的下巴，看到那双美目迷蒙，泪光点点，心中一紧，双唇凑上前去极尽温柔地吻

着，柔软的双唇相抵交缠许久许久，还不愿离去。

良久两人才分开，唇齿之间还有淡淡的银丝相连。「师父……」

师父不知何时已经脱了下裳与亵裤，腿间的欲望高举。他仰天躺下，却对林凡一笑道：「坐上来。」

她不顾脸上发烧，只是轻轻应了一声：「嗯。」

星眸半闭，银牙咬着殷唇，双颊绯红醉人，如丝长发顺着优美的背脊滑落在师父的身上，撩起阵阵麻痒。她两

腿张开半坐在师父身上，已经湿漉漉的娇嫩花穴对准龙茎，慢慢地坐上去。

「嗯……啊……」

她还是习惯地压抑自己的声音，殊不知她越是压抑，呻吟的声音就越是细腻柔媚，有如羽毛在心上拂过一般。

师父看到自己的那根东西慢慢被艳红的小穴一点点地吃进去，温暖紧致的内壁满满地包裹着他，好个令人血脉

贲张的景象！

他的腰向上一顶。林凡被刺激得一声轻呼，雪白娇臀就快与师父腰股之间的肌肤相触了。

「把身子向後倒，」师父的声音让她无法抗拒，「用手撑着。」

她照做了，半跪坐着，上身乡後，用双手撑着支撑身体大半的重量，小半重量还是承受在两人交合的地方……

但是这个姿势……太古怪了……

师父再次顶腰，这次龙茎却撞击到了一处与别不同的地方。她娇呼一声，花穴一阵抖动缩紧，让他几乎就要喷

薄而出了，还好他有所准备忍住了。

「是这里吗？」

他轻笑着问道。然後再度向上顶了一下。那地方比它处较硬，却找得并不困难。

「啊……」

她再次呻吟了一声，内壁紧紧地裹住师父。「那里」

「来，自己扭腰……」

师父声音比平时更低沈了些。她听话地上下摇摆着纤腰，可轻轻地撞击都让她不住的缩紧，呼吸混乱，两人相

交之处抖动不已，每一次冲击，都比上一次更激烈，仿佛电流遍布二人全身一般。

偏偏这时候她花穴上方娇羞的粉色珍珠被他忽然用手指轻轻摩搓。忽然的双重袭击让她差点崩溃，紧接着他又

开始在花穴内处向上顶起来，强迫她迎合着他的律动。这次的抽插却不是向最深处，而是不断的撞击刚刚那被他记

住的位置。

「不要……不要……了……啊……啊……师父……」

她不能自制的哽咽起来，花穴不断的收缩，嘴里发干，头晕脑涨，身体被电流冲击不断，体温不断升高，仿佛

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了下身。从身体深处又涌出了大量的蜜液。「师父……」

师父停止了挺身坐起，拉起她，双手撑住她的双腿，把她整个抱在怀中，龙茎被紧紧包裹在花穴里面，自己站

了起身。

林凡心中一惊，觉得自己会从师父身上滑下去，只能紧紧地抱住他的肩膀，两腿交叉夹住他的窄腰，这位置的

改变让体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让她把师父夹得更紧了。站立的姿势让她紧张，而他感觉这滋味更美妙，他终於忍

不住粗暴地抽插起来。

他低吼出声，紧紧的抱着她，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深，颤抖着想要进入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那感觉就像要飞

起来了似的，全身轻飘飘的，充满了力量。他抬头，看她秀眉微蹙，一双明眸翦水明眸半闭着，柔细的睫毛都被眼

中的水气沾湿了，樱桃小嘴微微张开，吐气如兰，一副意乱情迷的样子。他心中一紧，找到她柔软的双唇，狠狠地

吻了下去。

林凡被他充满侵略性的吻给吻到快要窒息了，身体悬空的感觉让她不住的紧张，这样的抽插又同时让她感到极

致的快感，每一次都带动着痉挛抖动。蜜液不断地留出，噗噗水声随着身体地抽插从两人交合处传来，让她羞怯不

已，全身发烫，却无力抵抗这从体内发出席卷而来仿佛要焚毁一切的火焰。

他俩唇舌相互挑逗、纠缠不已，鼻头相互流连不去，她柔美的身体与他的紧紧相贴，肌肤摩擦着，不留一丝空

隙，连发丝都纠结在一起，下面的抽插越来越深、越来越快，上下都这样相交，这样的姿势，这样的感觉，仿佛两

个人快要被体内的火焰融化成一体似的。

然後他们就保持这这样，两人同时攀上了灼热汹涌的顶峰。师父粘稠滚烫的液体自火热的龙茎喷薄而出之後，

慢慢从两人相连之处滴落下来。他还是抱着她颤动不已的娇躯，保持着刚刚的姿势，唇舌间激烈得恍若交欢的吻却

在持续，她脑海已经一片空白，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

月火焚心第八章

清晨，第一道阳光照进了雾峰山至高之处的云水阁内，映照着精致的亭台楼阁，伴着虫鸣鸟语，草木清香，一

派世外桃源景象。

林凡是在师父温暖的怀里缓缓醒转来的，发现两人已经睡在睡房的榻上。师父的睡颜近在咫尺，双臂揽着她窄

窄的身子，两人身上不着寸缕，温暖的肌肤相贴，连双腿都交缠着。想起昨晚，两颊又开始发热了。昨晚回到师父

的睡房又做了两次，好象要把闭关的三个月补回来似的，後来两人实在困的不行了，这才抱着她沈沈睡去。

她侧着头细细观察着师父的睡颜，散开的长发让他看起来很年轻，而且让棱角分明的俊脸看起来比往常柔和了

一些，紧闭的双眸下睫毛长而细密，高挺的鼻子，柔软的嘴唇……想不到像师父那麽强势的人，也有这麽不设防的

可爱模样。林凡在心底偷偷笑了，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地抚上师父温暖的唇……

就在手指与唇接触的瞬间，师父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黑白分明的双眸亮晶晶的分明是含着笑意，他张开嘴用舌

头在林凡手指上轻舔了一下。林凡吓了一跳，手指感觉被电了一下，想要缩回手，却被师父的手钳住，继续舔着她

的手指。

手指的湿润麻痒带来的电流仿佛一直传到她的心里，让她心跳如鼓。师父原来是装睡！那刚刚她看了师父那麽

久，做什麽都被知道了？红晕瞬间爬上了她的双颊，忍不住把头低下。

师父凑上前去，低头吻住她光滑的额头，一手抬起她的下颚，软软的双唇在她脸上游移着，像轻柔地吻着她紧

闭的双眸，晕红的双颊，娇嫩的双唇，精致的耳朵，光洁的下巴。她感觉师父的吻温柔至极，细密柔长的睫毛在脸

上的肌肤上轻轻拂过，就像羽毛一样，在心上引起一阵悸动。

漫长的一吻之後，林凡缓缓回过神来，看师父静静地看着自己，羞怯的感觉又浮上来了。拉起身边的薄被遮住

自己，就要起身。师父却拉住她的手臂，让她再次落到他怀里……

「师父……」

她吓了一跳，感到他腿间的昂扬，莫非师父又想要……连忙抬头说道：「师父要去主持晨习……」

他一笑，说道：「已经吩咐下去，今日开始为师要重新闭关。」

林凡心中一颤，说道：「闭关？师父你已经决定了？」

「这次不一样……」

师父轻啄她微微张开的双唇，笑道：「为师已经决定了，这次闭关，与我的三弟子一起修炼。因此次功法特异，

需有人从旁相助。」

林凡睁大眼睛，不敢置信，师父让自己跟他一起闭关？但是玄门宗创派一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那她就是

玄门宗创派以来第一个能够闭关修炼的弟子。

「还发呆？」

师父笑道，「待会就收拾一下，我们去温泉洞。」

林凡连忙起身穿戴好，在房里找出几件师父还有自己的换洗的衣物，打好包裹。回头看到师父的衣裳也穿好了，

仔细地看着她，说道：「凡儿，过来。」

「嗯。」

她走上前去，被他按坐在塌上。她吓了一跳。

「头发没束好，」师父轻轻笑道，解开她的发髻，手里却像变戏法般拿出篦子来，轻柔地挽起她如瀑长发，却

是轻轻的一阵阵的梳起来……

「师父……」

师父的手指抚着如绸般顺滑的发丝，篦子在头发上轻轻的梳着，这种舒服的感觉让她不自觉的闭上了双眸。她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说道：「师父。」

师父轻声应道：「嗯？」

「四师弟求的事情……」

她昨晚对他提过一点，但是因为两人那时实在没好好说话的时间，依旧不知道师父怎麽回答。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提？」

师父仿佛轻叹一声，把她的长发束成发髻，用发簪固定起来。「但，青竹不能学你的轻功。」

「为何？」

林凡不解。

「因为这是你的轻功，就算是为师，也只能教你，但绝不能再外人面前使出。」

师父说道。「你不用操心，我自会吩咐人去与他说。」

林凡心中仍是不解，但还是轻应一声。戴上面具，跟着师父出了云水阁，去到那温泉宫。

月火焚心第九章

话说温泉洞位於雾峰山後山，这里一直是玄门宗的禁地，是每代宗主专门的闭关之地，门禁极其森严，无宗主

指令，别说是弟子，即使是宗支的师辈也无法靠近此处，擅入者逐出玄门宗。

温泉洞外面长满了矮树青苔，入口处一道狭长通道，即使是阳光都照不进去，内中却有明亮的灯光透出，竟是

个天然形成的外窄内宽的巨大山洞，洞涧的寒气森森，内中巨石嶙峋，但洞中深处有温泉从地底泊泊涌出，形成热

池，又不断的渗入地下。热气不断从热池冒出，却被洞内另一端寒气抵消，变成温暖的水汽。

「呜……」

一阵微弱的喘息声从巨石後传来。「啊……」

那声音虽然极尽压抑，但还是从骨子里散发出一种娇艳无比的诱惑，任谁听了都会不禁血脉贲张。

一双光洁柔软的手，纤长的十指紧紧的按住那块巨大的光滑湿润的岩石，一下一下的绷紧松开，想要紧紧地抓

住什麽似的。鬓边有几根濡湿的黑发留恋在微微张开娇喘不断的红唇边，漆黑如镜的湿润发丝从白皙纤细的脖颈，

往下亲吻着上下不住起伏的圆润香肩与纤细的锁骨，接着往下一路顺着玲珑诱惑的背部曲线，到不盈一握的纤腰上，

发尾披散在身侧晃动着。形状完美的长腿跪在地上，绷得紧紧的，尽量的合拢，但翘起的两瓣柔软玉臀却扭动着、

颤抖着，像是想要逃离，又像是在无意识的迎合男人在她大腿根部的花心不断使坏的手。男人的身体高挑精瘦，半

跪在女子身後，修长的中指已经没入柔嫩花瓣之中，在柔软紧窒的通道中不断的拨动那斜上方脆弱的某一点……麽

指却对前面敏感的粉色珍珠上下搓弄把玩，手指上有点粗糙的薄茧与那娇嫩敏感至极的地方相磨，同时两种强烈的

刺激，在她体内撩拨出大量的花蜜，在蜜壶入口处顺着男人手指的动作发出噗噗的淫糜声响，让女子的羞意更甚。

即使咬着下唇，依然发出缠绵悱恻的呻吟。

这两具交缠的赤裸身体正是林凡与林霄二人，两人来到温泉洞之後，不知不觉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啊……师父……」

林凡回头，美目朦胧，香汗淋漓，意乱情迷，双颊红的像被雨水滋润过的桃花。「那里……不行了……啊……」

师父哑声道：「忍着点。」

俊脸布满了细小汗珠，不知是因为热池的热气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他拔出手指，调整了一下，成打坐的姿势，

又把她的身子翻过来，与他面对面，她长腿分开坐在他腿上。蓄势待发的巨茎贴上微微张开的湿润花瓣，在入口处

稍微摩擦了几下，跟着就用力一插，整根进入她体内，「啊……」

林凡发出一阵颤抖的呻吟。双臂忍不住紧紧攀住师父的肩膀。

「凡儿，记得气聚会阴。」

师父哑声说道。「真气顺中轴流转全身，再逆流回转。」

林凡感到师父向上一顶，一股灼热的内力从师父的巨茎沿着经脉涌上来，连忙运起真气汇聚会阴穴。她的内力

修习与他不同，却是非常阴寒，两股真气相遇，竟像相互吸引一半，瞬间在丹田合成一股温热的气流，顺着巨阙，

大椎，向上直入百会，然後如电流一样流走全身各处穴位之後，又逆向返回到两人交合之处。顺着下落的趋势，沿

着紧紧夹着的内壁传导到龙茎之上。只是眨眼之间发生的事情。

「做得很好。」

师父闭上眼睛，也把那传回来的温热真气瞬间运行体内一周，接着又向上一顶，把真气再传给林凡，继续循环

往复……

林凡紧闭双目，胸房上下起伏，两腿紧紧地攀住师父的腰，感觉到冷热两股真气在两人体内运转交汇的速度越

来越快，量也越来越多，如同小溪汇聚成大河一般，不断奔流着，把身体各处的经脉拓展拓宽。

她感觉师父的东西在她体内变得越来越大了，把她撑得满满的，向上顶与下落的动作也是逐渐加快，让她不住

的轻呼出声：「啊……嗯……啊……师父……」

师父也感觉林凡的花穴吸吮得越来越紧，每一次抽插带来的收缩都让他感觉到如登极乐，身上流出畅快的汗珠，

嘴里也发出低喘的声音。两人的喘息，肉体碰撞都发出啪啪的响声，夹杂着抽插的水声，无比香艳。

不知多久，她感觉到那龙茎膨胀到了让她无法撑住的地步，真气在经脉中肆无忌惮的横冲直撞起来，身下的抽

插的律动也越来越强，她忍不住开始要身体抽搐，全身发抖。师父却俯身吻住她的唇，轻声说道：「定住心神，气

入百会，用唇舌传给我。」

她双眼迷离，感觉师父的唇瓣软绵绵的，他的舌头在她的嘴里不住撩动，舌尖与舌尖湿润的触感就跟下面的交

合一般的煽情。

月火焚心第十章

大量温热的真气源源不断地顺着脊椎灌入百会穴，如江河之水一般汹涌浩荡，林凡感觉自己头顶仿佛被热云笼

罩，香汗如雨，立时一阵昏天暗地的眩晕直冲脑门。她双眸紧闭，粉颊发光，螓首微微後仰。真气瞬间流过面门各

经脉，从有点发麻的舌尖与嘴唇传到师父的体内。

师父同时全身一颤，真气直冲百会，印堂隐隐发亮，往下经全身各处要穴之後再流入会阴，从火热的龙茎顶入

紧紧包裹他的内壁之中……上下两处相连，两种真气在两人体内循环往复，所到之处通畅无比。经脉被真气不断冲

击之後，如河道一般不断的拓宽坚固。

这种感觉……好畅快！浑身的毛孔都被打开了，筋肉发麻，经脉通畅，体内的真气每一次流过都会感觉攀高一

层，就像一步一步登入云端一般。

只要有人在旁观看，便会发现两人汇聚真气的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修习内功之人都知道内功是多麽危险，

假如真气稍稍走岔，便无法疏导，如同黄河崩堤一般，经脉无法承受便爆体而亡，要不然便是经脉尽断变成废人，

所以修习内功之时无不小心翼翼，靠的是年复一年的逐渐修习才能更上一层楼。而江湖上一般的双修之法也只是将

自己体内与对方体内的不泻出的阳精与对方的阴精吸汇至丹田凝聚成气，与此时这种两人真气相融循环如水流汇聚

一般的修炼方式不但是迥异，更几乎是相反的了。

唇舌交缠间，她忍不住睁开眼，看到师父也凝望着她，两人眼里只看到对方的影子，渐渐停止了抽插的动作，

他紧紧拥着她的纤腰，她紧紧攀着他的脖子。真气在两人之间的循环却还不间断，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汹涌澎湃的状

态渐渐变得越来越柔和起来，像是进了平静浩瀚的大海。两种原本截然相反的真气完全融合成完整的圆。如同太极

的阴阳两极鱼一般。

「收气下气海，缓流入丹田。」

师父在她唇边轻声说道。两人稍稍分开，柔和的真气分成两股，直入下丹田，缓缓回流至全身，在两人互助之

下运转十数周天才慢慢停转下来。

待两人完全调息完毕，师父抬手探她的内力增长，笑着感叹道：「且不说为师的功力又增进了不少，凡儿你这

次的明月功竟已经进入第四层了，在江湖上已经难逢敌手，以你的资质，再过二十年四圣都不在话下。」

林凡才正想回答什麽，才看到两人现在还保持在面对面坐姿插入的姿势，娇靥一红，正想要挣扎着起身。但她

的动作却无意间使双腿之间那处收紧，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粗喘，在她体内的肉茎跳动了一下，让她吓了一跳。

「凡儿，你……你这个小妖精。」

他双眼发红，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狠狠地啃着她的脖颈，自己挺腰快速抽插起来。「……你故意的？」

「不……不是的……」

林凡被这猛烈的攻势弄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全身发软。「对不起……师父……」

「你可知道我刚才忍得多辛苦吗？」

师父哑声说道。「小妖精，你怎麽补偿我？」

他一口含住她胸前的蓓蕾，轻轻咬着，吸吮着，手指还不断的搓捻着另一只。弄得她胸部酥痒无比，娇喘连连。

「师父……我……啊……嗯……」

偏偏刚刚才修炼完毕的师父好像精力十足，每一次深深的撞击让她差点招架不住，花瓣不断涌出蜜汁，大腿发

酸，身体深处颤抖不已。呻吟声也渐渐忍耐不住了。「啊……师父……不行了……太……」

「答应我做一件事情，作为补偿。就原谅你。」

师父的声音包含着无限的情欲。

月火焚心第十一章

完事之後，林凡与师父进入温泉热池里沐浴了一番，期间只听得水声不断，许久之後才停息下来。只见师父慢

慢把林凡抱出热池，然後用内力将两人身上的水滴都蒸发殆尽。

「凡儿，记得你答应的事情。」

师父亲昵的吻着她的鼻子，慢慢把她放下来。「那就把『逐花剑‘全套七十六式在为师面前演练一番。」

「现在？」

林凡睁大眼睛，红晕爬上了双颊。「可……可是……」

她……她现在什麽也没穿呀！

师父看着她，黑白分明的双眸在灯火照映下发亮，唇角微勾，邪邪一笑。「就是要现在。」

「师父……」

俏脸霎时间红的像熟透了的桃子，师父的话让她羞得不禁转身，双手掩面，声音颤抖不已竟像是撒娇一样：「

太羞人了……不要……」

「凡儿，」师父轻叹一声，把她转过来，把她掩面之手拉开，强迫让她面对自己：「你答应了，就不能食言。」

像是在享受般的看着她羞红的双颊，唇边笑意加深。

她是答应了没错，但是那是……师父趁她不清楚的时候诱她答应的……

「来，」师父充满磁性的声音就像是在引诱她，「我想看。」

她全身都羞红了，磨了好半天却只得应承下来。她犹豫着上前弯腰抽起包袱中的长剑，来到洞中空旷之处。师

父却坐在刚刚的巨石上看着她，眼睛一瞬也不眨。

玉足轻移，飘然而下，左臂下沈，右手持剑守势。忽然长剑破空而出，招式却是绵密如雨。这正是「逐花剑」

的第一式中的第一招，「乘东风」那姿态清雅至极，有如出尘仙子。但林凡身上不着寸缕，一头瀑布般的黑发随着

招式变化在空中散开飘荡，却又有超出十分的媚惑之态。

「逐花剑」乃林宵本人所创，却是从未在江湖上使出过的。看招式本身应是脱胎於百年前女子门派百花派的「

素心剑」的改良版，却是更为凌厉非凡，姿态更为婉约动人，此剑法一共有七十六式，每一式有十二招，却是变化

多端。

林凡秀眉轻蹙，娇靥羞红，一双美目却是像漾满了水一般，却尽量不去看师父的脸。贝齿紧咬着殷虹的下唇。

修长优美的身段在空中飞舞，体态诱惑，婀娜至极。纤腰轻转，翘臀摆动，双腿伸展，那私密之处在腿间若隐若现，

尤其一对饱满柔软的玉乳此时没有衣物的束缚，随着动作起伏摇晃不已，仿佛回应着胶着留恋在她身上的目光，两

颗粉嫩的樱桃也不听使唤一样的翘立起来。

师父坐在巨石之上，静静地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诱惑之舞，但呼吸却渐渐变得粗重起来。想到一年之前他创「

逐花剑」之时还没有过这样的绮思妙想，却只是想创出一个适合凡儿的剑法而已。後来看到凡儿舞这套剑的时候起，

这个绮念就一直在他心中盘旋不去。想不到今天真的可以藉着这个机会看到了自己想象中才有的画面，让他兴奋得

快要全身发抖。

师父……师父还在看……林凡把「逐花剑」已经演练了一半，用眼角余光看了看师父，发现他两腿之间那话儿

已经高高的勃起，一柱擎天，他还毫不避讳，双眼亮晶晶的眨也不眨，继续保持着脸上的微笑，灼热的目光仍旧钉

在她身上，让她羞得想要找个地洞把自己埋起来……

一想到这里，呼吸也乱了起来，气血逆流，感觉全身酥软无力，师父的目光就像把她整个都吃进去了似的，却

一根手指都没有碰到她。林凡感觉自己身体里面仿佛有某种期待慢慢的苏醒，让她不自觉的羞得紧闭双目。不去看

师父，心里想把剩下的数十式快速练完。

师父看出了她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岂能容她逃避，他说道：「睁开眼睛，看着我。」

林凡睁开眼睛，看见师父慢慢悠悠的走了过来，目光刻意回避的某支巨剑正指着她，让她心中怦怦的跳了起来，

口干舌燥，双腿之间竟泛起了熟悉的麻痒灼热之感。

已经到了「逐花剑」的最後一式，她紧咬下唇，双足掂地而起，在空中以剑光连成一线，行云流水，这是最後

一招「望月逐花」忽然却见师父在剑光中俯身而过。她心中一紧，连忙做收势，但却被一把制住握剑的右手，右臂

一麻，长剑离手，一声清响掉在地上。她身子被向後一拉，整个人都被带入师父怀中，胸前玉乳也马上被师父的双

手占领了。

「不行，还是太慢了。」

师父的热气吹的她耳朵发痒，手上轻轻用力不住搓揉着那柔软丰满，「以後须要加强练习……」

还有以後？她微恼，双靥晕红，在他怀里挣扎，却是被制得半点动弹不得，只觉得师父的体温比往常更热，虽

然什麽也没发生，但那被灼热呼吸包围的感觉让她快要窒息了。

师父把她放在地上，修长身体的影子把她整个人都笼罩在里面。

「那麽，凡儿，接下来就来领受一下为师的『剑法‘吧！」

师父轻笑道，欺身上前。

月火焚心第十二章

雾峰山，落雪峰。

落雪峰是玄门宗门徒们禁食或自省之地，高高的山峰与山上别处绿树茵茵不同，却是光秃秃的，巨石嶙峋，背

後就是悬崖峭壁，只长着寥寥几棵歪脖小树。因为朝北且地势较高，此处比别处更寒冷，冬天的景色却很美。悬崖

上光滑的石壁上用行书刻着「落雪峰」三字，苍劲有力，如行云流水。

在那高高的石壁上，一位青年盘腿而坐，披发布衣，双目紧闭，但一双剑眉紧蹙着。头上汗滴如雨，英俊的脸

却是有些发白，像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两手不断变换姿势，脸上却越来越白，竟是有点透着青紫，竟是再也无

法忍受，他忍不住大声咳嗽，嘴里却向外冒着白沫。

没错，这位青年正是如今在落雪峰反省的二弟子曾宣。曾宣今日自行修习内功之时不慎走岔了经脉，却无法停

止，那真气在经脉中横冲直撞，已是走火入魔之态。但此时只有他在落雪峰反省，此间并无他人，竟无人能相助与

他。眼见走岔的真气就要直冲心脉……

在关键时候忽然有一双修长白皙的手，搭上他的肩膀，然後在他涌泉、肩井，巨阙等各处要穴各点了一下，护

住心脉，然後双手抵住他的背，用真气助他疏导体内的冲击。

过了一两个时辰之後，曾宣的脸色才慢慢开始恢复红润，真气恢复正常的状态之後，才慢慢收功，他长呼一口

气，转头看那救助他的人，双眸睁大，微微吃了一惊，但随即低头行礼说道：「谢谢你了，大师兄。」

那人微微笑道：「同门互助自是当然，师弟又何须言谢。倒是四年未见，师弟武功竟长进如此。只是这个时候

修内功，实在是不合适罢。」

髻上戴着精致的冠帽，身上的一袭绛紫色的丝罗袍，与江湖人穿的袍子大不相同，确是仿佛文人墨客一般的宽

袍大袖，眉目五官无不精致得如精雕细琢的杰作，剑眉直插入鬓，睫毛纤长，鼻梁俊俏高挺，薄唇润红，看着竟似

细细妆成一般，美得浓艳。但一双细长凤眼不知为何看起来却是刚毅之极，淡化了那张脸的阴柔之感。

他正是林霄门下的大弟子，楚毓。玄门宗的大弟子，出身是江南世家大户的独子，因为少时身体羸弱，被家人

送上玄门宗习武，虽然有首座弟子的名分，但实际上在江湖上却毫无名气，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必须继承家业，无

法接任玄门宗宗主之位。

「大师兄何时回来的？」

曾宣垂下双目，他知道自己在自省期间擅自修习内功修炼武艺都是不允许的，大师兄虽然救了自己一命，但也

同时是抓住了他痛脚。「三月之前，并未听说大师兄会回雾峰山。」

楚毓看了他一眼，说道：「祁州的表亲重病，家中派我前去探望，回程路经雾峰山，顺道便上来拜会师父与各

位师弟。此前并未知会，是我唐突了。」

曾宣连忙说：「师兄，这又是从何说来。我等几年不见，自应该好好聚聚。」

「那是自然」楚毓说道：「只是师父闭关，不过听说算算日子这几日就快出关了，等我拜见完师父我们师兄弟

得找个时间好好的聚上一聚。我方才在山下碰到青竹师弟，只是他还不认识我。」

「是，青竹是师兄离开雾峰山之後，才入本门的。」

曾宣回答道。「下次要让他好好赔礼才是。」

楚毓连忙笑道：「师兄我可不拘这一套，我们师兄弟见面自然会认识的。」

他眼神一转，问道：「话说回来，三师弟在哪里？怎的到处都不见他？」

曾宣说道：「青竹师弟送饭上来的时候对我说过，三师弟与师父一同上温泉洞闭关修炼了。」

说完嘴边自嘲似的一笑，「三师弟是本门第一位闭关的弟子，英雄出少年，可真是厉害之极了。」

「是吗？」

楚毓眼神转向後山温泉宫的方向，微微一笑：「那可要恭喜他了。」

宽大衣袖下面的手，暗暗紧握成拳。

月火焚心第十三章

层层云雾之中，有一个穿着红色长袍的女人在回头朝她微笑，她看不清那女人的面容，却只觉得那个笑容温柔

极了，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扬，鲜红色的衣袂飘飘，就像燃烧着的一团烈火一般。

林凡猛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师父的怀里，这里是在温泉洞，看向沙漏，今天正是两人出关的日子。

「做什麽梦了？」

师父从背後抱着她，细细地啃着她光滑如玉的肩膀。凡儿蜷缩起身子睡觉的时候，看起来特别柔弱诱人，让他

忍不住想要从背後把她的身体整个包起来。

「我又梦见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了。」

林凡声音轻的像梦呓一样，她还没完全从刚刚的梦里面清醒过来。师父的动作仿佛突然停顿了一下，接着伸手

把她的脸拉过来，下一刻双唇就被掠夺了，然後师父的两只手又开始在她胸前一对玉乳上不断使坏。

「师父……别……」

林凡这才一下子清醒过来，扭动挣扎起来：「我们得出关了……」

师父轻笑一声，却不回答，轻轻舔咬她的耳垂，双手在胸乳间的侵略还在继续。忽然间林凡的身体僵直，不再

扭动，原来是感觉到修长双腿之间被师父挤了进来，娇嫩欲滴的花瓣直接与向上翘起的火热龙茎相贴，她不敢乱动，

双颊却不自觉地发烧了。三个月来与师父日夜耳鬓斯磨，身体早就变得敏感无比，这样的动作，已经让她呼吸乱了。

但这一次，师父却没有进入，只是直接挺腰在她臀沟下花瓣中间来回抽动。龙首恣意挑逗着微微张开的花瓣和

前端的珍珠，灼热坚硬触感让林凡感觉下身一阵酥麻，却还是紧咬着下唇。师父的一只手从她的胸乳上顺着腰腹曲

线从正中间一直缓缓往下，手指到萋萋芳草之地的时候，林凡忍不住喘息起来，因为师父的中指在那颗珍珠上稍微

使力，上下捻摩亵玩。林凡两腿发酸，花瓣深处涌出一波波的蜜液，细细喘息，身体完全绵软了下来，背靠在他胸

怀里。

这时候师父抽出手指，起身，轻扶她躺下，自己却开始穿上衣服。林凡的身体失去了热源，有种冰冷的空虚感

忽然从身体某处钻进她心里面。「师父……」

师父已经披了一件中衣，他回头笑道：「我们不是要出关了吗？快穿衣服吧。」

但与他话语完全不相符的，双腿间的龙茎还在高高的矗立，毫不遮掩。林凡双靥羞红，明知道他是在戏弄自己，

却总是上钩，不禁又羞又急，一双美目泛起水光，只听得她小小声地央求道：「师父……别……别停……」

不知是因为情欲还是羞耻，那细细的仿佛撒娇一样带着尾音的声音，听起来极为勾人。

师父听得心中发痒，仿似小猫挠心一般。扯下中衣，立刻上前就抬高她的双腿，龙茎直直的整根挤入那湿漉漉

的销魂蚀骨之处，她轻叫一声，花穴不由自主抽搐收紧。他喘着粗气，哑声吼道：「你这个小妖精！」

退出几寸，然後再次整根插入。直撞得她再一次全身发烫，娇喘连连……

月火焚心第十四章

待两人结束时，已是当天的下午了。

林凡稍作梳洗，把衣物穿戴妥当，自行把发髻束好戴上冠帽，师父亲自为她戴上人皮面具，再把铜面具戴好，

系带束紧。披上那袭黑色的袍子，套上手套，林凡全身每一寸肌肤重新笼罩在黑布里面，绝色光华一丝也不露。师

父深深地看着她的脸，手指轻轻的抚上冰冷的面具，眼里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感情。「师父……」

她声音轻颤。

「我们走吧。」

他转头，却一把拉着她的手，就从侧道走出去。快要到温泉洞出口处的时候，两人的手才分开来，一前一後走

出洞口。

「恭喜师父出关。」

一个清朗的声音从温泉洞洞口旁传出来。「楚毓拜见师父。」

师父看到了那在洞边跪拜着的楚毓，只淡淡说道：「嗯，你回来了？」

「是。」

楚毓微微抬头，平静如水的目光望着师父，与後面出来的林凡。

林凡看到楚毓，躬身行礼道：「大师兄。」

云水阁大厅内，虚掩的竹帘里面又点起了幽幽的薰香，师父一袭白袍坐在首座，穿着绛紫色罗袍的楚毓站立在

数丈之外。

「这几年过得如何。」

师父微微抬眼，一双漆黑深邃的眸子望向楚毓。

「回师父，楚毓这几年忙於家中事务，武功却有所荒废，想来实在是愧对师父的教导之恩。」

楚毓低头说道。

师父微微叹道：「毓儿，你本就不是武林中人。再者武学之事乃修为境界，不必如此在意。」

「师父教导的是。」

楚毓低声说道，「但徒儿每思及此都似心中难安，故此次回到宗派，徒儿想在此多留几月，还望师父能继续教

导徒儿……」

师父问道：「你家中事务又如何？」

楚毓微微抬头回答道：「徒儿已经安排妥当了。」

「既然如此，想留下就留下吧，却不要忘了本分之事。」

师父脸上并无欢喜，也无惊讶，却是淡淡的毫无变化，「你就暂且退下吧，对了，顺便把宣儿从落雪峰叫下来。」

「是。」

楚毓低头行了一礼，转身的瞬间眼角余光却看到内室的竹帘里面有黑色的人影一闪而过，让他心中一紧，不禁

脚下微微顿了一下。但接着还是转身走出了云水阁。

当他顺着山道去落雪峰的时候，终究还是忍不住回头向那雾峰山最高之处的云水阁望去，亭台楼阁被烟雾缭绕

着，有如仙境一般。

漠北，龙家堡昔日易守难攻的宏伟碉楼，如今已是一片火光血海。堡内所有物宇已全部被烧成焦黑色，里里外

外堆满了数百具无头尸体，血迹遍地，有些尸体已经被烧焦。焦臭加上尸臭让叶真不由得秀眉紧蹙。

太惨了！邪教之人果真毫无人性！她美艳绝伦的脸上闪过忿恨的表情。邪教在一天之内攻入了漠北龙家堡，把

堡内一百八十余口全书杀光一人不留，而且首级全部被他们割去。武林正派汇集十数路人马星夜兼程感到龙家堡，

邪教的人经已全部撤离，只留下这人间地狱般的惨象。

「想不到龙家堡主龙岚武功冠绝漠北，竟然也难逃邪教毒手。想不到这几年邪教妖孽竟是如此张狂。」

一同来的上虚宫的安道人咬牙说道。「我等难道就如此束手无策不成？」

「不，」叶真说道，美眸闪闪发光：「我等终究会把这帮妖孽清理干净。」

月火焚心第十五章

半月之後。

苍翠山道上，一众美貌道姑策马而行，为首的那位蓝衣道姑更是豔丽绝伦，宽袍广袖，衣袂飘飘，簪上丝带随

风而动，这正是净明宫宫主叶真。

「师尊，前面十里处便是雾峰山脚了。」

一位年轻的小道姑大声说道。

「好，」叶真回答，「加快马鞭，天黑之前务必到玄门宗。」

一行人快马加速奔驰，激起一阵尘土飞扬。

玄门宗的正门，通常是由宗支弟子派守，此时正是由几个半大少年负责。那几个半大少年见到众多美貌道姑远

远策马而来，玄门宗这纯男性的门派什麽时候见过这麽多美女，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遐想不已。

叶真拉住缰绳，与众女子一起把马停在玄门宗的大门之外，朗声说道：「我乃净水宫叶真，携徒特地来拜会贵

派宗主。」

几个少年都愣了一下，半天才反应过来，其中一人抱拳行礼道：「请前辈稍等，待我们通报师伯。」

叶真点点头，那少年便蹭蹭蹭的跑上山去了。

半刻之後，便走过来一穿著玄色长袍的中年男子，他上前向叶真行了一礼，笑道：「叶仙子，好久不见了。师

兄正在正殿等候各位，仙子请。」

叶真点头施礼道：「多谢你了，风大侠。」

玄门宗正殿与往上的云水阁不一样，摆设却是极为大气简洁，「天道气运，玄门正宗」巨大的八个字行书刻在

正殿大堂的墙壁上，显得气势磅礴，隐约有吞吐天下之势。

「叶仙子。」

师父正立在这幅墙壁的正前方，身形挺立如松，手上提著一碗清茶，做献茶之礼，但脸上却是一丝表情也无。

「你特地来玄门宗，却不会真只是为了拜访而已吧。又有何要事？」

冷若寒霜的声音，让她心中一颤，秀眉轻拢，想不到这麽多年了，这个人还是老样子。她轻声让一众徒弟们在

外头等著，自己只身走入正殿当中。

叶真从他手中接过茶水，轻抿了一口。顺手把茶杯砸在地上就说道：「我就开门见山吧，林宗主，为何不理会

我的信？」

全然没有带一点刚刚仙子般高雅的风姿。

师父看了她一眼，说道：「仙子何出此言？」

叶真皱眉道：「龙家堡的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

师父说道：「当时正在闭关。是我疏忽了。但即使不疏忽也无济於事。」

叶真美目圆睁，说道：「无济於事？」

「是」师父皱眉说道。「而且你不以为此事没那麽简单吗？」

「好，先不提龙家堡。」

叶真打断他，说道：「那麽洛阳孙老之事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孙老明明早在数月前就求助於极天盟，所

有人都在场，就林宗主一个人只派两位弟子……」

师父说道，「同样也是在闭关的时候，派弟子却不是我做的。」

「你的闭关时间也未免太长。」

叶真说道，「皇帝身体愈见不行了，偏偏太子之位至今无人，如今正是朝局动荡的时候，偏偏我极天盟长老被

虏，盟友被不断被灭门，我等的盟约与当年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人所知的，难道林宗主难道在这时候却想要背离

盟约吗？」

她扬扬手，从袖子当中拿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条，递给他。「你自己看看。」

师父接过，只是眼睛扫了一眼，就已经看完，他脸色瞬间变得寒冷，皱紧眉头说道：「你这是何意？」

「宗主自己心里清楚。」

「你到底想要做何事？」

师父冷漠如霜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现任盟主大人？莫非你的新宿主，想要打『焚月‘的主意不

成？」

「林宵！」叶真紧蹙双眉，分明是极力忍耐著怒火：「你别忘了，当年杀独孤翩然的是你，玉狐绝不会放过你

的。」

「我知道。」

师父双目暗沈，整张脸又恢复成冷若寒霜的模样，缓缓说道：「我终究会与他做个了结。」

「林宗主自己清楚就好。」

叶真说道，「只是以後极天盟的事情……」

「极天盟的事情不要再找我。」

师父冷然道，「我如今与极天盟毫无关系。」

「不……」

叶真双眼微黯，唇角却是微弯，到嘴边竟是一抹嘲笑，说道：「你摆脱不了的，林霄。」

她转身，便头也不回的出了大殿。

月火焚心第十六章

黑暗的密室中，即使穿著白衣，他的身体也不可阻挡的与四周的黑暗融为一体。只有那双如寒星一般的眸子依

旧闪闪发亮。

他缓缓走过狭长黑暗的通道，来到一处空旷之地。在某处触动机关，右面的墙壁轰隆一下，向两边分开。他走

上前，前面是一座黑色的棺木。他把棺木的盖子掀开，伸手从盖子的侧面拿出一样物事来。

手拿出来的时候似乎整片黑暗都被照亮了。那是一个极为美丽的玉镯，镯上镶白金，玉上刻著极为复杂的花纹，

那玉色竟然在毫无一丝亮光的黑暗中，也闪著翠绿如滴、晶莹剔透的光辉。也照亮了他冷漠如冰的面容。

只见他剑眉紧锁，目光暗沈。握著玉镯的手抓得更紧了，仿佛快要把它捏碎一般。

黑暗中，传出他自言自语的叹息：「焚月……」

月色如水，溶在夜晚的雾峰山之上，银白的光辉映照著亭台楼阁。树影在月光中斑驳摇弋，发出阵阵的清响。

榻上沈睡的少女，穿著单薄的里衣，修长的双腿如同孩童一般蜷缩著。身体倾斜向一侧，就像在母腹中的姿态。

丝缎长发如水一般铺在榻上，身体的曲线柔和曼妙，裸露在月光下的光滑肌肤，反射著白玉一样的光辉。紧闭的眼

睑之下，纤长细密的睫毛在两颊上投射出阴影，红润的双唇微微张开，仿佛含羞欲绽的春花，连轻轻呼出的气体都

仿佛有一种馨香绵长的香味。

他立在她榻前仿佛有大半夜了。现在是夏季，天气热起来了，因而他把她的薄被掀开，细细的观看著她睡著的

姿态，每一寸肌肤，每一寸曲线，每一丝头发，每一次呼吸，都是属於他的，任何人也无法夺走，任何人，包括她

的亲人，又甚至……她自己。

他的目光凝在她的玉足上，一双纤细优美的脚，圆润的脚趾排成优美的弧。指甲晶莹光洁，透著微微的粉红色，

说不出的可爱。让他终於忍不住伸手去触摸，他一碰，少女的脚就自动的缩一下，但那手底软绵娇润的触感让他心

中一颤，又再次伸手拉住她纤细的脚踝，另一只手轻轻抚上她棉软的脚掌，想也不想便低下头……

好痒……林凡在睡梦中，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的脚痒的厉害，那湿湿的软软的是什麽东西？好痒……太痒了……

啊……她从睡梦中醒来，眼睛懒懒地睁开，眼前的情形却让她忍不住吓了一跳，马上清醒过来。

「师父……别……」

师父坐正在她双脚之间，把她的一只脚抬高，在张嘴啃著她的脚趾。

她咬牙轻喘：「唔……别这样，好痒……痒……哈……」

师父却不回答，继续用舌头舔她的脚趾，细细的玩弄她脚趾之间的肌肤。那麻痒得难以形容的感觉从脚上传来，

让她整颗心都颤抖不已，却忍不住喘息的笑出声来：「哈……不要……啊……停下来……」

师父却还要继续折磨她，又开始另外一只脚，一直玩弄到让她笑得泪光点点，娇喘连连，才放过她逐渐转移到

脚背，舌尖像是膜拜一般的逐渐往上，一直轻舔吮吸著，脚背、脚踝，到纤细的小腿，圆润的膝盖……

「师父……」

这种突如其来的细腻温柔让她不知道该怎麽办，只有轻声地唤著他。

他这才抬起头来，微微一笑，温柔的眼神中却充满著欲望。

「凡儿，一起来吧……」

双手顺著她的曲线轻轻滑上，慢悠悠地腰带解开，让里衣从光滑的身体滑下，掉落在榻上。

然後，柔软的唇，落在她羞红的耳廓。

月火焚心第十七章

如丝的长发在他肌肤上撩动，掀起阵阵情欲。

她秀美的双眉轻蹙，光滑玉颊上羞涩醉人的红晕一直泛到耳後，微微睁开的美目充满了水汽，连长长的羽睫都

被露水沾湿了，看起来极是楚楚可怜。花瓣一样的樱唇微微张开，粉红的丁香小舌细细的画著圈，轻舔著他的顶端。

「很好，就是……这样……」

他俊俏如玉的脸上泛起红潮，墨黑的双眸微微眯起，紧紧的锁在她绝美的脸上。「含住我……舌头……继续…

…」

她的表情和羞涩的技巧让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极力忍耐下，声音竟有一丝颤抖。

她的舌尖微微退开，樱唇尽量张开，含住他欲望，被别样的湿润温暖的柔软感觉包裹著，让他忍不住呼吸都有

点乱了。只是她湿润温暖的小口只能含住他巨茎的前端部分，上上下下缓慢的吮吸，想要试图使他更深入，小舌在

嘴里细细地划圈，舔著炽热的欲望凸起。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的套弄他的底端……

她那般缓慢轻柔的动作弄得他快要发疯！紧闭双目，一瞬间沈沦在黑暗的欲海里，想快点，快点狠狠地冲刺，

想要整支都紧紧包裹在她湿润温暖的小嘴里，想要残忍地顶住她的喉咙，想要进入她最深的地方，一瞬间甚至还想

要……想要把她弄坏！毁了她！

但他只是猛然睁开眼睛，喘著粗气，两手扶住她柔软如缎的长发，柔声说道：「不要勉强自己……慢慢来……

来，这两颗东西……」

她轻应著，软滑的小嘴离开他，小舌却轻轻从顶端一直往下细细轻舔，来到他说的地方，张嘴含住他两颗圆圆

的东西，在嘴里轻轻吮吸。难以形容的销魂的快感渐渐升起，让他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她的头发：「小妖精！你学的

可真快！」

「痛……」

头发被拉扯让她吃痛地放开他，向上看他一眼。不看还好，楚楚动人的翦水双眸竟在羞涩中隐隐透著媚眼如丝

的风情，诱惑至极，美得让他几乎忘了呼吸。

他双眸暗沈，拉起她纤腰，对准红润的樱唇狠狠地啃下去，缠绵不已，让她一时之间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妖精，你就是生来克我的。」

他暗叹，把她的身子转过去。分开她的双腿，让她半跪著，让她面对著自己的巨茎，而他却刚好面对著她被露

水微微沾湿的花园。「我们继续。」

他命令道。

她敏感的感受到师父的视线正盯在她成开放之势的某个地方，顿时羞得面红耳热，全身躁动不安。每一次到这

个时候，她都要怯怯地挪动著身子想要逃走。只是她的双腿被师父按住无法挪开，身子却扭动不已。

她肌肤的滑腻触感让他爱不释手，但是小妖精这时候还不乖，那水蜜桃一般丰美的玉臀还在他面前数寸之处不

断地扭动颤抖著，简直是挑战他的忍耐力，他不禁抬手就在她臀上轻轻打了一巴掌，力道刚刚好，声音清脆之极。

「呜……」

她轻声呻吟了一下，那撒娇一般的声音简直是让他兴奋不已，说道：「给我好好含住，乖乖的就不打你。」

她委曲地恩了一声，张开小嘴，再次含住他的欲望。她唇齿之间充满了他的男性味道，让她几乎迷失了。「好

……就是这样……」

他哑声道。

她腿间的肌肤比别处更为柔软娇嫩，半隐藏在芳草之中的小小珍珠是那麽圆润可爱，湿润的粉红色花瓣羞答答

的绽放著，简直比全天下最豔丽的花朵还要诱人。他灼热的呼吸喷在她的敏感至极的花瓣上，让她不由得一阵紧缩，

从花心之中不由自主地涌出灼热的花蜜，眼看著晶莹剔透的花蜜顺著颤抖的花瓣，缓慢地滴落下来，煽情诱惑到无

法形容。这「露滴牡丹开」看得他是兴奋无比，张嘴便含住了她柔嫩至极的瓣儿。

「呜……」

她轻轻一颤，全身竟软了下来，让他的火热欲望竟然更深入了好几寸。

月火焚心第十八章

他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顶腰把他火热的巨大顶住她喉咙的深处，几乎让她无法呼吸了，他亲吻著那柔嫩的不

可思议的花瓣，舌头不住上下舔弄著那颗可爱的珍珠，还用牙齿轻轻的咬它，让它渐渐充血挺立，花蜜泛滥成灾，

整个花园也泛起豔丽迷人的粉红色。他忍不住张嘴含住她整个花园，开始吸吮，从花瓣底部一直吸到挺立的珍珠，

大量的蜜液都被他吮进嘴里。

她全身如电殛一般颤抖不已，含住龙茎的小嘴，也忍不住发出压抑的闷哼。

他忽然放开她，却用手指把她的花瓣掰开来，滑溜的舌头一直钻进红豔豔水汪汪的花穴里面去。

「啊……啊……师父……不要……这样……」

她不禁还是放开他的龙茎，小嘴发出销魂的呻吟，紧闭双眼，全身发热，却软绵绵使不上半分力气，双腿不住

的抽搐收紧，把他的头都紧紧地夹在她双腿之间了。这个动作更使得他的整张脸都跟她的花园相贴了，顺著舌头在

花瓣深处舔弄的动作，她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脸上的光滑的肌肤与她的毛发相摩擦，高挺的鼻子也不时与脆弱敏感

的花瓣相碰撞，这种认知让她羞惭至死，觉得马上快要晕过去了，加上敏感花心的强烈感受，让她感觉快要被恍若

岩浆一样的绝顶快感给淹没。

「啊……快……快不行了……」

她不住摇头，双手把床单抓得紧紧的，呻吟不断，晶莹透亮的泪水顺著娇豔晕红的脸颊滑落。「师父……」

他忽然离开她，起身把她仰面推倒在榻上，他伸手拨开她的长发，看著她意乱情迷的诱人表情，双眸闪过浓浓

的情欲，接著便分开她的双腿，抬高托到他肩上。

他火热坚硬的巨大，抵在她花瓣的中央，慢慢的一寸一寸的挤进温暖湿润的紧窒花穴里面，感到熟悉的温暖充

实的感觉把她渐渐撑开来，让她娇喘一声，纤美脚趾都忍不住勾起来。

他前後抽插著，深入浅出，滚烫的目光盯著她红豔花瓣一下一下吞吐著自己的火热，她花穴难以言喻的销魂蚀

骨快要把他整个人都融化了，他发出强烈的喘息，销魂的快感淹没身体的同时心中竟然还有不够的感觉。他双眼暗

沈，不够……还不够……还要继续……每一下的撞击都比上一次更深入，但是还不够，要更深，要到更深的地方，

想要更多。要在她最深处射出他滚烫的种子，要让她……

每一次深深的插入，每一次都让两人汗湿的肌肤都完全紧紧贴在一起，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完全的撑开，他满

满的充实著她。他倾身上前轻舔著她的唇，把她的腿更向前抬起这种姿势让他更深入，全身都贴紧了，前所未有的

深入让她不由自主地收紧，每一次深入，花穴都不断的吸吮著他，包紧著他，让他再次狠狠地更深深地进入，漩涡

一样的狂潮向两人席卷而来……

「凡儿……凡儿……」

在绝顶之时，他仿佛叹息一般的唤著她的名，咬著她发红的耳珠，轻声在她耳边说道：「你要等我……」

她全身发红，泪眼迷蒙，灵魂都仿佛被那汹涌的波涛蚕食殆尽。

月火焚心第十九章

师父不见了。

寻遍了整个雾峰山，都没有找到师父，林凡第一次感受到心乱如麻是一种什麽样的感觉。

师父自十年前接任宗主以来，一步都没有离开过雾峰山，但是这次为何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了呢？从小就在他身

边长大，师父去哪里而不带著她不让她知道，这完全是第一次。隐隐约约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在慢慢啃咬著她的

心，让她感觉整个人都仿佛从里到外被掏空了。发疯一样的找了三天三夜，终於知道师父已经不在雾峰山，她终於

体力不支的回到云水阁，心里不断地在想，他到底去了哪里？

「三师弟，师父离开肯定有他的理由，或许只是不便与我们说罢了。」

大师兄楚毓得到消息，立刻来到云水阁外察看。「我们是否要去找风师叔商量一下。」

她点头说是，长长叹口气，说道：「那麽二师兄和四师弟……」

楚毓皱眉道：「关系重大，他们应该要知道。只是……此事牵涉玄门宗安危，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此时二师

弟已经离开去了京师。」

此时师父失踪，玄门宗只有依靠玄门宗师叔辈，林霄的师弟，人称清风剑的风大同大侠。但风大同虽然是林霄

的师弟，年纪却比林霄要大，在玄门宗也是极有声望，仅次於宗主林霄。楚毓虽然无法继承玄门宗，但仍旧是玄门

宗的首座弟子，宗主不在，宗内事务理所应当应该交给他们处理。

「这麽说，宗主师兄他三日之前的早晨就已经不在雾峰山了？」

大堂内，风大同皱眉说道：「刚好是净明宫主拜访的第二天？」

「正是。」

林凡应道。她身侧垂手而立的还有大师兄楚毓。

「那师侄你是如何发现宗主师兄失踪了？」

「这……」

林凡脸上一热，还好现在戴著面具。她总不能说是早上醒来在榻上没看到师父就知道不见了，只有含糊说道：

「晚辈早上开始便四处不见师父，所以才……」

说这话的时候没注意到楚毓向她看了一眼。

「师兄在失踪之前，有否留下什麽特别的话？」

风大同问道「……晚辈记不起来了。」

林凡脸上烧得更厉害了，想起了当晚师父说的「你要等我」但是……这怎麽好说的出口？

楚毓这时上前一步说道：「师叔，师父的去向，晚辈想净明宫叶宫主可能会知道。」

「我亦是这麽想的，」风大同说道，「但宗主师兄悄声无息的离开……或许此中原因并不想让我等知道，或许

与近来魔教肆虐有关。我等应压下宗主出走的消息，静观其变。」

「只是期间师父不在山中，」楚毓抬头说道：「现在还需有人主持大局，风师叔才有这个资历……」

「毓儿你是首座弟子。这自然是你的事情，」风大同摆摆手道。「若我出来主持，门下众弟子肯定能看出宗主

出事了，但你就不一样了，你是最适合的人选。」

楚毓还要低头推辞，风大同说道：「我准备明日就上净明宫去探听消息，也不会在宗内的，毓儿你就不要推辞

了，只是这期间你或许没那麽多机会回家了。」

楚毓低头拱手说道：「那晚辈就尽力而为了。在师叔、师父回来之前，晚辈自当力保雾峰山安宁。」

风大同大声道：「好，如此一来才是我玄门宗的首座弟子。好好看著，千万不能走漏风声，要记得宗主还稳稳

坐镇雾峰山。」

转身就大步出了大堂。

空荡荡的大堂之中，只余下两人，楚毓向林凡问道：「师弟你呢？你想要下山打探消息，还是继续留在山上？」

她想下山！想要下山去找他！只是……他说得要她等，是要在雾峰山等吗？她毫无头绪，心神不定。

「我留下。」

她终於还是决定留下来等师父回来。无论怎麽说，她还是习惯性的选择听从他的话。

她弯腰向楚毓行了一礼：「那麽宗中的事务，就拜托大师兄了。」

他上前一步，伸手扶起她的双臂，说道：「师弟千万别这样，此关及玄门宗的存亡大事，这是我等师兄弟应该

做的。」

「是，师兄。」

她低头应道：「那我先告退了。」

她退後几步，转身出了大堂，施展轻功向云水阁去。

楚毓深深望著林凡的背影，手上还残留著刚刚扶起她留下的余温，薄唇微抿，一双凤眼却是渐渐变得暗沈下来，

俊美至极的脸上，一幅若有所思的表情。

月火焚心第二十章

这一等，就一直到了深秋。

这几个月，林凡都在云水阁闭门不出，等待的日子实在是太空虚太难熬，她只有让自己分心，平时除了打坐练

功之外，就是在藏书楼里清理师父的武学典籍，几万本书籍拿出来晒阳光，然後重新整理分类，所有的书籍重新誊

写备份。之前师父与她这样整理过，但如此工作实在太繁复，後来便没有继续下去，但这次她决定自己开始整理，

仿佛这样忙碌，才会让她心里好过一点。

楚毓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之外，有空就会上来云水阁。师父在的时候，云水阁几乎是难以踏足之地，连进云水阁

都要靠人通传。现在为了要造成师父还在云水阁的假象，现在的云水阁更是变成除了本来就住在云水阁的林凡与首

座弟子楚毓之外，连宗门弟子都禁止进入的地方。

这一日傍晚，楚毓一进门就见林凡在师父的书榻上誊写玄门宗的《疾风刀法》面前整整齐齐地堆著一排排的书，

只见她依旧还是身著黑衣铜面具，戴手套的手运笔如飞，书法潇洒如行云流水，就跟师父的字几乎一模一样。林凡

一见他进来，连忙放下笔，行礼道：「大师兄。」

「师弟实在不必如此多礼。」

楚毓笑道，凤眼半弯，闪著清澈的亮光，薄唇边一抹微笑，让他俊美的面容看起来很柔和。「你我师兄弟虽然

不常一起，但同门情谊理应同等手足之情。你我亦是兄弟无异。」

「是，师兄。」

林凡抬头说道：「今日师兄上来，有何要事？」

楚毓上前坐在榻上另一边，道：「今日接到二师弟的来信，说是七日之前已经从京师出发，最多三日後便会回

来。」

「二师兄……」

林凡迟疑了一下，「那……等二师兄回来我们是否还是应该告知与他？」

「是。本来就应该早早告诉他，不过信件实在不保险，而且他正在京师处理官府事务。待他回来再说吧。」

楚毓说道。「还有四师弟年纪太小，我怕他会走漏风声，这件事情能瞒住就瞒住他吧。」

林凡点头，接著问道：「大师兄，可有风师叔的消息？」

「没有……自风师叔到达净明宫打听消息。但净明宫宫主却去了别处，宫中人却不知道是哪里。风师叔捎信来

说会沿路打听，但现在还没有消息……唉……」

楚毓长叹一声。

「师父……到底去了哪里……」

林凡低头，声音显得有些颤抖。

楚毓正色说道：「我等身为玄门宗人，又是宗主门下，自当应在师门有事的时候主动扛上责任，却不可在此等

时刻有软弱之态，本门的师兄弟们都在看著。」

「是，大师兄。」

林凡心中一惭，低头回答道。

楚毓眼光在扫了书架上扫了一下，伸手拉出一本书。顺手打开翻了起来。

林凡一看到封皮，面具下的双颊瞬间发热，暗暗咬唇才镇定下来，装作毫不在意。只见蓝色封皮上写著《虚空

合一心法》「对了，对藏书楼的整理，做的如何了。」

楚毓翻了几页便合上书放上书架，接著打开另一本书，微微回头问道。

「……还好，」林凡稍作镇定，回答道：「一共从藏书楼整理出藏书三万四千五百七十六册。武学藏书两万四

千三百二十一册，都是玄门宗创派以来各宗主尽力收集的，本派武学籍册有一百六十八册。对於本门籍册的誊写，

正在进行，已经收录了五十七册了。」

「很好。」

楚毓说道，「师弟对本门尽心尽力。我作为首座弟子，自然也当帮忙。师弟既然已经开始誊写《疾风刀法》的

上卷了，那为兄我就开始下卷吧。」

说著就在书堆中找到下卷，拿起笔墨。

「师兄事务繁忙……这样会不会占用师兄的时间……」

林凡迟疑道。

「不必担心，我也是处理完宗内事务再过来的，」楚毓笑道，下笔开始誊写。

「那就谢谢师兄了。」

林凡说道。楚毓却朝她点点头，然後低头继续誊写下去。

书房里只剩落笔在纸上的沙沙声，两人面对面坐在书榻上，却都在低头运笔不停，专注誊写籍册。不知过了多

久，林凡觉得自己手有点发酸了，便停笔下来稍作休息。

这时只听得外面传来谢青竹气喘吁吁的声音：「师父，不好了！邱冉师兄他……」

月火焚心第二十一章

「邱冉师兄他昨夜後山巡夜未归，今早宛澜阁的师兄弟们就分头派人去找他，但是想不到……」

大堂内，谢青竹站在一具盖著白布的尸体之前，低声说道。他身後密密麻麻的人群都是玄门宗的弟子，最前排

站著一排宛澜阁的少年，他们都是风大同的徒弟，个个低眉欲泣，师父不在玄门宗，师兄弟却居然发生了这种惨事。

楚毓弯下身去，掀开白布，看到死者面目青紫，死不瞑目，显然是中毒身亡。他皱眉道：「还有其他人失踪吗？」

谢青竹说道：「还有观云阁几个人……也同时是在昨晚失踪。大师兄，这会不会是……魔教的人干的？」

大师兄几月以前才第一次见面，但实在是个很可靠的人，他心里这麽想著。

楚毓皱眉道：「虽然天水教善用毒，但光是中毒身亡这点，却无法判断是否为天水教所为，却有很大的可能性。

待我秉明师父再做决断吧。」

「是。不管怎麽说，我们一定要为邱师兄报仇！」

谢青竹大声说道，宛澜阁的少年们群情激奋起来，个个都想卷起袖子去天水宫寻仇。

楚毓眉头皱得更紧了，长叹一声，转身把林凡拉到一边，说道：「如此情形，看来事态严重了。」

林凡压低声音，问道：「难道真是天水教所为？他们与我玄门宗有何冤仇？」

楚毓叹道：「有时候魔教之人不可用常理揣度，龙家堡与天水宫素无往来，数月之前一样被天水教灭门……我

担心的，是他们已经知道师父不在山中，却趁此时机上来偷袭。」

林凡轻声皱眉道：「那我们应如何防范？」

楚毓说道：「师兄我还没想好应对之策。不过我想应催风师叔与二师弟尽快回来一起商量对策。」

林凡自己也没了主意，只有低声答应下来。

正在这时候，一道黑影忽然跃上了大堂，众人一看，却是风大同。只见他穿著一袭灰衣，脸上风尘仆仆，显然

是刚刚上山，风大同扫了一眼众人，眉头紧皱，一字一字的说道：「山下数里之外有盔甲武士聚集，略见有八百之

众，仿佛正向雾峰山而来，有谁知道这是怎麽回事？」

众人听得俱是心中一震，巡夜的师兄弟或失踪或被毒害，然後八百盔甲武士正往雾峰山而来，难道我玄门宗这

次要被人下狠手不成？

楚毓上前一步，向风大同禀明昨晚巡夜之人失踪的消息。风大同瞪圆双目，长叹一声：「难道这次真乃我玄门

宗劫数不成？」

他这一句使得众人倒抽一口凉气，谢青竹上前问道：「师叔何出此言？」

楚毓皱眉，飞快的看了风大同一眼，但风大同却依然长叹一声，大声说道：「此番魔教攻打玄门宗，宗主师兄

却已在数月之前就失踪了，况且我等只有百余人，如何抵挡对方近千人，无异以卵击石。」

「什麽？」

众人心中发寒，失声叫道：「宗主（师父）失踪了数月？之前为何……」

风大同说道：「我此番下山，本就是为打探消息，却毫无所获。楚师侄与林师侄也知道这件事，当时我们为安

人心，不得已才封锁消息的，但事已至此，我等也不得不把话说明了。」

众人看向楚毓与林凡，两人还是不得不点点头，承认了事实。

楚毓上前一步跪下，说道：「我等并非有意隐瞒诸位师弟，但实在是事关重大，现在说什麽也是白说，只能望

各位师弟冷静下来，此刻我等所能做的，却不多了。」

他抬头，恳切说道：「风师叔这次在之前赶回来，是我等唯一依靠，我们一切都听风师叔的。」

林凡也跪下来，说道：「风师叔一定能保本宗安全。」

所有的玄门弟子都跪下来，说道：「一切都靠师叔（师父）了。」

风大同闭目半晌，才缓缓说道：「如今我也毫无办法，看来我等只能暂时撤离雾峰山了。」

月火焚心第二十二章

一时之间，整个玄门宗都乱了起来。众弟子都收拾行装，准备从後山下山。只是玄门宗百年以来地位超然，如

此一来玄门宗在武林中声誉必定会受损，但是总好过於整门覆没。玄门宗并无很多财物，但林凡担心的却是藏书楼

里的数万武学藏书。风大同当下请众人将藏书装箱记册，还好这几个月都由林凡清理大半，但还是时间不多，只有

先让风大同与楚毓率众人开始分批分散离开，留下林凡与自己的十几位弟子用了整整大半日才将它们装箱完毕。然

後林凡与那十几个师弟才牵著马车押著十几箱书来到下山。

在下山途中听得後方喊声四起，众人暗暗心惊。林凡让众人加快脚步。自己却提剑往回走，为众人殿後。林霄

行得数百步，只见前方数十个盔甲武士策马而来，却不说话，看到一个黑衣铜面人挡在道上，举箭便射。

十几只箭直直向林凡飞来，她脚步轻移，黑影飘忽，轻轻松松的闪过。抬剑刺去，只听得数下金石碰撞之声，

已经把十几个人刺下马来。她没有伤他们的性命，只是轻伤了他们的手让他们无法握剑而已，最多几月就可以恢复。

不过这几人被刺之後，却不求饶也不呼喊同伴，只是互相看了一眼，却也不多说，竟然都一咬牙，嘴边流出一股鲜

血。林凡面具底下的眉毛皱了起来，上前一看，这数十人竟是牙间藏有毒药，咬开便瞬间毒发，无药可救。

林凡心中暗惊，这些人真的是魔教的人吗？

她再走了几千步，听得山上有呼呼嚷嚷地有人声，这条路却再没有人跟上来，暗暗叹口气，心中想道：「看来

还没有人发现这条通往後山的路，那十几个人或许也只是探路的，算是万幸罢了。」

想到这点，她便转身回头运起轻功，赶上了刚才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距离的马车，让几个师弟上车，快马加鞭便

往山下而去。

马车行了约莫一个时辰，众人快要松一口气的时候，在山道的中间，一个穿著锦衣的少年闲闲而立，却刚好挡

住了马车的去路。

林凡看到那个少年的脸的时候，心中一紧，手中加鞭，却是快马往那少年奔去。

马车急速飞驰，那少年脸上却是微微一笑，入兜中顺手朝马车抛出一样物事来。

林凡双眸暗张，拔出手中长剑，提气运功身形飘动，一剑便把那物事砍下山崖。片刻之後，山崖边便传来浓烟

与爆炸声，正是天水宫的雷火弹。巨响惊到了马，长嘶一声，便发疯似的向前奔去。「林师兄」马车上几个师弟惊

叫道。林凡刚刚挥剑砍雷火弹的时候已经下了马车，这时刚刚下地，来不及阻止，想要跳回马车上，去路却被那少

年挡住了。只能看著马车疾驰而去。

「林少侠，真是好久不见了。」

那少年笑道，「阁下武艺还是如此出色。只是不知是否还记得在下？」

「陈志昭……」

林凡看著他的脸，心中已确定此事真的是天水教所为，「你意欲何为？」

她确定此处还藏有数个邪教高手，但他们可能不知那些珍贵的玄门宗典籍都在刚刚的马车上，若是知道，兴许

还会派人争抢，自己能够抵挡一阵，让师弟把它们带出去也好。

陈志昭笑道：「只是问林少侠要一样东西而已。」

林凡问道：「是什麽？」

果不其然，从山道上闪出五条身影来。定睛一看，正是赏花宴上带走孙可策的四个一模一样的灰衣男人，还有

一位从未见过的美豔女子，盈盈笑意，款然而立，只见她朱唇轻启，说道：「自然是……少侠你的性命了。」

月火焚心第二十三章

林凡却不说话，却只是立在原地，待那六人上前。

那四个灰衣人互相使了一个眼色，身形忽然消失，只留残影。片刻之後。只见那四人站在她的四面，各拿著一

个对著她的方向打大的木盒。霎时之间，那平空之上，从四面各方射出数百只极为细小的银针，直指林凡。她瞳孔

张大，气凝剑尖，身形飘动，举剑飞速挥动，银色的剑光连成一张坚固的盾，抵挡那如雨点一般的攻势，但银针攻

势竟源源不断，直到林凡身边周围的山道都成了针扎得密密麻麻，像草原上的野草一般。

林凡提起真气，身形飘向空中。那红衣女子却从手中抽出一根像绳子一样的东西抛过来，仔细一看竟是一条长

长的银链，顶端却是一个铁倒钩。林凡长剑正在应付那针雨，只能腾出左手，运起内力，真气源源不断地输入手掌，

形成掌风，赤手与那铁钩相抗，只听得！啷一声，就将其打落。

「少侠武艺非凡，真是让人佩服呀。」

那女子笑道：「连这铁锋暴雨阵，都奈何不了少侠。如此一来小女子只有出绝招了。」

那银链竟像有生命一般的从地上窜起，缠住了林凡的左脚，林凡皱眉，只见那女子手中又多了数十条银链倒勾，

像银蛇一样，同时向她立的方向窜过来。

林凡心中暗暗想道：「他们这是打定主意耗我内力，此地不宜久留。」

但那缠住左脚的铁链却是越来越紧，她定神，真气涌入左脚。只听得一阵响声，那银链竟是自己崩裂开来。左

手成爪，卡擦数声把那十数条银链抓住，手中运气用力，把它们全数捏断，铁倒钩在落地後当当作响。

那女子美目圆睁，失声叫道：「你竟然……竟然能破我的乾元钩？」

她手中又甩出了三十多条银链，这次比上次更多更急。陈志昭也大喝一声：「姐姐，我来助你。」

他观看多时，终於也忍不住出手了，却不使用上次的长剑，而是从衣内甩出数十道飞刀出手。或许是忌讳与林

凡拼内力，却不近身攻击，这六人全都用的是远程攻击。

林凡虽急於脱身，但是在邪教高手六人合力的势如急雨般的攻势下，却丝毫无法移动。虽然身上丝毫没有受伤，

体内真气却一点点的消耗出去……

已经过去快半个时辰了，在冰冷面具面具下，她暗暗咬牙，呼吸渐渐有点不稳。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脱身

……

她定了定心神，静气凝神，试图在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中寻找一个突破口……有了！

黑衣当风，衣袂飘飘，左手握住其中乾元钩的一条银链，暗运真气一把拉住，猛力一抽，那女子脚步踉跄了一

下，却勉力站稳了。林凡握住铁钩的一头，却是甩手向铁锋暴雨阵中其中一个灰衣人抛去。那铁钩急速破空而出，

直直的插入那人的肩头！

不过是瞬间的事情，只见那人两眼上翻就倒了下去。针雨的一角终於崩溃。林凡马上趁此机会，脚步轻移飞身

向前。

但就在这时，她只觉得颈後一麻，却是突然的中了一针。却不能停下来，继续运起轻功，脚步不停，向山下飞

去。但一边运起真气居然一边感觉丹田发麻，呼吸刺痛，气息阻滞，看来那一针竟是有毒，但还是咬牙坚持，脚步

飞驰，飞速前移，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山道尽头。

那女子暗自咬牙，还想要追过去，只见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不用追了，瑶姬。」

陈志昭见到来人，行了一礼，说道：「可是左护法，林凡中了化功散，却还能全身而退，不趁此机会除灭的话

……」

名叫瑶姬的女子跪下说道：「他武功太高，我等六人合力都不是对手，要不是左护法出手……此人绝不能留。」

那来人只是缓缓看了陈志昭一眼，说道：「擅自行动，睚眦必报，都不是什麽好事。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教主

出山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想著该怎麽解释吧。」

陈志昭脸色一变，说道：「师尊他已经出山？」

那人点点头，说道：「对，焚月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

月火焚心第二十四章

天已经渐渐的黑了下来。

林凡奔了数里，来到一座无名小镇之上。发现没有人追上来，才放下心来，停下来的时候却觉得体内一阵翻腾，

颈後的毒竟然随著刚刚强行提气运功的时候侵入经脉，竟是异常强势霸道，现在半边身子已然麻痹了。

她连忙找了街角一处隐蔽之处，打坐定神，护住心脉要穴，让气脉缓缓逆行，要把毒从体内逼出去，但让她心

惊的就是，只要真气与遗毒一经接触就会相抵消，竟是尽数化开。但若不逼毒，那毒气却会迅速从经脉中流至全身。

她无法，只能用真气逼毒。她的真气在刚刚的缠斗之中已经用了不少，现在为对抗体内毒性，更是急速流失。

她头脑晕得厉害，全身刺痛无比，感觉如同让火烧针刺一般，痛苦难言，汗如雨下。半天过後，一丝血迹顺著

面具底下，流至脖颈之中，只是全身著黑，除了有点血腥味之外半点看不出来。

她大口喘著气，举目四望之下，看到已近午夜，心想总算把毒尽数逼出来了，但是一身内力也尽数消耗了八成。

最後那两成的真气还是用来护住心脉的。如今身体虚弱之极，现在经脉里毫无内息，要完全恢复内力却需要好几个

月到半年的时间休养才行。

她心里暗暗想道：「若是这时敌人追来，定无胜算。」

她思想了片刻，决定先让自己先隐藏起来再说。话说这麽显眼的衣服和面具简直就是靶子，她便找了一空旷无

人之处，把黑袍与铜面具脱下，埋起来。她虽然抬手也想把人皮面具脱下来，但想起师父的禁令：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让任何人看到她的脸，手还是自己放了下来。

在一户人家偷了一套女性的衣裳，穿戴妥当之後，她找了一块白纱遮起戴著火烧面具的脸。找到镇上唯一的一

户客栈投宿下来，只是今夜注定是难熬的一夜了。

雾峰山云水阁内。书房中灯火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

「云水阁现在是我的了。」

一个男声低声说道，像是自言自语一般。

「是，殿下。」

另外一个男声回答道，身形矗立，在窗台上映出长长的人影来，竟是早已离开雾峰山的风大同。

「林霄现在如何了？」

那男声问道，听声音是正坐在书塌上。

风大同道：「他现在还被困在朱仙阵里，朱仙阵虽杀不死他，只是他要脱身却也不容易。」

他忽然自嘲的一笑，说道：「卑职等了多年，只等来了这机会，要不是这次叶真这个蠢女人的计划，也不至於

这麽容易就得手。只是他一旦出来肯定要把卑职给活活剐了不可。」

那男声沈吟一阵，说道：「难道你就没有办法将他杀死？」

「并非不是没有办法。但对我等损耗太大。」

风大同皱眉说道，「而且我等需要他来制衡天水教，还有……焚月的下落。」

那男声叹口气说道：「用近千人找遍了整个雾峰山，都不见有焚月的影子。林霄到底把它藏到了哪里？」

风大同跪下说道：「卑职自当尽力寻找，请殿下宽心。」

那男人的声音沈滞了一下，说道：「时间不多了，我等须在三日之内撤出雾峰山，要不然极天盟有所察觉就不

妙了，凡事不可过火，太子虽然对我不甚在意，但……」

风大同低头说道：「卑职明白。」

「不过……」

那男人话说了一半，却慢慢站起身来，推开书房的门，呼吸了一口夜晚山中新鲜的空气，衣袖被风吹得鼓起，

看起来如天人一般。

只听得他微笑说道：「我要让他……他们知道，我想要的东西，终究是我的。」

月火焚心第二十五章

这几日对林凡而言，是从未有过的困境。

已经持续打坐了快三天了，丹田还是没有凝聚一点内力，仅剩的两成内力相当於一个刚入门的弟子，让她无比

沮丧。偏偏还要时时刻刻防著有人会追过来，但距离那时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听说有人在找黑衣铜面人的样子，看

来是应该没有追过来，心里稍稍平静了些。

不知道师父的藏书现在如何了？师兄弟们还好吗？她心中一痛，师父……这个时候师父在的话就好了……师父

一定会……一定会……

想著想著她脸上一热，心中波澜起伏，如此杂乱的心境不宜再打坐了，就从打坐的榻上站起身来，走向书桌，

拿起纸笔写起信来。这是给师父的信，她不敢在信里面表露过多的别样的情绪，只是把这几个月来的事情叙述一遍，

在告知师兄弟们之前商议的主要去处，然後请师父定夺。写完之後，小心地拿信封装起来封好，却开始犹豫起来。

这个时候，夥计在房门外头敲门说道：「客官，您已经两天没出门了。您就不要点什麽？」

林凡这才发觉自己又累又饿，难怪如此头晕脑涨，是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而且风尘仆仆，全身都是汗水灰尘。

她说道：「可以送一些家常饭菜进来这里吗？还要一个浴桶……另外还有一件事，你进来一下。」

她用头巾遮住了头脸，夥计推门进来。

她顿了顿，掏出怀里的信封：「如果有人问起你那面墙上画的东西，如果他说这是腾蛇……你就把这封信给他。」

夥计迟疑了一下，她从袖口里拿出好几两银子递给他，夥计才喜笑颜开，说道：「客官放心，小的一定办到！」

她之前投宿的时候，不敢轻易联络玄门宗，只在客栈的墙上画了一个暗示的符号，是小时候与师父游历的时候

师父教的，只有两个人知道的暗号，这里离雾峰山不远，希望师父……回来的话，能够找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吃过了饭。夥计送浴桶上来，打来热水，才告辞退去。

林凡起身，把门窗都完全紧闭锁紧，确定了好几次没有问题之後，才放下心来。

她原来就生性爱洁，每日都要沐浴一次，像这般风尘仆仆好多天，著实也让人难以忍受。

把遮面的丝巾解开，人皮的面具摘下来。体力与内力消耗过多，让她晶莹如玉的面孔比平时更苍白了，嘴唇也

有些发白，衬著乌黑的长发，微微泛红的双眸，看起来很是柔弱可怜。

她解开身上所有的衣物，弯起身子跨进浴桶里。她闭气沈下去，让浴桶里的水将整个身体完全淹没，那种温暖

舒畅的让她渐渐放松开来，感觉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好一会儿才浮上来透气，她抹去脸上的水滴，趴在浴桶边，

双唇轻启，舒服得叹出长长一口气。羽睫上还挂著晶莹剔透的水珠，双唇因为浴桶里的热气而发红，湿漉漉的发丝

缠绕在光滑的裸背上，有种要人命的诱惑。

温水一遍遍的刷过柔软的皮肤，只有螓首露出水面，双手仔细的揉搓著，她专注的清洗著身体。当手碰到了下

面私处的时候，一股熟悉的酥麻之感逐渐传到心里。林凡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轻喘，马上意识到的同时脸上发烧起

来，心里甚是羞愧。但是……

但是……有点舒服……师父……好热……好痒……

她终於忍不住把手伸到下面，想象著这是师父的手指。浴桶里面温暖的水就像师父的怀抱一样，让她无法自制，

难以逃离。她的手指在水下掏弄著，上下不断揉搓，双腿也不自觉地崩得紧紧的，带点酸楚的快乐让她双眸半睁，

紧咬下唇，微微颤抖，脸红似火。

「嗯……」

她忍不住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

「……」

本来沈浸在自我快感中，却分明听到面前屏风後面传来一声男人的喘息之声。她如遭雷击，全身血液就像瞬间

向心脏逆流，心中发凉，狂跳不已。

只见一个黑衣人缓缓从屏风後面走了出来，只是脸上也蒙著黑巾，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是一双眸子闪闪发

亮。

她双颊瞬间如火烧一般，但却挺身而起，抬手卷起旁边的长袍裹在身上。剩余不多的真气全部运在双脚上，抬

腿就向窗台奔去。

太大意了！这时候她的内力连在这麽窄的房间里面发现对方都做不到，更别提对抗了，她心里清楚知道，所以

不会做以卵击石的举动，只要能脱身，能脱身就……

黑衣人飞身上前，却是一把从背後钳住她的肩膀，抬手制住她背後各处要穴，让她丝毫动弹不得。

他带著薄茧的手指抚上她的裸背，她对这陌生的碰触害怕的全身发抖。而他则是在享受她的惊慌一般，从下到

上在柔软细腻的肌肤上流连不去，执起她一抹墨黑柔亮的湿发，放在唇边一吻……

他发出的声音，像是叹息一般：「这才叫做……冰雪为骨玉为魂……」

只是这声音让她全身一震，怎麽会……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她心中震撼不已，但仍强自镇定地说道：「你到底是谁？快出去。」

「你不是已经发现了吗？」

黑衣人轻轻笑道，把她的身体转过来，再一次听到的声音让她更确定了，心中绷紧，却把头拧到一边，咬牙说

道：「我从来没见过你。」

「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

黑衣人扯下脸上的黑巾，露出楚毓那张俊美无俦的脸来。他抿唇轻笑，在她耳边缓缓说道：「三师弟，你就不

要勉强了。」

月火焚心第二十六章

「又或者，我该叫你师妹好呢……还是凡儿好呢？」

他微微一笑，眼中却是含著暗沈的风暴。

「大师兄。」

她终於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现在如此任人鱼肉的状态还能说什麽？只能皱眉低头道：「求你……求你解开我的

穴道。现在这样……呜……」

她说不下去了，因为楚毓的手，正在她胸乳上揉搓。「现在怎麽样？」

他的动作极其温柔，但手指每经过一处却都让她汗毛直竖，微颤不已，不住喊道：「不要……不要……」

「现在喊著不要，但你在浴桶里发浪的样子，可真让人把持不住啊。」

他的声音低沈下来，温热的薄唇紧贴著她颈後，流连忘返。只是听得这话的林凡心中一颤，因恐惧变得苍白的

脸上泛起了红晕，居然……居然被看到了……还被说得这样……

她心中又羞又急的时候，楚毓却伸手一把扯下她刚刚缠在身上的长袍。

「啊……」

林凡一声轻呼，羞愤欲绝，却半点不能动，也不能抬手遮住自己，只能全身赤裸的暴露在楚毓的面前，只能紧

咬下唇，紧闭双眼，不看自己如此不堪的模样。「不要看……」

「凡儿，你真美。」

他轻叹，双手在她的光滑肌肤上游移不去，灼热的呼吸喷在她脸上，她心中一惊，连忙想要转头去另一边，却

被死死钳住，然後他的吻就这麽直接的印上她的唇。

「唔……」

感觉到他的舌头要探入她的唇内，她紧咬著牙关，不让他进来。他却使力捏住她下颚。让她的抵抗化为无形，

嘴巴不得不张开来。他顺利的长驱直入，炫耀一般地恣意品味著她的唇舌，让她渐渐呼吸困难。

绝对不要！她心中狂喊，泪水渐渐湿了眼眶，不要这样！停下来！除了师父之外，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她的脸，

她的身体，这样的摸过她，吻过她。可是今天……

忽然她感觉嘴里有一颗东西，咯！一声被他的舌头塞进她的喉咙。如此被塞入不明的东西，让她感觉羞愤难当，

被堵住的嘴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直到半刻後他离开她的唇，她才大口的喘气，接著开始咳嗽起来，那东西却已经

完全吞下去，咳不出来了……

她抬头，美眸盈满了泪水，颤声问道：「这是什麽？」

楚毓轻声说道：「别怕，这叫做逍遥丸，待会让你能够接受我的东西。」

「大师兄，为什麽？」

美眸朦胧中带有几丝怨恨的看著他，晶莹的泪水顺著玉颊滑落，让他忍不住凑近她的脸，用舌尖把泪珠舔干。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她叫道，不断摇头阻止著他的进犯，樱唇最後还是被强行封住了。

「只有他才能碰你吗？」

楚毓狠狠地吸咬著她的嘴唇，一直到红肿不堪才放开说道：「不管你怎麽想的，只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

人了。」

他的手一直探下去，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她的秘密花园。

「不要……住手……」

感受到他的手指在梳理她那处柔软的毛发，强烈的羞耻感涌上心头，一直想说的话，终於说了出口：「师父知

道……不会放过你的……」

一说出口，立刻後悔了，紧紧咬住下唇，这不是承认了她与师父之间的关系了吗？

他却不说话，只是微微一笑。手指再往下直接插入柔软的花瓣中间，让她全身一震，血液逆流……大声喊了出

来：「……拿出来……住手……大师兄……不要碰那里……」

她忍不住双腿之间缩紧，想要阻止他的手指继续深入，却惹来他一阵粗喘，沈声说道：「小丫头，你到底知不

知道，这样子反而会让人更想要狠狠地干你？」

他手指用力，直探她的花穴，来回抽送。「好痛……」

只是她花穴干涩，让抽送有些困难。他低声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还不行吗……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

…」

他手指撤离花穴，直起身来。林凡连忙低声的求饶：「求求你了……大师兄……解了我的穴道……」

「待会……马上就给你解开……」

他声音沙哑到竟然有些颤抖。

楚毓从腰间包裹拿出一样物事，林凡定睛一看却是一捆红色的麻绳，立刻被吓得全身抖颤，眼泪又不听话地奔

涌而出。「不要……不要这样……救救我……师父……师父……」

他用麻绳紧紧绑住她身体，捆绑的方法繁复无比，但他做起来却是纯熟至极，从双乳、腰部一直到腿间都被麻

绳绑紧，她的一对雪乳被麻绳挤压，不由自主的翘立起来。从腰上到双腿之间绑了两条麻绳，娇嫩的秘密花园也被

紧紧挤压著，只要一想要夹紧双腿，麻绳就会自动摩擦她的花瓣。这淫秽无比的姿态与麻绳奇异的触感，让她心中

羞耻到无地自容，面上发烧，只能紧紧闭上眼睛，恨不得切断身上的感觉，直接晕过去……

他绑紧她的双手，把绳子的另一头扔上房梁，往下一拉。「好痛……」

她整个人便被吊起来，只有脚尖支撑著地面。手腕被麻绳拉得疼痛，眼泪忍不住的掉下来。这时候楚毓才在她

背後解开她的穴道。她身体绷紧的感觉一松下来，终於能够动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只能是颤抖的扭动。

「真是太美了。」

楚毓欣赏著眼前的情景，一边赞叹。这情形比他之前想象的更让人……

她湿润的黑发散落在洁白如玉的背上，一双黑白分明的剪水双瞳盈满了泪花，看起来波光潋滟，楚楚动人。泪

珠一颗颗地顺著微微泛红的粉颊滑落到唇边，刚刚被吻得红肿的双唇微微张开，柳腰轻摆，莹白柔美的曲线被朱红

色的绳子紧紧地绑住，那红色更衬得她肌肤晶莹剔透得像要发光一样，看起来却是豔丽到无法形容。一双雪乳更是

被绑得高高翘起，随著她的扭动不由自主的轻轻弹动著，粉红色的蓓蕾都被异样的气氛的刺激得颤抖不已，竖立起

来。

他双眸微微发红，环住她的纤腰，忍不住低头含住她的蓓蕾，一下一下地用舌头逗弄著。「放开我……放开…

…」

这全然陌生的感触让她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但忽然一下，却感觉到心跳加速，身体不住发热，全身都使不上

力气，快要融化一般，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大师兄……不要这样……」

「逍遥丸开始起作用了吗？」

他从她胸乳之间抬起头，手指向下探去：「我来看看……」

「放开我……不要……啊……」

她心中气急，想要阻止他，但全身酸软无力，只能像这样微微呻吟，那声音听在楚毓耳中却是极婉转撩人。他

低喘，掰开她的双腿，感觉神秘花园已经渐渐有湿意了，於是手指轻碰现在敏感到极点的珍珠，她终於忍不住「啊」

一声，蜜液从两腿之间泊泊的涌出来，打湿了豔丽的花瓣，一滴滴的滴在地上。

她心中悲愤，同时眼泪也不断从美目中奔涌出来，湿润了娇嫩泛红的粉颊，哭得如一枝梨花春带雨，却是动人

至极。楚毓继续在她下面花瓣上拨弄不已，另一只手却轻柔地抚上她的脸颊，有如情人一般的抚摸著，轻声说道：

「上面和下面都湿了，真是让人没办法……」

他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吻，接著又拿起麻绳走向她，她哭道：「你还要干什麽？快放手……放开我……」

他充耳不闻，仔细的用麻绳紧紧地圈绑住她左脚纤细的脚踝，然後把绳子另一头缠上房梁，就跟双手被吊的绑

法一样。她的左腿被高高的吊起来，双腿几乎被拉成一字型，双腿之间的花瓣被迫张开，豔色被一览无余。双手与

左腿都被吊起来，脚踝与手腕都疼痛不已，全身的重量都撑在了踮起的右脚脚趾上，双腿不住地绷紧颤抖，那失重

的感觉让她十分难受，在身体深处却同时像是回应著这种异样的刺激，小腹酸软，花蜜不断的流出，晶莹的液体顺

著右腿向下滑落。

楚毓一边紧盯著眼前的美景，一边慢悠悠的脱下他的衣服。不一会儿便赤身裸体来到她面前，与他俊美文雅的

面孔与精瘦的身材完全不匹配的，胯下巨茎呈紫红色，充满了狰狞的侵略感。

想到他可能会做的举动，林凡心中绝望，全身僵直，可是那蜜液还是不断的流出来，她身体被绑的扭动不已，

大声哭喊道：「我不要……师父……师父救我……师父……师父……」

楚毓瞳中闪过一丝恼恨，上前一把用力按住她的嘴巴，让她喊不出来，只能全身扭动，发出「呜呜」的声音。

她瞳孔睁大，分明感觉腿间被抵著一根火热坚硬有如烧红铁棍一样的东西，她不敢再乱动，现在这种姿势太方

便让人插入，想到这个东西马上就要进入自己的身体，不由得悲从中来，晶莹的眼泪奔涌而出，湿润了他按著她嘴

唇的手。他心中一荡，柔声说道：「不要怨我，以後……你自然会爱我的。」

他扶著她的纤腰，把红绳微微拉开，坚硬的顶端顶上了她湿润的花瓣中间。娇弱柔嫩的触感让他低喘一声，想

要一挺腰就能进入她体内的感觉让他兴奋颤抖不已。

只是这时候，他感觉一阵气血凝滞，身後好几处要穴忽然被点住了，让他欲火焚身却动弹不得。

「楚毓，你当我是死人吗？」

一个熟悉的低沈声音从背後传来，让他背脊发凉。

月火焚心第二十七章

那声音冷笑一声，道：「真是好徒弟！好算计！只不过你们却不知道，朱仙阵只能困住五年前的我。别以为我

什麽都不知道。萧楚毓……还是叫你端王殿下？只是你竟然敢碰我的人？」

楚毓心中巨震，只感觉胸口一闷，赤裸的身体便向後飞去，重重地撞在了书桌上，一声巨响之下，整个桌子都

被撞得粉碎。他哇一声呕出一口血来，看来受的内伤不轻，而且全身各处也被木屑划破，细小的伤口刺痛不已。他

坐在书桌的碎片上，因为之前穴道就被制住，如今丝毫不能动弹。他嘴角流血，模糊的目光集中在来人的身上。

林凡一看到来人，眼泪奔涌而出，失声叫道：「师父……」

师父看到林凡现在的样子，眼眸暗沈下来，立刻上前抱紧了她，却不解开绑住她的绳索，只是狠狠地吻住她。

她又是庆幸，又是久别重逢的喜悦，感觉唇舌之间师父激烈强调的存在感，心里面轻飘飘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越

来越多，轻轻的抽泣著。只是恐惧感退去，身体里面的麻痒越来越盛，让她的身体又开始热了起来。

楚毓抬头看到两人唇舌交缠的模样，心中一紧，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只是他被一掌打到内伤，那声音虚弱无

力：「师父……我……」

他的声音让林凡瞬间清醒过来，微微退开，她怯怯的低声央求道：「师父，放我下来……」

这个姿态实在是太……

师父却逮住她的唇，继续那急切热烈的吻。手指却忽然朝她腿间探去，让她惊呼一声。师父的手指只在她花穴

周围滑动一圈，就立刻沾满了她的蜜液。他在她唇边低声说道：「都湿成这样了，真可怜。」

让她的娇靥急速晕红：「师父……」

他退後几步，开始解开自己的衣物。林凡急得语不成声：「师父……他……大师兄还在看……别在这里……」

师父沈声说道：「就是要让他看。」

马上把全身衣物都脱光，侧身从後面抱住她的纤腰，坚硬如铁的龙茎直接在粉红的花瓣上摩擦。林凡只觉得下

腹一紧，花穴抽搐，蜜液又开始大量涌出，竟将他的巨茎湿透了，这情形让脸皮薄的她又开始面红耳热。

楚毓看到这情形，忍不住呼吸紊乱了。

师父也兴奋得全身发抖，两眼发红，心想楚毓虽然不是东西，但是品位不错。原来如此绑住，竟能勾人到这种

地步，让人一见就……

只是他望见楚毓的情形，心又沈下来，把她的螓首微侧，与他继续唇舌交缠，双手从後面不断揉捏林凡的双乳，

让它们在他手中逐渐变得胀大，连两粒蓓蕾也硬起来，直看得楚毓眼热不已。

林凡意乱情迷的时候，冷不防师父一个挺身，巨茎一插到底。让她轻呼一声，花穴收缩起来，被绑起的姿势造

成的紧张感导致她的腿间不断紧缩吮吸著他，无法形容的湿润紧窒让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忍不住狠狠抽插起来，每

一下都进到她甬道尽头，上下左右的深深探索，肌肤互相撞击，都发出啪啪的声音。

她紧闭眼眸，两颊绯红，感觉自己被师父撑得满满的，蜜穴一次次的收紧抽搐，深入体内的那根东西还要越胀

越大，一次次点燃她身体内的火，一直撞的她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只能娇喘不停。

楚毓看得全身燥热，双手进握成拳，他胯下刚刚才疲软下去的阳具也立刻肿涨起来。偏偏师父选的位置让他看

的无比清楚，师父的龙茎一下一下狠狠地出没在林凡豔红湿润的小穴间，两人交合之处泊泊的水声响个不停，晶莹

的蜜液飞溅下来，那娇嫩花瓣被粗暴地挤压带来的每一次颤抖，都看的一清二楚，楚毓发红的双眼紧紧地盯著她豔

丽的花穴，一瞬也不眨，仿佛那插进去的是自己的东西一般。

月火焚心第二十八章

小客栈里明亮的房间内，两具白皙的身体在紧紧交缠。细细的呻吟声，粗重的喘息声与肌肤撞击的声音此起彼

伏。离得很近的一侧，另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坐在一堆破碎的木屑上，双眼赤红正盯著那两个人交合的地方，胯下

阳具高高的竖起，却连一丝也动不了。

「……师父……太深了……别再……啊……」

林凡感觉自己的脑子被那快要深到尽头的撞击带来的快感弄得快要融化了，情不自禁地哭喊著，头向後仰去，

又被师父吻住了，只能发出「嗯嗯」的娇哼。身体因为媚药的关系变得无比敏感，声音都比平时要大上好些，但师

父今天像野兽一样不同寻常的攻势，仿佛那吃了媚药的人是他一样。

他一边吻著她，一边扶住她的纤腰，稍微退出来，把她臀部抬高一点，然後往下一按，自己挺腰上前，狠狠地

撞上去，一下深捣到子宫里面，直撞得她尖叫起来，感觉就快要魂飞魄散，死去活来。「啊……啊……不要这样…

…」

「小妖精，还敢说不要？」

师父弓著腰，两手从後面紧紧捏著她的玉乳，粗哑的声音在她耳边喘息。龙茎从那销魂之地退出来几寸，然後

又深深地撞进去，直叫她欲仙欲死。「怎麽样？要不要？要不要？」

他难以自制的吼著。

她被那完全无法承受的快乐刺激得完全说不出话，不住地摇头，晶莹的眼泪从紧闭的双眸里流下来，张开的嘴

里无法控制地发出让他更加销魂的呻吟声：「啊……嗯……啊啊啊啊……」

楚毓心中麻痒难当，俊脸泛起了红晕，只觉得腹下肉茎坚硬如铁，但却丝毫无法纾解。他这时穴道被制，气血

凝滞，连手都无法抬起来，只能全身都颤抖著。却丝毫无法转移目光。

「小妖精……」

师父的舌头轻舔她光滑的腋窝，用手搓捏胸前两颗翘起来的蓓蕾，挑起放下，把两团软绵绵的双乳隔著绳子挤

到一起，那酸痒不已的感觉让她不住地颤抖。下身越来越深入到体内的加速撞击，撑的她感觉快要整个人都要燃烧

了，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两腿不停地痉挛，蜜穴涌出一波又一波的液体，全身都绷得紧紧地，连吊起的脚都不

由自主地弓了起来，上面被绑起来的双手用力地互握著……

「啊啊啊……不行了……」

她感觉绝顶的灼热快感一波波的席卷而来，下身麻痹不堪。师父又是狠狠的一顶，坚硬的顶端深深的插入子宫，

剧烈抖动著，只感觉小腹内被送进来一股灼热的真气，在体内急速的流动，全身的经脉滚烫不堪，她的神志都被冲

击模糊了，瞬间攀上了快感的顶端。紧接著一股火热的液体直灌入她身体的深处，里面……全部都注满了师父的…

…

直到他喘著粗气退出她的身体，才把吊在梁上的两条绳子切断，林凡掉下来，向後倒在他怀里，意识不清，俏

脸晕红。娇喘忽忽，微微张开的两腿间，花瓣口慢慢溢出乳白色的汁液。

师父紧紧抱著软绵绵瘫软在他怀里的林凡，吻了吻她的额头，渐渐沈静下来的目光往上，扫过那还在忍受著欲

火的楚毓，冷冷一笑。

楚毓此时还没来得及从欲火中抽身，一直粗声喘气，声音沙哑不堪，强自说道：「师父，你是想要杀了我吗？」

月火焚心第二十九章

「萧楚毓，我何尝不想亲手杀了你这孽障，」师父冷笑道。「但要取你性命不过是一句话罢了，你心里不是清

楚得很？」

「师父……何出此言？」

楚毓颤声道。

「你以为你做的事情，就无人知晓吗？」

师父眯眼说道：「从你这次上山起，我就知道下令屠了龙家堡的人就是你，摧毁极天盟在漠北的势力，也就是

把漠北这块战略要地从太子手里偷过去，还把这灭门之罪推给天水教。对我玄门宗也是要用这等狠辣手段吗？我在

破朱仙阵之後就一直跟著你，可是看了几场好戏。不过你一开始就错了，玄门宗跟极天盟已毫无瓜葛。」

「……师父，我……」

他喘著气，急切地说道。「对本宗绝不会……」

师父望著他，说道：「教了你整整六年，你是个什麽样的人，蛰伏多年为的是什麽，就算瞒得过天下人，还能

瞒得过我吗？只是皇帝知道又待如何？」

「……师父……果真什麽都瞒不过你，只是……」

楚毓眼珠一转，忽然笑了一下，看向林凡，问道：「弟子很想知道，三师弟……凡儿……与焚月有什麽关系？

为何师父会得到焚月？」

师父皱眉说道：「你如何得知此事？」

低头一看，他怀中的林凡已经清醒著，睁著一双清亮的眼睛看著他。他双臂一紧，把她圈在怀里，转手点了她

的昏睡穴，让她轻呼一声，眼前一黑便不省人事。

「我萧家坐的江山本来就是皇祖父从独孤氏抢来的，他早就对独孤氏的秘宝念念不忘，曾言谁能夺得密宝，皇

极殿的那把椅子就该是谁的。可惜这四十多年过去，除了宁王之外，还没有人能沾到密宝的边，只是当年父皇跟孙

老联手里应外合，先下手为强将他除灭，但密宝的下落也无人得知了。我等原本只知道，密宝所在的关键乃焚月与

射日。这师父本来就该清楚。」

说著顿了顿，他扯著嘴角。微微一笑道：「要不是我在天水宫也安排了人，绝不会知道孙老开口说的是，十五

年前师父你也曾经参过一脚……前盟主向父皇隐瞒了此事，仅此而已。」

「天水宫都能安插进去？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竟有你父皇般的手段了。」

师父冷笑道：「只是难道你就不怕我现在就杀你灭口？」

「师父不会的，」楚毓低头说道：「如今玄门宗一百多条人命，全在风廷尉手中。只要师父肯交出焚月……」

师父冷笑一声：「他现已升官作了廷尉？只是如今他也只能在地府当廷尉了。」

就是在刚才之前，已经就料理了他，这才匆匆赶道这里，楚毓心中一惊，瞪圆了眼睛，抬头看向师父。「风廷

尉他……」

「他的确有些本事，十几年来我与师父都毫无察觉，但是可惜的是，他只是你们萧家的一条忠犬而已。」

师父冷漠说道，「至於玄门宗，如今自然不劳殿下操心。」

楚毓心中一慌，额头上有汗珠冒出，难道这次要……

「但你说得不错，我不会杀你，」师父冷冷说道：「我等不属极天盟，但也不想与朝廷为敌。但是……」

他停顿半刻，接著说道：「我会废了你的全身的武功，从玄门宗除名，你可接受？」

楚毓叹口气，半晌才点头说道：「弟子接受。」

师父挥手隔空一掌击出，正中楚毓腹部，他只感觉体内一声闷响，丹田破碎开来，顿时口中血流如注，冷汗如

雨滴一般滴下，全身疼痛欲死，整个人几乎昏厥过去。只是师父原先点的穴保他灵台清明，偏生就是让他清醒著承

受这种极致的痛楚，他两眼布满血丝，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偏生硬是不发出一句哀号。

「今後，你便不是我玄门宗的人了。」

师父抬手解了他的穴道让他能自由活动，冷冷说道：「穿上衣服，滚。」

「……是。」

楚毓强忍剧烈的疼痛，颤抖的身体向师父跪下，磕了一个头，他全身肌肤都被冷汗浸透。慢慢穿上衣物，脚步

虚浮的走出去。

「以後让我看到你接近凡儿，一定杀了你。」

师父的话语从背後传来，让他感到冰寒彻骨。他没有回应什麽，只是踉踉跄跄地走出客栈。

之後，师父沈默半天，望著怀里林凡的睡颜，如墨双眼闪烁不定，却是在想著些什麽。伸手解开林凡的昏睡穴。

眼看还需过一阵才醒来，解开她身上剩余的绳索，他双手在她全身肌肤上游移不止，像是要得到某种确定一般，他

紧紧搂住她的背，把头深深埋进她绵软的胸乳之间，张开嘴在她的柔嫩肌肤上啃咬，亲吻，吮吸。

林凡被麻痒酸痛的感觉刺激得轻轻喘息，从沈沈黑甜乡里渐渐清醒过来，睁开模糊的双眼，却看到师父在啃著

自己，胸口已经被啃得到处都是牙印红痕……

「师父……嗯……唔……」

她还是有点迷迷糊糊，微微皱眉轻声轻喃。「为何……点我睡穴？」

他不回答，只是上前用嘴封住她的唇。两手扶住她的腰臀，挺身就插进去她体内……

月火焚心第三十章

「呜……」

她娇喘一声，这狠狠的一顶让她毫无防备，师父输入的一股灼热的真气，在体内经脉迅速流窜，直入丹田，让

全身的感官都瞬间清醒过来。

「怎麽样？现在好些了吧？」

师父稍稍离开被他吻得水光潋滟的唇瓣，低头柔声闻道。

「嗯，好多了。」

她点点头，感觉丹田内的真气已经开始恢复了一些。「谢谢师父，」接著不由得眼神一黯道：「是弟子太过无

能，让师父耗损真气了。」

师父如墨的眼眸沈了下去，更加地抱紧她，轻抚她的发丝，说道：「你我真气本就该是一体，谢字又何来？只

是这次让你受苦了。」

只是一直以来他心中都有隐隐约约的不安，在心中像一只被囚禁的巨兽一般蠢蠢欲动，若是有一天……变成了

现实，那麽他会变成怎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大师兄他……」

她抬眼，想问楚毓去了哪里。结果师父掐紧了她的肩膀，狠狠一挺身，又撞了进花心，弄得她轻呼不已：「啊

……师父……」

「不许提他。」

他的声音低沈下去，嘴唇流连在她耳边。稍微用力地咬住她的敏感的耳垂，让她忍不住呼痛，往下弓身，缩起

肩膀来。师父退出几寸，调整一下两人的位置，接著，狠狠朝她湿滑甬道内最敏感的地方戳去，一次一次刺激得她

娇喘不已，娇靥晕红，下身又一波波的躁动起来，麻痹不堪，花蜜又涌了许多出来。

「……嗯……师父……呜……啊……」

她美眸紧闭，贝齿紧咬，樱唇红肿，透著水光，呜咽的声音随著他的动作断断续续。

他一手捧起她的脸颊，不放过她每一丝娇羞欲醉的表情，深知她身体的每一个隐秘的角落，她甘甜诱人的反应

所有的他都知道，这种成就感让他兴奋。看著她在他怀里瘫软如一江春水。他却忽然抽身出来，却只抵在她花瓣的

入口处。只有顶端还留在她花瓣里。她只觉得体内一阵空虚迷茫，睁开眼睛，看到师父微微一笑，伸出手来揉捏她

的胸乳。下身却只留龙茎的顶端在花瓣间浅浅的捣弄。

上面胸乳的酸麻逼得她弓腰轻喘，下面娇嫩的花瓣把龙茎的顶端微微的包裹住，顶端的棱角在嫩肉间刮擦不已，

花穴已经溢满了水，晶莹透亮的花蜜已经顺著花瓣流到了他坚硬的龙茎，内壁内不住收缩著，空虚的甬道极度需要

粗野的慰籍，她微微颤抖，两颊泛起红晕，只觉得脑子稀里糊涂的，心中溢满了渴望，柳腰不由自主轻轻的扭动，

便要把自己送上前……却被他一把扶住她的腰，在她颈边低喘道：「小妖精，别急……」

她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麽，羞得满脸通红，可爱得如同红扑扑的苹果一般，他忍不住俯身吻住她的脸

颊，细细啃咬。他抱著她的身体向後倒去，缠绵好半天才分开。她从他胸膛直起身来，他依旧躺在地上，目光灼灼

地看著她。

「凡儿，自己坐上来吧。我想看你淫荡地扭腰的样子。」

月火焚心第三十一章

她脸上红晕更甚，娇羞若海棠初绽，怯怯目光对著他，轻轻恩了一下。

她跨坐在他腰前，稍微撑起身体，用手指掰开湿漉漉的空虚之处，对准他昂起的欲望，咬著唇，缓缓的坐下…

…熟悉的滚烫充实的感觉，龙茎被温暖小口逐寸包裹，几乎全部没入她的体内，仿佛回到了家一样，让两人都忍不

住发出一声喘息。他双手扶住她的腰，引导她，让她自己扭动玉臀，让龙茎浅入浅出。

她渴求著那更激烈的快慰，两只柔嫩的小手无意识在他白皙厚实的胸膛上，探索著，手指轻轻碰到他暗红的乳

尖，也学著他的样子，用两指旋转摩擦起来。手指肌肤柔弱无骨的轻捻，让他呼吸变得更加粗重，哑声道：「小妖

精也想要玩我？」

她脸红著点点头。他轻笑一声道：「来吧，师父让你玩。」

微微俯身，嘴唇张开，含住了他的乳尖，模仿著他之前对她做的那样，在嘴里用小舌探索著，画著圈舔著四周，

然後轻轻的吮吸轻咬，像羽毛一般麻痒的快感仿佛直直的窜进心理面，渐渐的让他无法自制，深黑的眼眸暗沈，俊

脸也浮上红晕。

他忽然狠狠把她按下，让两人毫无缝隙的紧密贴合。「啊……」

她媚眼迷离欲醉，双唇轻启发出轻声喘息，他微微抬头，看著她喘息著贴在他胸膛的模样，笑道：「小妖精，

师父就是爱你这个样子。」

然後扶住她的肩膀，把她推起，命令道：「来，想要就自己动。」

她的身体不住的扭动著，两团雪白的玉乳随著身体的起伏上下摇晃不已，粉红色的樱桃都挺立起来，上下摇摆。

不盈一握的细腰，带动著雪臀在他腰腿间旋转摆动，硕大火热的茎身在鲜红娇嫩的花穴中摩擦进出，感觉被撑得满

满涨涨，隐隐约约带著痛楚的快感在最深处迅速的集中，让她不住的缩紧扭摆，温暖幼滑的内壁自动蠕动著，紧紧

地吸吮著他，那真是要人命的销魂。

他即使躺著一点也没动，身体也开始逐渐的滚烫发热，双眼泛红，忍不住低声喘道：「小妖精再浪些，再咬紧

一点，嗯……」

他一手扶著她的腰，带动著她身体的起伏，一次次的深深捣入，娇臀不住的贴紧他的胯骨，腰腹一次次的扭动

收紧，甬道的蠕动，对龙茎紧紧地挤压著，这让他几欲疯狂，手指探到芳草之中，两人结合的花瓣上方，寻著那敏

感害羞的珍珠，狠狠玩弄。

她秀眉轻拢，星眸含泪，嘴唇嫣红，感觉刺痛的快感难以抑制的散播到身体各处，全身酸麻僵直，脑子都像要

被电流淹没似的，口中不断地发出婉转的娇吟：「……嗯……唔……师父……好……好难受……啊……快……不行

了……」

她全身哆嗦颤抖著，不住的收缩，花穴里涌出晶亮的汁液，就要触摸到那汹涌的高峰。却只听得他暗哑的声音

从身下传来：「小妖精，还早著呢。」

他从地上起身，抱起她的腰，直起身，从她身体里抽出来。

「啊……」

她还没有得到最终的慰籍，不断的扭动著，身体却被他紧紧按著不能前移，花穴抽搐著，身体每一寸都在不满

的叫嚣著，她快疯了，望进他的双眼，眼泪刷一下流下来，呜咽道：「师父……」

「小妖精，你想要什麽？」

他问他，双眼暗沈，声音被欲望的火苗烧得沙哑。

「我想要师父……」

她流著泪，颤声回答道。

「想要师父干什麽？」

他紧紧地盯著她哭泣泛红的脸。

她已经无法思考了，只能不住的摇头。那空虚至极的渴求逼得她全身颤抖，泪流不止，喘息不已。

「说！」

师父钳住她的下巴，在她耳边哑声道：「说想要我干你，干死你！」

她终於哭喊道：「我想要师父干我，干死我！师父，快……干死我吧！」

感到被师父转过去了背对著他，他抬起她的腰，狠狠地一下插到她体内最深处的内核。她发出一声长喘，接著

感觉人一下忽然往上，身体悬空，师父竟然把她举起来了。除了师傅的手扶住她的腰之外，唯一的支撑点就是师父

深入她体内的火热龙茎。

「啊……」

她害怕的轻喊，双手向後紧紧地攀住他的手臂，全身崩紧，内壁不断的收缩，紧得让他根本无法移动，只是瞬

间体味到无上的快感，好不容易才忍住喷薄而出的冲动，柔声说道：「别怕，马上就舒服了。」

这才让她稍微放松下来。他稍稍曲起膝盖，抱著她的腰，在她体内最深处律动起来。

「嗯……啊啊啊啊……师父……」

她闭目仰头，全身抖颤，呻吟不止，这种感觉太刺激了！在空中失重的感觉，最深处的顶点被不住撞击的感觉，

快感有如一波波的漩涡把她卷起抛下，飘飘然的被刮到空中，然後直直的落下，又瞬间被另一个接踵而至的漩涡卷

起抛下，她脑内一片空白，那狂乱的波涛包围著她，美妙难言，直把她越推越高，感觉犹如在云端飞越穿行一般。

如梦似幻，欲仙欲死。

她终於攀上了顶快乐的顶端，神志涣散，全身痉挛不已，哭喊道，「师父……师父……」

师父吻著她的後颈，牢牢地她紧抓著她，肆意狂乱的抽插著。终於低吼一声，龙茎抽搐，在她花心之处射出自

己浓厚灼热的白色液体……

月火焚心第三十二章

林霄一直认为自己或许是个无血无泪的人。

每一次有人称呼他为大侠，低头想想自己手上沾满了的血，甚至有许多是无辜者的血，他就觉得可笑。但在每

次挥剑下去的那刻，是心如止水的。人的生死，对於他来说，不过如蝼蚁一般而已。

他是师父从乱葬岗捡回来的孩子，只因他天生任督二脉相通，在那个乱世之中，像他一样的孩子不计其数，只

要能活下去，便是万幸，他很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因此无论师父命令他做什麽事情，他都会照办，包括杀人，极

天盟的敌人，或是挡道的人。

没有多少人知道极天盟的存在，只是玄门宗和净明宫，还有龙家堡、青莲寺，上虚宫，祁连派，寒山派、青龙

门等等如今的武林正派，全部都是依照极天盟的密约联合在一起的。当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中选择了萧龙吟作为

宿主尽心扶持，果不其然，萧龙吟终於一统天下登上九五至尊。而极天盟盟主，便成了他的师父腾无诲。而声援独

孤家的门派，全都成了邪教之徒。天下初定，各方面的势力还是隐隐约约有波澜浮动，腾无诲需要做的，就是一一

铲除他们。

他对於这些一直都知道，一直都这种成王败寇之事，是最自然不过的，不过只能感叹其时运不济而已，在他心

中并不会泛起任何涟漪。直到终於有一天，在悬崖前扯起丝带把一个金色的包裹卷起接住，抱在怀里，一时冲动做

出这样举动过後，他忽然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那个小小的婴儿，如今正在他怀里睡得很香，白白嫩嫩的肌肤柔软得不可思议，长长的睫毛随著浅浅的呼吸，

微微颤动，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可爱的熟睡脸蛋带著不染纤尘的纯洁，居然让他有些自惭形秽起来。

前几日简直就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灾难，这娃娃先是尿了他一身，他不得不无奈地开始自己洗衣服，还有

她的尿布。後来她饿得哭个不停，他抱著她手忙脚乱跑去挨家挨户找奶水，终於找到一户人家有养羊的，好心给了

些羊奶，这才止住了哭。在好心的女主人对於他一个少年男子带孩子的念叨中，他买下一只产奶的母羊，这样才得

到供应的奶水。

那麽的小，那麽的软，那麽的香，饿了就会不停的哭，开心了就对著他呵呵的笑。睡著的时候像个小小的玩具

一样，只要手稍微用力，骨头就会碎掉，比任何东西还要脆弱。可是就是这样的小娃娃，居然能牵动他的心情，只

要一看见她，便有种奇异的满足感充满他的心房，越来越强烈，但同时，还有一丝隐隐约约的愧疚。

这个娃娃太小了，全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与母亲都死在了皇帝与极天盟之下，她已经成了一个孤儿。而他自己

虽然并没有杀了她母亲，但也是逼迫她自杀的人。但是这个小小的孩子，如果他转身离开的话，她会根本活不下去。

可是如果就这样回玄门宗，她同样也会活不下去。所以他只有不回雾峰山，而带著这婴儿到处游荡。终於找到一处

桃花盛开的山谷，於是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这麽隐居起来，决定把这个孩子养到合适的时间再找户好人家。

过了一年多，到她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才发现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於是自己想了好多天，才决定用

林凡这个名字。跟随他的姓氏，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只希望她一生平平凡凡，安安稳稳，不要被人发现身世的秘密，

卷入世上暗潮汹涌的波涛里。

月火焚心第三十三章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六年。

林霄终於得到玄门宗传来的消息，便是师父病重，自觉大限将至，於是广发名帖，召他这个大弟子回去雾峰山。

可是他竟然犹豫了，只是为了凡儿。

凡儿这个小娃娃，长得越来越漂亮精致了，即使平时穿著男孩的衣服都完全能够看得出来是个极漂亮的女孩子。

如果他要带她回玄门宗，只要师父知道他是女孩，只要推算年龄，就应该知道她的身世，即使师父会放过她，但难

道还要她这麽小就承受这些家仇国恨吗？

不行，必须在此之前，把她妥善安置好。他心里不住地想这个问题，想得心都纠起来了。好不容易才想到十里

外村庄里的黄猎户是个老实人，夫妇俩多年都没有孩子，自从他俩路过此地，无意中看到凡儿，一眼就很喜欢，经

常路过都要带些吃的给她。果然他出谷去一说，夫妇俩人便欣喜若狂，他无视心中的异样感觉，只是自我安慰的想

著，凡儿在他们那里，应该会很幸福才是。

於是他唤她过来身边，桃花树下，落英缤纷，她小小的身子前倾，向他躬身行了一礼，细细的声音喊他师父。

望著她比桃花还要娇嫩几分的小脸，他脸上保持著平静，心里却是有点忐忑不安。该怎麽说呢？

这六年里对凡儿的教育，是极为成功的。他本来恨不得把他生平所学都教给凡儿，而且她又是极其适合练武的

体质，但是只要想到她的身世，林霄便犹豫了。还好当年在玄门宗修炼的时候，他的师父很注重弟子对礼义的教育，

他才决定开始教授她诗书礼义为主，结果竟是出乎意料的好。还有在四岁的时候，凡儿出去玩的时候差点掉下山，

这才开始教授她轻功。只是玄门宗的轻功对内力要求很高，於是他不得不教她从琴宗那里现学而来的踏莲，不知是

不是遗传，凡儿对这门轻功的领悟力甚至超越了他。

他一直在想著有一天会找到一户好人家收养她，所以刻意地从不去溺爱她，保持距离。自她开始走路起就从来

不抱她，从来没有亲昵的举动，连夸奖和教训都是刻意平淡的语气，连摸头都不曾，因为不想让她对他太过依赖，

终有一天分别的时候会很难过。只是这样一来，她便习惯了这种距离感，她本来性子就很静，从来很少会撒娇胡闹，

与一般小孩大不一样。礼义的学习让她对师父越发谦恭有礼，进退有度，性子也越发变得文静。有时候他看著凡儿

的样子，甚至非常希望她回到像繈褓的时候向他笑呵呵的撒娇的状态。

他心中胡思乱想，口中却问凡儿想要什麽愿望。她不解的看著他，他只好说是她完成了上一年学业的奖励这种

蹩脚的理由。但他就要离开了，至少在走之前，能够实现她心中愿望，也算对两人六年的师徒之情有个很好的结束。

谁知她脸蛋有些涨红，漂亮的眼睛闪著光，平静中很有些怯怯的表情，轻声说道：「徒儿……希望跟师父永远也不

要分开。」

就这麽一句话，让林宵立刻皱起剑眉，面沈如水，心中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纠结自责地差点落荒而逃，那被

刻意忽视的异样的感觉迅速的蔓延充满了心房，逼得他透不过气来。

一狠心下来，还是决定立刻就将她送到黄猎户那里，接著毫不留情的转身离去。

他马上就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就离开桃花谷前去雾峰山，从此两师徒……再也不要见面的好。他重入江湖，

意味著在他身边，注定就是离当年的事情最近的地方，也是对她最危险的地方……

只是为什麽胸口会像被揪住一般疼痛不已？明明早知道是必然，为什麽还如此的难受？回想起转身离开的那一

瞬间看到她湿润的双眼，竟在他脑海中盘旋不去。夜越来越深了，六年来师徒之间相处的种种片段，如潮水一般向

他涌过来，让他无法入眠。

他一手带大的凡儿，他最疼爱的凡儿，从此以後，再不相见。只要想到这里，就难过得几乎无法呼吸。

忽然他心中一跳，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起身打开木门，深夜的桃花林被银色的月光映照，夜色中一片幽幽

的绯红，落花洋洋洒洒，如梦似幻，他最疼爱的小娃娃，身上只穿著单薄的衣裳，赤著两脚，看起来跟桃花精一样，

在深夜的桃林中穿行，直直的飞奔到他面前。

他心中剧烈的一震，就要张开双臂迎接她。可她已经先一步止住脚步，跪下在他面前，小小的脸蛋满是眼泪，

大声说道：「师父，请不要抛弃徒儿，徒儿一定会很听话的。」

他伸出的双手改为扶起她，上上下下的看著，胸中狂喜得快要爆裂开，但看著她白皙幼小的双脚满是泥泞与细

小的伤痕，知道她定然是自己趁著夜里跑了十里路跑回来的，心中又开始心疼，到嘴上却说道：「你这不知轻重的

徒弟……」

她又跪下说道：「徒儿任性，可是……徒儿不想和师父分开。」

林宵闭目沈吟半晌，心思浮动，才缓缓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跟为师一同回雾峰山吧。只是……你不能现在

这个样子走。」

过了几天，他递给她一副小小的做工精致的人皮面具，是他这几天精心制造的，只是那面具上满是触目惊心的

烧伤痕迹，他亲自教她戴上，轻声说道：「从此以後，除了为师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的脸，你的身体。记住

了吗？」

「是，徒儿记住了。」

月火焚心第三十四章

「师兄，师父已经不行了。」

这是林霄回到玄门宗之後，师弟风大同声泪俱下的告诉他的。把林凡留在大堂，嘱咐不要乱跑。他自己直奔云

水阁，终於来得及见到师父腾无诲最後一面，「霄儿，」老人沙哑的声音在病榻上传来，他费力的转动眼珠，看清

楚眼前的人：「回来就好。」

林霄跪在床前，低首说道：「弟子不孝。」

无论如何师父对他恩重如山，他却毫无声息的消失了好几年。滕无诲叹了一口气，也不问他这几年去了哪里，

只是断断续续地交代著身後事。把玄门宗的宗主之位交在他手中，对他又再嘱咐了一些极天盟的隐秘事情。

又让他把林凡带来见他，这让林霄心中很是紧张了一番，好在滕无诲只是淡淡随口问了几句就作罢。在召林凡

拜见之後，说此子虽然年少毁容，但天资聪慧，性情平和，还给她留下一本玄门宗的绝顶内功「明月功」此内功几

百年来无人得允修习，竟是就这麽给了林凡。林霄心中少许讶异，心想为何不是玄天功。

之後又过了几天，那位叱吒一时的武林宗师就这麽静静的撒手人寰了。然後是风光的大葬，只是林霄忽然感到

有些越发茫然寂寥起来，只有看到自己的徒弟的时候才会感到安慰……

他继任宗主，又多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江南楚家的独子，一个是被邪教灭门的江南大侠曾立留下的孤儿。为

了不让凡儿显得突出，他让三人同时入宗，这样一来，林凡就从他唯一的徒弟，变成他的三徒弟。至於让林凡学习

内功，他觉得还是有些不妥。便把「明月功」收在藏书楼内，继续教她经义与轻功。

继任之後林霄马上陷於各样俗事之中，主持宗门各种事务和教导弟子。林凡虽然吃住都跟他一起在云水阁，但

是他对她的态度与从前一样，依旧保持著微妙的距离感，每日还得让她按照宗门规矩去演武阁与师兄弟一起习武，

他只是想著让她多与师兄弟相处也是好事。直到那件事情发生被他撞见……

一想到事情有可能造成的後果，他几乎是狂怒了。凡儿这孩子也是倔得很，即使受了欺负也不说，怕造成他的

麻烦，如果不是刚巧撞见，他竟也忽略了。一想到这点他又是心疼又是生气，狠狠的教训了曾宣与其他的孩子之後，

竟然下令不必再让凡儿去演武阁习武。只是这样一来，林凡只有整天在云水阁中，与他朝夕相对。教授各样经义书

画的同时，也渐渐教她帮忙他处理各类事务。她的性情越来越沈静，甚至有些孤僻，也越来越像他了。

这样过了好几年之後……有些事情便渐渐地偏离了原先的轨道。

有一日他去大堂处理一些事情，回到阁内，一进藏书楼，便看到十一岁的林凡没有戴面具也没有束发，整个身

子沐浴著阳光，正坐在窗台边上专心地翻著书。他眼神似乎微微闪烁了一下，接著脸一沈。林凡看他过来，吓了一

跳，连忙跳下来行礼。只听他冷冷斥责道：「凡儿，去把玄心经罚抄三遍。」

她低头不语，表情却微微有些委屈。他说道：「你可知道你哪里错了？」

林凡立刻抬头说道：「即使在云水阁也必须戴著面具……弟子知错了。」

「知错就好，虽然此地除你我外无外人进入，但毕竟仍是在宗内。」

他转过身去，背对著她：「现在就戴上，然後去书房抄书。」

「是，弟子遵命。」

林凡轻声说道。她套上面具，跪安之後便出了藏书阁。

待她出去，藏书楼只剩下他一个人，轻轻按住前襟，长叹出一口气来。

月火焚心第三十五章

林宵第一次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中。凡儿有什麽错？错的是他，一直都是他自己。一开始就错了，不该把凡儿

带过来玄门宗的。

这几年她越来越漂亮，身体的曲线越来越柔美，美得让他畏惧。

刚刚凡儿坐在窗边看书的样子，他只看了一眼，就避开目光，那影像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她依旧还是穿着宽

大的黑袍，长发如瀑，她完美无瑕的侧面沐浴在太阳下，映射出的光芒炫花了他的眼。或许是因为阳光的温度，脸

蛋微微泛红，透着一种异样的娇媚，莹润光泽的唇瓣翘起一个诱惑的弧度，专注的表情可爱极了，便像个包裹在黑

布里的玲珑剔透的玉人儿。只是为什麽他一见到，心跳就忽然快了半拍？只要他一见到凡儿的样子，便会如此，他

对自己心底的这种感觉无比恐惧，刻意减少两人相处的时间，命令她即使在云水阁也整天戴着面具。但即使如此，

心中仍是无法平静下来。

这到底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对了，是一年前的夏天，那孩子有一天晚上忽然哭着冲过来，紧紧抱住他，不住

地叫着师父，说着她快要死了的话，他一听脑子忽然像炸开似的，惊慌的问她到底怎麽了，搞半天才知道原来是葵

水来了，她被源源不断流出来的血吓得以为自己快死了，才会手足无措的来找他。回想起那天晚上简直是灾难……

他尴尬慌乱就不用说了，好不容易表面镇定下来找到处理的办法，心潮从此起伏不定。凡儿这个孩子从此以後就是

个少女了，只是这麽多年他从来没有抱过她，这个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的拥抱，竟然让他瞬间意识到这个孩子已经这

麽大了，透过单薄的衣服，传来温暖的体温，她娇小身体又香又软的触感竟然让他胸口怦然不已。当时还以为这种

奇怪的感觉是错觉，但是为什麽那种凶猛的感觉愈演愈烈，强烈到如今一见她，就必须极力强忍着，强忍着想要去

重新拥抱她香软娇躯的欲望？

想起凡儿委屈的表情，让他难过得揪心，低头埋首在手指间。这个单纯的孩子什麽都不知道，不知道她最敬爱

的师父，竟然会对她有这等浓烈污秽的欲望。这难道是冤孽？这种感情在世人眼中，就是乱伦。谁会对一个自己养

大的孩子产生欲望？是上天为了报复他逼死她母亲的诅咒？而他竟然为了掩饰自己这种想法，而去处罚她，伤害她。

如果她知道，会怎麽想他？会不会恨他？会不会看不起他？一想到这点就心痛得难以自制。林霄，你真是这世上最

坏的师父。

他为了让自己免於陷於更深的自我挣扎中，终於作了个决定……「为师要闭关半年。」

他召来所有的弟子，包括新入门的谢青竹。只除了已经在几个月前下山回家的大弟子楚毓之外，所有的弟子都

聚在大堂。

当上宗主之後，第一次闭关这麽久。弟子们都议论纷纷，他看见她站在人群之中显得特别孤零零的，戴着面具

看不见表情，他胸中隐隐发痛，却扭头继续交代闭关之时的事务。他就什麽都没跟她说明，就上温泉洞闭关了。

在独自温泉洞闭关的那段日子，丝毫不顾内功修炼中极忌急进的忌讳，越是高手越是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他

疯狂的修炼玄天功，每日每夜的运转真气，仿佛这样才会让他思绪平息下来，不去想念她，不去想他这世上他唯一

的魔障。

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的确收到了不小的成效，不但没有走火入魔，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平静了很多。似

乎没有那麽多心潮起伏，也没有揪心的感觉了。知道了这点之後。他决定提前出关。出去温泉洞，发现月光很圆很

美，原来却是在夜里，他运起轻功就往云水阁飞去。

忽然他在夜风中发现几股陌生的真气，跟上去，却是发现对方有好几个人，都不是宗内的弟子，轻功与武功都

不弱，想必是外人，只是这个时候闯进来绝非善类，也不知道是什麽宵小趁着他入关之时，打算做些什麽勾当。他

微微皱眉，什麽话也不说，直接抬手就把他们解决了。只是在翻那几人身上的时候，居然发现了藏书楼的经卷！

他瞳孔突然张大，心脏猛地紧缩！全身真气翻滚，血液逆流！他们竟然去了云水阁！那凡儿……他在夜空中急

速穿行，心跳如雷，沈默的呐喊着，凡儿！你千万不要有事！都是……都是师父的错！

她轻功不弱，却丝毫没有内力。如果碰到寻常宵小尚能躲避，但若是内力与轻功都不弱的人……他无法想象…

…全都是他的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再也无法原谅自己，就是因为不想让她卷入江湖纷争所以才不让她学内功，

却完全忽略了他身边，其实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当他飞入云水阁，看到藏书楼外，月光下静静躺着的小小身影时，呼吸都几乎停滞了。

林宵毫不迟疑的上前扶起她，探她的脉搏。那肌肤冰凉的触感让他胆颤心惊。发现她被人打了一掌，受了很重

的内伤，若他不是今晚出关的话，後果……他不敢想像。掀开她的面具，娇美的脸蛋苍白如纸，双目紧闭，一缕血

花从嘴角流下，他心中愤恨不已，恨不得把那帮宵小碎尸万段，只是他刚刚已经很快的就解决了他们。他怎麽责备

自己都无济於事，如今他只能坐到她背後，专注地帮她运气疗伤。

一股温暖的真气顺着他的手，传入她的体内。她缓缓醒转，双眸半睁开来，声音因为内伤变得颤抖沙哑：「师

父……」

他听见她的声音立刻又是欣喜、又是心疼的要命，只能继续为她运气，於是柔声说道：「别说话，你受伤了。」

「……师父你终於……来救我了……徒儿……好高兴……」

晶莹的眼泪一下子就留下来了，说出的内容更是让他更加揪心，感觉更加无地自容。只有闭口不再说话，闭上

眼睛，继续运功。心里不断的想着，凡儿这样的信任他，全心全意的依靠他，这样的纯洁无暇的感情，无论如何都

不能玷污。否则他就无法再去面对她了。於是心中暗暗决定必须把对凡儿的任何龌龊的心思全部都收起来，无论如

何也决不让她发现，从此以後就教她内功，教她自保，只要默默地守护她，远远的看着她就够了。

凡儿的内伤，足足让他用真气治疗了三个月才好。之後，他就开始教她内功，因玄天功属阳，於是只能教导她

明月功的功法。但是除了教导内功之外，他却甚少出现在她面前，但即使如此，两师徒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月火焚心第三十六章

林霄并没有修练过明月功，但人体经脉相通，他便指导林凡那书中真气修炼的法门。凡儿的确天资聪慧，日子

一天天过去，她在内功上进展越来越明显。从十二岁开始修炼，到现在才两年多的时间，她真气累积的速度已经快

要比得上了其他学了很久的宗门弟子了。

目光凝视着背对着他打坐的凡儿，伸出手在她背上轻点，耐心地教她一一地记住人体经脉的各个穴位，明月功

记载的真气运行轨道。

这两年她的身材又拔高了许多，如柳条一般柔美修长，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少女，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让她穿

上胸甲，套上多层的衣服，遮盖属於女性的线条也隔绝他的视线。但即使如此，束起的头发下，露出一截纤细娇弱

的脖颈，润泽光滑的雪白一直延伸到黑衣的领口底下。肌肤上散发的隐隐约约的香味让他忍不住心猿意马，颤动起

来。从刚刚一直都痛苦的紧绷着，极力控制着自己心思，不去想象他的手指所碰触的衣袍下面，该是怎麽样的曲线

……他眼神恍惚了一下，又瞬间清醒过来。该死！又来了！几乎是慌乱地抽回手，极力保持镇静的脸色看起来有几

分晦暗，沈声道：「今天就自己练罢。最近明月功就快突破第一层了，应该好好用心才是。」

林凡似乎是愣了一下，低头应道：「是。」

他小心翼翼的转动僵直的身体，极力不叫她看出一点端倪，他浓烈欲望的端倪。然後，匆忙地拂袖而去。

他恨透了自己，为什麽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没有看到她的脸，也没有看到身体，光是露在外面的一小截肌肤

和体香就已经让他快疯了。就在刚刚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全是她纤细的背影，只觉得血液沸腾，全身发烫，差一点

点就忍不住伸手出去拥她入怀，亲吻她，好好疼爱她，肆意品尝她每一寸肌肤，只差一点点……就变成禽兽。

这两年里，每一次欲望无法疏解，总会禁止自己的绮思，但越是禁止，渴望就蔓延得越来越快，最近几个月，

他终於控制不住在夜深时偷偷地潜到她房间，压制着渴望，去看她熟睡的容颜，他多麽希望自己能无所顾忌，可是

他害怕，怕得连触碰她都不敢，他不知道，自己愈演愈烈的欲望一旦开闸，会是什麽样子。

夜晚，他再度陷於欲望的深渊，难以自救，只能够自己疏解慰籍，即使自己极力禁止，她的身影还是浮现在他

的脑海里，以平时无法见到的姿态……他沈浸在这痛苦与甜蜜的快乐中，身不由己地呼唤出她的名字：「……凡儿

……」

就在全身心沈浸在欲望中的时候，忽然她的声音从纱帐外传来：「师父？」

他全身一颤，白浊的液体喷射出来，竟然直接就射到纱帐上。她怎麽会进入他房里？他脑内一片空白，慌乱到

难以自制，还好纱帐将两人隔开来。隐隐约约的是看不清的，要不然的话……他心中焦躁，下意识的低吼：「谁让

你进来的？」

她的声音微微一滞，说道：「弟子有事要找师父……」

话还没说完，他便沈声道：「出去！已经这麽晚了，明日再说。」

「可是……弟子的明月功有些……」

「不要让为师说第三次，出去。」

「是，师父。」

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他才长叹一声躺下，全身都酸软了。只是他那时候心中慌乱，全然没有注意到，林凡跟

他说话的声音虚软无力，微微颤抖。

月火焚心第三十七章

今日，凡儿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大厅等他，都已经快要到巳时了，依然不见人。林霄有些着急了，不顾他每日例

行主持的晨习，跑到林凡的房间去找她，却发现榻上冰凉，她昨晚似乎没有回来睡过。如今已是入冬季节，昨晚刚

好下了一场大雪，在院子里铺了厚厚一层。这麽冷的时候，她竟然彻夜未归？

他心里莫名的紧张起来，想起昨晚，昨晚她来找他，却被他吼出去了，难道……被她发现了？他心中感觉被针

扎一样的疼，一想到他心中的邪念有可能被她知晓，让她转身逃跑，他就慌乱得不知道该怎麽办才好。

不，不对，昨晚她说了什麽？她来找他是有事情的，明月功……难道有什麽问题？一想到这里，数不清的可能

性在他脑海中闪过……藏书楼！他灵光一闪，提气就飞到藏书楼，书房内，看见乱堆了一地的书，却果然发现了她

在地上打坐，看起来非常平静，好像已经入定一样。

但他一见到她的样子，非但没有镇定下来，反而更紧张地上前扶住她的肩，她的身体一被他碰到，立即毫无知

觉般的瘫软下来，倒在他怀里，他这才发现她全身发烫得厉害，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把面具摘下，绝美的脸上竟

泛着淡淡的青色。「凡儿！」

他心急如焚，伸出手去探她的脉搏，发现她全身的真气竟然逆转而行，直冲心脉而去……原来到刚刚为止她一

直在独自坚持运气抵抗着真气的冲击，知道他碰到她肩膀的瞬间，稍稍一放松，才立刻被冲击得晕了过去。

他立刻抬手点住她的各处要穴，护住她的心脉。接着助她运气，阻止体内那逆转真气的前进。真气进入她体内，

竟然忽然变得疲软起来，只能延缓那逆行的速度，却不能阻止逆行。这很明显的不是走火入魔！但为什麽……难道

是明月功？他自责到心如刀割，为何昨晚没有发现她的异状？不常进他房间的她，半夜来找他就已经是很异常了，

为何他还会卑鄙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她吼出去？他完全无法冷静思考，只能疯狂地输真气入她体内，只盼能停止她

真气的逆行……她本身的真气像潮水一般逆行，他不断输入的真气，顺经脉而走，互相冲击不已，短短的一刻锺，

竟然让他汗如雨下，呼吸也开始紊乱了。好不容易，到了午时才把那汹涌的攻势暂时停止下来。

「师……父……」

或许是因为真气暂时被逼退，她幽幽醒转过来，眼眸有种不自然的涣散，声音不住的颤抖着：「师父……徒儿

是不是……快死了？」

他全身一颤，心脏轰隆一声几乎快要炸裂开来，现在他的真气只是暂时压住，说不定今晚就会冲破开来。如果

真气持续这样冲击心脉的话，她就会……就会……「不会的。」

他的声音沙哑得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有师父在，师父是不会让你死的。」

晶莹的泪不住地滑落她的脸颊，微微颤动的樱唇，哑声说到：「是。」

昨夜她的明月功刚刚要到第二层的时候，竟然发生了真气逆转，不是走入岔道也不是走火入魔，她尽力压制着

体内翻腾的真气去找师父却被师父赶出去，没顾得上伤心，却只能自己努力压制着，想到或许是明月功本身的原因，

便拖着身子去藏书楼典籍里去找有关的记载……只是还没找到，逆转的真气却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她不得不一直勉

力支撑着直到现在。

知道这些之後，越发心如刀割般难受，侧抱起她虚弱至极的身体向内走去，只是这样的姿态，他平时绝对不敢

做，只是今日这样的状况，只是什麽都顾不上了。一手抱住凡儿，一手把明月功翻开细细查找，却毫无所获，心中

疑问多得让他脑子隐隐作痛起来，书册上明明记载着玄门宗的运气法门，为何他在玄门宗这麽多年，在师父临终那

刻之前，从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门内功？明月功是师父腾无诲给凡儿的，为何几百年来无人修习的一门内功就偏偏

给了她？

难道……一种可能性，让他不愿再深思下去。只能继续不停地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查找着，心急火燎地迅速翻

看，不经意之间竟把很多珍贵的经卷扯坏了。可是短短的时间里仍然是不可能翻遍藏书阁所有的书籍……好多个时

辰过去了，依然一无所获。

不该这样的，既然明月功是玄门宗的内功，不应该毫无记载才是。

时间离日落已经很近了，他急得气血直冲脑门，一掌就打在了书架上，「哢啦」一声，巨大的书架应声而碎，

书页纷飞，无数书卷散落一地。林凡看到如此，紧张得颤抖起来：「师父……经卷……」

他忍不住用嘴唇轻触她的额头，柔声说道：「没关系的，都是身外之物。」

片刻之後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麽事情，本来就紧张至极的心更加剧烈的颤动，全身都僵直起来，丝毫不敢

去看她的脸。

不过他刻意游移的眼神似乎捕捉到了什麽东西，让他立刻醒觉起来。是本来是直靠在墙的书架後，墙壁的一个

凸起。似乎让他隐约的找到了一线希望，他伸手过去试探的拧动，墙壁居然从中分开，出现了一道足以容人进入的

缝隙。他两眼顿时发光起来，果然！

轻放下她，她却拉着他的袖口，轻道：「师父……小心。」

他压制起想要抱抱她的欲望，对她笑了笑，转身就进入那缝隙中。

黑暗的通道是通往地下的，通向的竟是一个巨大的地宫，他在玄门宗这麽多年，又当上宗主很多年，竟然完全

不知道这个地方竟然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他内力精深，即使如今不那麽充沛能让他在黑暗中视物如同白昼，看

到内中布局景像是墓穴一般，又通过了一道暗门，发现一座黑色的棺木，四围夜明珠发出幽幽流转的光辉。

他心思浮动，走过去掀开那棺木，发现两具干枯的骨架纠缠在一起，但在棺木里面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还

有一本秘籍《虚空合一心法》二话不说便翻开借着夜明珠的光芒细细察看。

虽然这本书是武功秘籍，可序章竟是写着些别的东西，他越是看下去，双眉竟紧紧地皱了起来。他抚着心口，

忍受着心中巨浪的冲击，原来如此！难怪明月功不记载在宗内典籍之中，难怪几百年来没有人修炼，难怪凡儿的真

气会逆行，难怪玄门宗从来不受女徒弟。师父他……竟然把这种武功给当时只有六岁的凡儿，难道是想要杀了她吗？

玄天功之於明月功，竟然是这样的因果……他震惊到极点，口干舌燥，胸中怦怦的跳动强烈到感觉像要爆裂开

来。明月功乃至阴，每上一层必持续真气逆流，切需与玄天功者交合，於会阴打通气脉，若非如此则大险。气法运

行……不行，不能再想象下去！他握紧双拳，明玉功本身就是第一代宗主萧离引诱自己的唯一的女弟子所创的，他

会死也是自己造的孽，看了一眼那棺木中交缠的枯干躯体，心里不住的呐喊着：「难道你也要与他一般卑鄙吗？难

道你也要与他一般自作孽吗？」

只要一想到凡儿会恨他，心中就刺痛得难以忍受。但若不这样，凡儿会……她会……他感觉冰一样的寒冷瞬间

把他包围，无法呼吸。一边颤栗一边还在作最後无望的挣扎……若不是他，还有她其他的师兄弟……难道要他亲手

把她送给别人？不行！不行！不行！

「！」

胸口似乎传来一种奇异的声音，耳朵都轰鸣不已，他知道了，一直以来都绷得紧紧的那根弦，断了。

手里紧紧地握着那本书，在通道中，脚步如飞。

他从暗门中出来的时候，凡儿被声音惊动微微睁开了眼睛，正要对他说什麽的那刻，嘴唇却忽然的被师父灼热

的唇覆盖了。

他紧紧地把她圈在怀里，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藉口，都是卑鄙龌龊的藉口。

可是这一次，他真的不能忍了。

月火焚心第三十八章

闭着双眼，他在她娇嫩绵软的唇上贪婪的吸吮着，那香醇甜蜜的味道就像他之前作的无数个幻梦一样让他沈醉

下去，心中酥麻颤动，充满了幸福与绝望。真怕这又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幻梦，真怕她在下一刻就忽然从他怀里溜走。

所以他只能紧紧地拥抱着她，圈在她背後的一手制住她的後脑勺，让她无可回避，不能躲藏。

他撬开她的贝齿，舌头探入她温热香馥的小嘴，她轻轻的喘息了一声，似乎想要躲避，後脑勺还是让他紧紧地

按住了。他心中也有些慌乱，略带笨拙地吸吮着她口中香甜的津液，终於寻到她细嫩的丁香小舌，舌头不顾一切地

与她的舌头交缠着，舔舐着，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柔软滑腻的角落，像是要逼她与他一起，在痛苦与甜蜜的颤动中

沈沦下去，他压抑多年的热情与爱恋，如巨浪狂潮一般尽数释放出来，一直吻到头脑发涨，天昏地暗还不愿意离开。

怀中的娇躯是僵直的，轻轻的颤抖着，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衣服，他依然能感受到她剧烈的心跳，温暖的娇躯

散发着让他疯狂的体香，一再再的逼他失去理智，好想撕碎那碍事的衣服，抚摸她身体的每一寸，把自己滚烫的欲

望狠狠地插进她的小穴里，还想要更多……更多……最终他还是在彻底失去控制之前结束了那个吻，睁开眼睛，竟

然看到凡儿瘫倒在他怀中，双眸泛着雾气，双颊晕红气喘吁吁的样子，对他来说真是世上最诱惑最冶艳的景象。

心跳加速，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决计是全然忍不住了，便把她推倒在地上，压制住她的双手。修长的身体几

乎都覆盖了上去，阴影将她整个娇躯全部笼罩。

「师父……」

林凡的声音是颤抖的，漾满了水的双眸里有些许惊慌失措的神色，让他瞬间有些清醒过来，果然还是这样吗？

他感觉自己喉咙发苦，胸口疼痛得几乎窒息了。她决计想不到自己尊敬的师父竟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她会一

辈子憎恶他，会一辈子恨他吧？一颗心直直的沈下去，直到深不见底的深渊之下，摔碎成无数的碎片，再也无法找

回来……绝望得连眼眸都越发暗沈昏黑。但是即使就算是这样，他也是绝对不会放手的，就算知道她可能会恨他一

辈子，也绝不会放手。他知道自己已经沈沦了，绝望地、疯狂地沈沦在对自己唯一的女徒弟，这原本就不该有的无

边爱欲中，就像萧离对郁月一样。

他看到的《虚空合一心法》的序章，就是初代宗主萧离的忏悔，记载着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也是绝望到极点的

爱情。明月功是萧离造的孽，是为了得到他心爱的徒弟郁月所创的陷阱，可是他得到了身体，却无法留住她的心，

几年之後郁月与别的男人一见锺情，不顾一切地私奔而去，萧离心中绝望，狂怒之下竟出手把那人杀了，将她带回

雾峰山，软禁在地宫内囚作禁脔。郁月身心重创心灰欲死，没过几年就撒手人寰。不论萧离如何悲痛悔恨，都无法

将她救活，留下禁止玄门宗再收女徒的禁令，将明月功与虚空合一心法都封起来，就抱着郁月的尸体，在两人缠绵

过无数次的地宫中自杀殉情。如此绝望如此悲凉到极点的感情，与他几百年後的林霄何其的相似！得知这一切的瞬

间，心中居然交织着了不可置信的狂喜与极端痛苦的罪恶感，竟有些庆幸这门内功竟然让他长久以来隐秘的愿望得

以实现。即使之前毫无预谋，但他的罪孽比起萧离，却一点也不会少。

他极力控制着想要马上狠狠地占有她的冲动，搂紧她的肩膀，轻轻的吻着她的额头，声音尽量的柔和地说到要

这麽做的原因。没有说明月功的真正来历，只说是为了导回她的气脉，是为了救她。虽然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但

是声音颤抖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他说完之後便屏息着，一颗心吊得高高的，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听完他的话之後的表情，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双颊还留着微微的红晕，似懂非懂的眨了眨黑白分明的大眼

睛，花瓣一样娇嫩的唇抿起来，有些迟疑，但最後还是点了点头。

那无声的回答让他瞬间得到了解脱一般，又被那纯真诱惑的表情勾引得轻叹一声，再次狠狠地吻住她。心中充

满了喜悦与痛苦。唇舌再次紧紧地交缠着，流连不已。只是这一次，她似乎突然间朦朦胧胧地开始知道了些什麽，

感受着师父炽热的舌头，渐渐的闭上了美眸，俏脸漾满了红潮，全身开始发烫，不由自主地轻轻颤动起来，像是抗

拒又像是迎合。那从未见过的娇媚诱人的表情让他欲火焚身，再也无法克制。

离开她的唇，抱起她就走出藏书阁，往他房里走去。把她轻轻地放在自己的榻上，昨晚他还在这里思念着她独

自寻求慰籍，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能抱她来这里……他的手指轻轻抚摸她的额，她的眼角眉梢，她的耳垂，她的唇，

她的下巴，她的脖子……滑到衣襟上，手指迟疑了一下，接着还是探进去，她轻喘一声，小脸羞得通红，双手按着

他的胸膛，却没有使劲。小手柔若无骨的触感让他心神荡漾，心中顿时生出许多绮丽念想来。

他终於忍不住俯下头，在她耳边轻声地将心底最隐秘的问题问了出来：「凡儿喜欢师父吗？」

她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道：「嗯，凡儿喜欢师父。」

即使明明知道她的喜欢未必是他想象的，但他还是欢喜至极，只觉得快要掉下泪来，前一刻还绝望不已的心，

现在却被甜蜜到极点的幸福感充满了，轻飘飘的仿佛快要胀破了一般的难受。

「那凡儿一辈子留在师父身边好不好？」

他的声音极力温柔，可是连尾音都带着颤抖。

「嗯。」

她再次点了点头，脸上带着羞涩的绯红。

月火焚心第三十九章墨黑色的长发铺散在榻上，如同优美的镜面一样，倒映着他的爱欲。她的腰带已经被拉开

了，黑色的袍子和层层叠叠的里衣，从前襟敞开来，露出纤细的脖子、精致的锁骨与圆润的肩膀，像一朵花一样绽

放在空气里，吹弹可破的皮肤透着诱惑他的香味，让林霄忍不住把头埋下，细细一路舔舐，贪婪的呼吸着她的味道。

林凡最开始是僵硬，後来是轻抖，最後还是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喘息道，「……好痒啊……师父……别咬我了

……这样好奇怪……」

「凡儿……你以後总要习惯的。」

他轻声呢喃，沿着锁骨继续往下，再下去手指便碰到了胸前束着的胸甲。他忽然间有些懊恼，为什麽会让她戴

上一个这麽碍事的东西？他手伸过去扯开她的胸甲。丢到一边去。

胸前忽然没了束缚，冷飕飕空荡荡的感觉立刻让她像是吓一跳般的全身一颤，惊慌失措地拉起衣服将自己全部

遮掩起来，两手紧紧向上按着前襟，翻身向侧背对着他，闭起双眸，不看他的眼睛。他心往下一沈，但下一刻却看

到她脸上红晕沿着通红的耳根慢慢爬到脖子下面去了，汹涌的欲望与爱意又在心中荡漾起来，他俯下身子，把她的

身体整个从背後抱住，张嘴轻轻咬住她羞得通红的耳朵，舌尖伸进那红得几乎有些透明的小巧轮廓内侧不断的舔舐，

一手在她背上来来回回的撩拨，激起她一阵阵轻微的颤栗。

「师父……交合一定要脱掉衣服吗？」

她的声音是疑惑的，带了一种异样娇媚的尾音，像是在向他撒娇一般。他懵懂害羞的小仙子还不明白男女之事，

让他觉得自己是引诱玷污她的大坏人，但居然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满怀罪恶感地兴奋起来。他压抑着自己兴奋得发

抖的声音，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嗯，一定要脱光。」

下一刻手滑到领口便微微使力，稍带急切地，将她的外袍与里衣扯下来！「啊……」

她不由自主地连忙拉住，那衣服被拉扯得不成样子，感觉像两个人在拉着它拔河一样。

「凡儿，放手。」

他哑声命令道，她半掩半露的娇羞让感觉他自己快要被欲火折磨疯了。她只是稍稍迟疑了一下，他便觉得自己

无法再忍受下去，便暗自运起内力，「啪」一声，他们紧紧拉扯着的衣服完全被震碎了，散落在榻上。「啊……」

林凡轻呼一声，现在全身上下只剩下一条亵裤，脸红得跟熟透的苹果似的，紧紧把前胸抱住，像虾米一样蜷缩

起来，但殊不知这样的姿态更能撩动他深不见底的欲望……他倾身上前，把她翻过来，将她两手掰开，分别用一只

手制住，强迫她不得不面对他。她的身体没了遮掩，完全暴露在他眼底。她双眸紧闭着，不住的轻轻颤抖，晶莹如

玉的身体染上了一层娇艳的粉红，有如最美丽的海棠含羞初绽的醉人风情，这情形比他想象无数次的还要更美。少

女的玉乳如凝脂一般嫩滑，还没有发育完全，有些娇小但是极其诱人，胸前的两颗可爱的粉色乳尖，像是雪峰红梅

一样，引诱人把它们一口吞下，他两眼有些发红，两腿之间胀得发痛。埋首在她胸乳之间，感觉着她有血有肉的温

热，听着她怦怦加速的心跳，轻舔着那动人到极处的软绵娇嫩，呼吸着对他而言无法抵抗的致命体香，那从来没有

过的幸福感觉让他心潮涌动，心中不断的唤着她的名字，兴奋得全身都颤抖起来。

他在她的胸部一路啃舔，来到那在想象中舔过无数次的可爱乳尖上，却怕弄痛了她，只是探索一般的轻舔慢咬。

乳尖传来的湿润、麻痒又奇异无比的感受让她全身僵直，背忍不住向前弓起来，身体微微扭动。他一只手放开他，

在另一个乳尖去。

月火焚心第四十章

他的两指在乳尖上轻轻的撩拨揉搓，舌头对另外一个乳尖的舔弄也越来越熟练起来。「唔……唔……好痒……」

她的小脸泛着红晕，发出细细的闷哼，纤细的背有些向上弓起，头不由自主的抬起来，不一会儿又重新瘫倒在

了榻上。随着他不断的撩拨，她的身体忽然变得有些奇怪起来，只觉得一股让她酥麻发热的电流从乳尖一直流向全

身各处，小手用力的撑着他在埋在她胸前的头，手指都伸进他发间，双腿不住的扭动，睁开眼睛，喘息都变得厚重

起来：「痒……不要了……师父……」

他的发髻被她撑的散开来，长发滑落，像瀑布一般的落在她胸前肌肤上，那独特的像丝绸摸擦触觉让她忍不住

地轻哼一声，连忙把手缩回来。他抬头看她，她的表情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人儿一样手足无措，玉臂抬起，一只

手背轻轻地掩着脸，像是想要把羞红了的小脸遮住，却露出一双漾着迷惘泪光的眸子，竟然带着几分或许连她自己

都不明白的情潮。

林宵倒抽一口气，那样恍然不自觉的媚惑风情，足以让世上任何一个男人沦陷。他感觉自己心跳加速，不安感

又从心底最深处冒了出来，忽然间竟想到萧离的往事，双眼一沈，紧紧压着她的娇躯，让她丝毫不能动弹，两只手

捏住她的玉乳，然後狠狠地吻上她的唇。心中暗暗发誓绝不能让她被任何人见到。让她戴了八年的面具，只是为了

保护她，但是之後，就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心，他可悲至极的的占有欲。

她被他的吻吓了一跳，一口气喘不出来，全憋在那个吻里面，感觉快要窒息了，偏偏他的手还一直的揉弄着她

的玉乳，弄得她全身酥软又麻痒难当，想要换气却被堵住了，想要推开他也不敢，一张脸涨得通红，只感觉一股难

以形容奇异电流从脊背直冲头顶，全身轻颤起来。直到这一吻结束之後才能喘气。他看到她娇喘不停的动人模样，

心中蠢蠢欲动起来。

於是，直起身来，将她也扶起来，开始三两下就脱掉他自己身上的衣物，她羞得闭上眼睛不敢去看他，他命令

道：「凡儿，看着我。」

她脸红得像火烧一样，迅速睁开眼睛，只扫了一眼又迅速闭下眼去。那娇羞无限的表情怎麽就让他那麽爱呢？

他捧起她的脸，轻轻吻着她薄薄的眼皮，感受那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柔声说道：「睁开眼睛，凡儿。」

被诱哄得终於慢慢睁开眼睛，将他的身体全部收进眼中，包括他下身草丛中肿胀不堪的东西。她全身僵硬，咬

着殷红的嘴唇，脸上布满了红晕，两手手指紧张的绞在一起。他上前，在她耳边轻声道：「看到了吗？这就是男人。」

抱住她，肌肤完全相贴，此时不再有衣物的阻隔，他的胸膛直接感受着她胸前软绵绵的销魂，美梦成真的感动

让他轻叹一声。「怎麽样？觉得跟凡儿有什麽差别？」

他抚着她的长发，她将小脸埋在他肩窝里，闷闷的声音传来：「师父……很好看……」

微微一震，他知道自己长得或许不差，但他生平接受过的任何一句赞颂都比不上这句，让他心底泛起无数波澜。

他侧头轻轻地吻她红透的耳朵，低声说道：「在师父眼里是凡儿最好看。」

手抚上她的胸乳，激起她一阵阵颤动。「凡儿是这样。」

他的声音微微发抖，牵起她柔若无骨的小手，按在他胸膛上。「而师父是这样。」

她的手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的抵住了他胸膛的肌肤，试探般的轻轻按了按，感受那坚实温暖的肌理，害羞地

点点头。

虽然是为了让她了解，但他还是被那手撩拨得全身僵硬，眼神忽然暗沈下去，看着她的眼睛，继续说道：「男

女交合，就是男女二人结合为一体。何为一体，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拿起她的手，就往下去触碰他下身胀痛不已的地方，那滚烫坚硬的巨大让她吓到了，手指只轻轻碰了一下就

忍不住缩回手。他抓回她的小手，命令道：「凡儿，握住它。」

她面红耳热，一颗心砰砰砰直跳，一手被他抓着去碰触他的那个地方，一手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掩着自己的唇，

像是避免要发出什麽羞人的声音似的。她的手指再次碰到他胯下阳物的那一刻，两个人都忍不住轻颤，她的手指软

软的，滑嫩得不可思议，她探索一般地轻轻握住那根粗大的东西，他粗喘一声，阳物又胀大了几分，那粉红色的顶

端居然有少许透明的液体从马眼渗出，这奇异的变化让她不禁睁大了双眸。

「凡儿，记住它今後就是你的了。」

他的声音有些低沈，带着欲望的轻颤。

他一手往她下身探去，直接钻进亵裤里面，探到她两腿之间的那个地方，手指插了进去，她便一阵痉挛，某种

奇异的感觉沿着皮肤的纹路直冲头顶，身体僵硬，两腿收紧，却不自觉的把他的手困在了里面，羞得眼睛紧闭起来，

脸上顿时烧的像火一样。

低低的喘息一声，他在她耳边柔声说道：「你这个小洞，从今以後也是我的了。」

月火焚心第四十一章

滑进她小穴入口处的那刻，一种不可思议的湿润紧窒瞬间紧紧地缠绕住他的手指，里面是那麽的灼热，十指连

心，像是要把他的手指连着心一起都烫化了一般。即使是现在，依然感受到再往里面去的那深处不断的蠕动、轻颤。

像是令人着迷堕落的另一个世界。而他，即将进入这销魂蚀骨的小洞里面去，一想到这点就兴奋得难以自制、他手

指前後滑动，并没有进入太深的那个地方，但就就是这样，也让她全身僵硬，泪眼朦胧，每一下深处都激起微妙的

收缩扭动，紧紧咬着下唇的小嘴发出压抑的娇吟：「唔……唔……」

那压抑却颤动着的尾音，让他的心底都开始跟着欢喜的颤动起来。

感受到一股灼热从里面涌出来，将他的手指湿润了，他再试图深入一点，便遇到了障碍，他心中一动，手指在

柔韧的嫩肉上试探性的刮擦，让她忍不住的娇呼：「呜……师父……痛……」

这让他如何能再忍受下去，抽出手指，扶她躺下，慢慢地脱下她的亵裤，她有些害羞地轻轻挣扎着，但片刻之

後那亵裤还是被扯下来，全身一丝不挂的展露在他面前。

她的裸体是他这辈子见过最艳绝最诱惑的景姿，感觉自己口干舌燥，心脏噗通噗通跳个不停，马上快要炸裂一

般。只觉得倾尽世间所有浮华美妙，也无法比得上此刻旖旎的万分之一。他的凡儿，他最爱的宝贝，如今真的将要

完全属於他了。

接着便分开她的双腿，两手撑着，而他自己则伏在她双腿中间，抬高她浑圆的翘臀，将她最隐秘的桃源玉溪的

风光尽收在眼底。双腿间的皮肤是难以形容的细致柔滑，芳草稀疏，隆起丰满的桃丘中间，两片娇小羞涩的粉色花

瓣微微闭合着，像最鲜嫩娇媚的花骨朵一般，却还没有开始要盛放。花瓣上面那颗晶莹剔透的粉红色珍珠微微露着。

白嫩娇翘的臀瓣中间那道诱人的峡谷下面，花瓣交会与菊蕾之间的凹处便是会阴，之前在欲火难耐的时候，他曾去

偷偷看了些春宫图与详解房中术的书卷，对女性的身体有所了解，但是真正看到凡儿下体的那一刻，依然感觉头脑

轰鸣不已，体内汹涌的欲火越烧越烈，快要发狂的冲破理性的挟制！

她感觉到师父在看，心跳如雷，羞得快要窒息，想要闭合双腿，却已经被他牢牢的固定了，只能让窄窄的纤腰

扭动不停。只是越是这样他越是兴奋，竟然粗声说道：「不许乱动。不然师父就要罚你了。」

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一直以来都极其顾忌她的感受，怎麽会如此的失控。可是看到她满脸潮红，

咬着红肿的下唇，居然听了他的话，乖乖的不动了。看着她那泛红的羞怯与服从的姿态，迷离双眸中一抹让人心悸

的脆弱，玉体横陈，晶莹剔透，像一只被驯养的柔弱小羊一样，完完全全的任他处置。那样美的身体，那样的娇柔

的神态，只为他，也只能为他一个人绽放！

那一刻灵魂都颤动不已，如同百抓挠心，只想着不顾一切，马上就要将自己的阳物狠狠地插进她温暖的甬道里

面去！

他粗喘着，伸手探向她娇嫩的花瓣，把他们往两边轻轻掰开，便看到了一片水光潋滟的妖艳桃红，一直延伸到

中间那条紧紧闭合的细细的缝隙，他稍稍用力，那道羞涩的缝隙才被迫不情愿的张开在他眼前，那是多麽绮丽难言

的，红润嫩肉之下若隐若现的细小圆孔，让他感觉到全身血液全部都沸腾起来！像要马上就要开始蒸发……他在她

腿间直起身子，两眼中泛着会把双方都燃烧殆尽的滚烫情潮，把自己的阳物抵在了她湿润的小穴中间。两手将她圈

进自己的怀里，哑声说道：「凡儿，忍着点。」

月火焚心第四十二章

性器第一次相互接触的那一刹那，两人都不由自主地轻颤不已。那灼热柔软的酥麻感觉让他两眼充血，全身沸

腾的血似乎如今全部都集中在下身，早就坚硬如铁的阳物一抽一抽的脉动。那脉动的冲击让她敏感的花瓣也感受到

了，没来由的感觉一阵紧张，双腿之间不由自主的缩紧，只觉得心中怦怦的跳动快到嗓子眼了，甚至有些害怕起来，

这难道就是交合吗？

他用手握着自己的阳物，确定了他刚刚找到的缝隙的位置，要把它慢慢推进去。可是接下来却像是被什麽挡住

了似的，无法像想像中那样从两片花瓣中间顺利挤进去，只从中间滑上去，到阴户上端毛发所在的位置。调整了一

下插入的姿势，再次试图耸动进入，结果还是一样。

「凡儿，」他的声音沙哑而焦躁，「放松，让师父进去。」

她微蹙着秀眉，轻轻点头，但没有办法，身体还是不受控制的僵硬不堪。没多少时间了，也终於忍不住了，他

脑海被欲火和焦灼充满得就要失去理智，挫败让他懊恼得几乎要将不知名的怒火点燃起来。头脑发热，眼前昏黑，

满脑子只想着要插进去，於是伸出手就将她的花瓣用力掰开一点点，阳物对准那缝隙的位置，重重地往前方撞去。

「啊！」

伴随着她惊呼一声。桃丘被撞得微微下陷，花瓣被坚硬的顶端挤得向两边张开，他粗喘一声，这一次，终於进

去了！

被极乐的喜悦冲得全身颤抖，紧紧地闭上眼睛，感受自己敏感坚硬的顶端在她里面被灼热温湿的内壁紧紧的夹

住，那种感觉有些刺痛紧绷，却在同时有种难以形容的绝顶快感似乎从阳物的顶端直冲头顶，太刺激了！他永远都

会无比清晰的记得这瞬间的感觉。

这一刻等了这麽多年，想了那麽多年，终於插入进去的快感却竟比那无数次的想象更加刻骨的销魂。他睁眼，

捧起她的脸，只见她秀美的双眉轻蹙着，脸色有些泛白，美眸中泪光点点，长长的睫毛低垂，双唇有点委屈地抿着，

颤声说：「师父，好痛……」

他看到她这幅样子心中居然更加兴奋起来，直接用嘴唇堵住她的小嘴，感受到她体内最深处随着血脉律动不断

的蠕动缩紧，他完全无法再思考，只想要更多，想要更深入，整根东西都要进去她狭窄的小洞里面！只是那花穴实

在是太紧了，越来越挤压着他，他忍着刺痛和吸吮的快感，想要更加的探入她体内，但只是稍稍进入就遇到了障碍

物，心中一动，想到那是他之前看到的那层中间有小孔的娇艳嫩肉，顿时欢喜得全身颤抖，这是她最後一道闸门，

只想要狠狠地撞穿它，撕破它，然後……他忽然感觉她一阵痉挛僵直，像是那地方被阳物直接碰触到，不由自主的

反应，然後更紧更销魂的压迫感从顶端传来……他从刚才本来就已经忍了太久的时间。如今紧张至极又兴奋至极，

这样的刺激之下，一股电流一样的快感沿着从脊椎直冲天灵盖，一时间竟没有忍住，阳物一跳，马眼缩紧，他心中

暗叫不好，连忙从她体内抽出，出来的瞬间，一股灼热的液体喷薄而出，射在了她腿间。她轻喘一声，浑身无力地

瘫倒在榻上。

他扶着疲软下来的那根东西，喘着粗气，心中懊恼得不行，暗暗的骂着自己太大意了。如今却不知道什麽时候

才能再起来，时间剩下不多，她又是那麽的紧，看来接下来必须让她完全放松下来才行。

他坐下用一手套弄着自己的阳物，一边想象完全插进去的感觉会是如何。看着她沾满他白色液体的花园，心中

一动，一手伸过去，轻轻地碰触她腿间柔滑湿润的肌肤，寻找着让她舒服的地方，刚刚他太心急了，还没来得及细

细地看她每个地方的反应。

月火焚心第四十三章

有了刚刚的教训，这次他不敢用力，不敢太急。只是试探一般的，手指沿着桃丘的四周，极尽缓慢轻柔的划着

圈。长着薄茧的手指，轻得像羽毛一般，在她最幼嫩脆弱的肌肤的表层细细游动，沿着柔软稀疏的绒毛，每滑过一

处都带着电流的颤抖，在皮下敏感之处留下难以言喻却异常清晰的触觉。

她双颊又开始泛上红晕，情不自禁地扭动腰身，颤声呻吟出来：「唔……师父……好痒……啊……」

那微微轻颤的娇媚尾音，一声声却像是能像直钻人心底挠痒痒一般，对他来说是何等难以抵挡的诱惑！他加速

了套弄阳物的动作，一边想象着与她完全合为一体的景象，要是能完全插入进去，什麽样的感觉？会发出什麽样的

声音？渐渐地在她腿间的那只手也开始向粉嫩桃丘中间的凹处滑去。

像是马上知道他的意图一般，她的双腿顿时一阵僵直，接着向後缩去。他正懊恼间，却看到她脸红红的委屈样

子，长长的睫毛微微垂下，盈盈眼中仿佛就快要滴出水来，只见她抿了抿樱唇，小声道：「师父……那样很痛的…

…」

他只感觉滚烫的血液直冲头顶，就发现下身的阳物终於又坚硬如铁了。

他伸出手，去把那不听话的两条纤细玉腿给擒回来，再度伏在她两腿之间，紧紧抱住她的纤腰，感受着她温热

柔软的肉体每一次喘息起伏，哑声说道：「凡儿，听话……」

抬起手来往她下面滑动过去。

当手指碰到她桃丘中间的花园时候，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僵直，两腿之间紧缩了起来，两片花瓣也紧紧地闭合着。

但他这次却不打算要伸进去捣弄，而是像刚刚做的一样，用手指沿着那娇美的形状，在那两片不可思议的柔嫩之上

仔细描绘她敏感至极的区域。还是那般的轻柔，却比刚才多了一些力道，原来也渐渐地熟练起来，开始轻轻弹捻，

再用两指夹着，用手指带动她两片粉红诱人的花瓣一来一回相互磨搓……她原本就紧张，却正因为如此而变得更加

敏感，受到这样温柔却不容抗拒的挑逗，全然没有抵抗能力，觉得那处又麻又痒，又有一种说不清的刺激感觉直直

的窜到脊椎，於是呼吸都开始紊乱了，美眸紧闭，面红如醉，贝齿轻咬下唇，身体却变得更加僵硬，下身却渐渐的

开始有些湿意了。看着她的反应他直觉的认为是对了，心中欣喜无限，恨不得马上就插进去她甬道里面，但是想起

刚刚失败的那一次，还是要更放松更稳妥才行。但手上的动作还是不由自主的加重了。

「啊……」

她纤腰不由自主的抬高，猛地睁开眼睛，轻呼一声。原来是他无意中碰到了花瓣上放那颗半遮半掩的珍珠，一

碰她就全身一颤，忍不住叫了出来。那声音顿时让他心中一荡，伸出手指在她珍珠上又按了一下。「唔……」

她全身都颤抖起来，只感觉一股酥麻酸楚在体内冲撞起来！「师父……别……再碰……那里了……」

感觉手指被沾湿了，花瓣中间里面终於涌出了一波透明的蜜液，看了看自己抽回的手指，心中狂跳，口干舌燥，

居然充满了犯罪得逞的无限快感与罪恶感。不行！还必须让她完全放松开来……被压抑的欲望烧的双眼暗沈，伸出

麽指在珍珠上的三角地带来回摩擦。让她没有几分锺便轻呼连连，无助的摇着头：「啊……唔……师父……别……

啊啊……」

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两股清泪瞬间顺脸颊留下。只感觉一股带不可形容的极致快感，带着针扎一般的痛楚，从

那处直冲头顶。两腿绷得紧紧的，腿间酸痛不已，玉体一抽一抽的痉挛着，花瓣里又涌出来一波波花蜜，完全湿了

他的手指。

他粗喘着，抬高她的双腿，将自己的阳物放在了她花瓣的中间位置，却没有要马上进入，只是在入口处摩擦着，

做着类似於抽插的动作。沿着花瓣的皱褶，用自己的顶端的凹处去亲吻她敏感至极的珍珠。

好热！好像快要融化了一样……坚硬敏感的顶端先是触到灼热湿润的花瓣，然後一直摩擦到微微翘起的珍珠。

那两人最敏感的地方互相地缠绵摩擦，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他舒服得倒抽一口气，脑子里面一片空白，耳中

嗡嗡地响，微微起身，见凡儿双眸盈满了泪花，粉颊涨的通红，拼命扭动身体，不断的抽气，喘息不已，像是被他

放浪的攻势冲得无法呼吸了，她的身体果然渐渐放松下来。他感觉自己阳物涨得有些疼痛，喉咙好像在发烧，屋子

都在旋转。

月火焚心第四十四章

「啊……呜……呜……好硬……唔……师……父……」

她阖上眼睛，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紧紧地咬着下唇，可是细细的呜咽声还是从颤抖的喉咙里面不断挤出

来，那攀升的情欲也不断的刺激着他摩擦得更快，更粗野。那又滚烫又坚硬的顶端不断的刺激她最柔软最脆弱的地

方。下一刻花瓣中间的缝隙又冒出大量透明又香甜的花蜜来，润滑了他的阳物，仿佛让性器的摩擦刺激变得更催情，

从来没见识过的强烈情欲不断地冲撞着她未经人事的敏感身体，全身颤栗不已，声泪俱下，感觉滚烫的血液全都淫

乱的沸腾起来！

「师……师父……」

她全身都变得潮红起来，脸上全是淫靡的泪水，双眉轻蹙，螓首左右扭动，不断的向他哀求着，可是到底在哀

求什麽，连她自己或许也不清楚。但那反应让他狂喜又兴奋，紧紧抱住她不断扭动的娇躯，腾出的双手在她柔软胸

乳上揉搓。嘴唇去亲吻她精致的锁骨。

她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床榻，纤细得不盈一握的腰向上拱起，身体一阵阵的痉挛颤抖，隔着性器的顶端，感觉她

的花瓣不断的紧缩再放松，腿间花园早就已经湿得像沼泽一般。

他兴奋得感觉下身阳物又胀大了，正一抽一抽的脉动着。是感觉到他的胀大，她睁开眼睛，涨红的小脸一脸慌

乱，仍然是心有余悸，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後缩去，却被他制住了。「凡儿，都湿成这样了。忍一下，再来就会舒服。」

他将她的双腿抬高，滚烫的身躯紧紧地拥着她，自己的阳物就要往她的花瓣中间的缝隙送进去。

刚开始还是像刚刚一样遇到阻力，但是这一次他有了上次的经验，所以他稍微用力，便将两片花瓣挤开来，很

快就感觉缝隙陷了下去，有了足够的花蜜的润滑果然顺利很多。

但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夹紧收缩，感觉像是在花蜜中溺水一般，那温暖与吸吮的快感让他爽快得几乎无法呼吸，

前端再次碰到了那嫩肉的感觉传来，理智立刻被欲火烧得灰飞烟灭，什麽都不剩。脑中嗡鸣不断，什麽都想不起来

了，只有身体的感觉异常的清晰。他屏息着，将阳物的顶端退後几分，蓄势待发，狠狠地往嫩肉的位置撞进去！

「好痛！……」

她忽然紧紧地抱住了他，忍不住惊叫出来，那层嫩肉很柔韧，即使用狠狠的撞击，也是柔韧地包裹着顶端向内

拉伸。他不断用力的往里钻，那层嫩肉也不断伸展，直痛得她内壁不断的缩紧，全身冒汗。

他的身体猛地压了下去，一霎那间，嫩肉中央的小孔被他贯穿撕裂，整条粗长的阳物全数没入她两腿之间……

那一瞬间对他来说，美得像是进入一场无边极乐的幻梦，即使立刻死在她身体里，也值得了。

狭窄的甬道被他的阳物撑的满满的，一直顶到尽头的位置。灼热又湿润的内壁，像是无法再扩张而一再紧缩蠕

动，紧紧地缠着他的阳物，仿佛是最诱人的爱抚，酸痒销魂的快感直冲大脑，让他舒爽得倒抽一口气，在她身体里

的阳物不由自主的跳动一下，兴奋得受不了，感觉腰都快直不起来。她终於成为他的人了，她的小洞成为他的了！

「唔……」

她的秀眉痛苦的皱起来，玉齿紧紧咬住唇，迷蒙的两眼不断的冒出泪水，纤长的指甲紧紧地抓破了他的肩膀的

肌肤，轻声的呜咽着：「师父……」

他心中一颤，温柔地吻住她的唇，说道：「真的很痛吗？」

「嗯……很痛。」

她回应一声就再次掉下泪来。他全身轻颤，哑声道：「凡儿，就忍一下，一下就好……」

一边制住她的手，却开始在甬道里不断抽插起来。

月火焚心第四十五章

「唔……嗯……啊……」

她忍不住大声呜咽，双目被眼泪模糊，汗珠不断地从额上渗出，双腿被迫分开在他腰侧，紧紧地崩着。觉得下

体像是被撕裂一般的疼痛，可是随着他缓缓的抽插，这疼痛里又像是带了一点什麽异样的感觉……

像是一直以来在心中的一个谜题忽然有了解答一样，她一瞬间从心底深处仿佛确确实实的感觉到，师父现在就

在她身体里，在她血肉里，在她心里！原来这就是男女交合吗？

二人合为一体就是交合。真的像是如此的合为一体了，像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一切都被他拿走了，再也

不单纯是她自己的了……林霄看着自己身下这具泛着桃红色泽的柔润身躯，像一朵全天下最娇艳诱人却单单只为他

而绽放的花。他感受到她体内的灼热和蠕动的收缩，无法言喻的柔滑湿润紧紧箍着他，舒服得让他感觉连抽送都感

觉有些困难，还要忍住这些让他想要一泻而出的难言快感，额头上也跟她一样全是细小的汗珠，幽深如墨的眼中似

有波光闪烁，唇边却溢出微笑来，因为极大的幸福感与爱意已经充满了内心，让他有些飘飘然了。从前到现在一直

想要一直不敢，只存在於想象中的事，竟在今天这种时候，始料不及，毫无预兆地就这麽发生了。

但从今开始，他最爱的徒儿就成为了只属於他的女人，永远只属於他一个人，谁都无法抢走。

「凡儿……凡儿……凡儿……」

他细细的吻着她柔软泛红的脸颊，一边不住地唤着她。紧紧抱住他最爱的徒弟的身躯，更激烈的抽插，急促的

呼吸着她唇边的空气，像是想要将她的身体和灵魂都完全填满一样。这般激烈的要将灵魂都燃烧殆尽的爱意，她体

会到了吗？感受到了吗？他们跟萧离与郁月不一样，即使一辈子都要锁她在身边，他也绝不会让她爱上别的人！

渐渐地，他带动了真气的流动，那灼热的玄天真气沿着会阴到两人紧紧咬合的地方。「师父……好热……」

她有些慌乱地轻声说道。

他吻着她的唇角，柔声说道：「凡儿，这就帮你打通经脉。」

他在她会阴穴上重重点了一下，让她忍不住全身颤栗起来，竟然感觉比刚刚的敏感度更加突出。顺着阳物在甬

道内一插到底，灼热的真气也忽然一下进入了她的身体，她轻呼一声，全身忍不住地微微颤抖。

那股真气灼热无比，直冲着百会而去，在她体内流动时像是要被融化了一般，四肢百骸都是那种难以言喻的舒

畅，连下身的难忍的疼痛感都有所减轻了。他不断的抽回插入，按照虚空合一心法上的法门以真气将她全身各个经

脉都渐渐打通，她双手被他制住，却不自觉的握紧再松开。双眼忽然睁大，小脸涨红，表情逐渐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起来。

月火焚心第四十六章

如墨的双眼将她此刻的表情收入记忆中，低头啃咬她小巧的下颚，暗哑的声音说道：「凡儿，感觉经脉通了吗？」

她脸红红的，轻轻点点头：「但是……好热……好涨……」

还没说完，他就冷不防地吻住了她的唇，一个挺身，更热烈地，凶狠地，在她体内抽送起来，将她的轻呼都化

作了紧锁在唇内的呜咽声。像是回应的谢礼一般的，迎接他的是花穴内更热、更紧、更敏感动人的律动，让他得意

的兴奋起来，迷恋得快要发狂，想要更深的，完全的沈没在她的深处中。

他闭上双眼，不停地在她深处抽动着，享受着两人身体的每一个细微的反应，想要把这些完全记在脑海中。封

印在柔软小嘴里的呜咽喘息，散发着馨香的体味，濡湿肌肤的汗水，越来越灼热的收缩颤抖，他的凡儿细嫩紧窒的

身体。全身的真气都集中在这火热的一点上，只想就这麽一直插在她体内，一辈子都不离开！

他感到她体内越来越湿紧，不间断的抽送也变得更顺畅更急切，於是放开她的唇，看她大口喘息起来。爱怜地

吻着她的脸颊，一直游移到鼻尖，问道：「现在舒服了？」

她嘴唇发颤，娇喘吁吁，语不成声：「……唔……我……不知……道……呜……」

他心中一动，心想她肯定也感受到了快感，於是更加兴奋起来，一插到底，快感顿时像爆炸开来一般，忍不住

那暴涨的快乐与欢愉，终於大喊出声。她感觉身体一瞬间麻痹，仿佛快要被燃烧起来，甬道内剧烈一缩，身体扭动

颤抖，眼泪又涌了出来，唇边发出破碎的哀求：「师父……不要了……」

可是他如何能够放手？将她的腿架高，扶着她的腰，随着前後的冲撞，不断地拉近，不断地贴合着他的胯骨，

紧密的摩擦，冲撞！欲念有如冲出牢笼的猛兽一般，刺激得他再也无法自控，急速、狂热地连续冲撞下去，脑中空

白一片，又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可是他怀中的娇躯是真实的，不停地喘息也是真实的，

那灼热湿润的紧窒也是真实的！

他的真气在身体中沸腾着，叫嚣着去找到那个点涌入她体内，他找到她紧紧抓住床榻的手，拉到他面前，与他

十指交握，紧紧交缠。而她抽泣呻吟不已，不住地喊着：「师父……师父……」

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感到师父的棍子在她身体里面要把她全部都捣出来了，害怕得快要死掉似的，又痛

又热，还迷迷糊糊地带着某种让她全身都颤抖的激烈甘美，把她一步一步推向像是深渊一样的未知之处。

他抽插了不知道有多久，时间仿佛拉的无比的长，只感觉自己的全身仿佛快要燃烧起来，心跳如雷，脑内仿佛

出现了无数细小的火花，麻痒无比，像是在身体中不断的穿梭，来回的灼烧！这种感觉持续不断，让他全身震颤不

已，感觉仿佛快要升天一般，可是那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是那麽刻骨的感觉到了。闭上眼睛，重重地吻住她，想要将

这种感觉与她分享一般，想要将她也一起带到焚烧一切的情欲中。

快感快要到顶点了，可是真气还是不受控制的运行着，如果这种情况下阳精外泄，他真气必然受损，但是他心

中什麽都想不到了，只想要在她体内得到最终的释放，他握着她的手，压着她，身体紧紧贴合，毫无间隙，仿佛想

要跟她连灵魂都完全合为一体一般。终於忍不住在她体内喷射出来，极度的舒爽快感没顶而来，体内乱撞的真气也

有如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一般，也一同随着滚烫的液体，倾注在她体内。心中的满足感快要爆开了，那一刻脑海中什

麽都不剩了，但五感却变得极度灵敏，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粘稠的液体撞击在她甬道深处发出的细小响声。他喘息

着，心脏还在剧烈的跳动，抱紧她的身躯，感动得无法形容，他终於完全得到了这辈子唯一想要的人。

她身体剧烈抖动了几下，像是无法承受那迅猛而来的快感与真气，下一刻便瘫软下去。紧闭着眼睛，长长的羽

睫间还挂着晶莹的眼泪，小脸还红红的。他缓过神来，小心翼翼地轻声唤她，却没有回应，看来是两天的紧张，完

全没休息，加上刚刚快感与真气的刺激昏过去了。

他将手放在她的背上，开始引导疏通着刚刚注入她体内的真气。他对於自己真气受损的事情不太在意，只要她

平安无事，有所得宜就好，二人同为一体，他的真气到了她体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轻抚着她的长发，看到她花瓣中间泊泊流出他的白色的液体，心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幸福感。起身披件衣服，

烧来热水，轻轻抱起昏睡过去的她，放在浴桶中，用汗巾帮她清洗起来。

极尽温柔地揉搓着她的长发，脸蛋，手指，胸乳，纤腰，翘臀，长腿，顺着柔嫩肌肤的曲线来回清洗，想到这

些全都是属於他的东西，阳物很快又充血坚硬，可是这个时候她不能再承受太多了，只有把再度燃起的欲火压下去。

他低头吻住她的额头，那麽的轻柔小心，像个长辈对孩子一样。只是他轻叹一声，永远注定逃不过这完全不可测的

狂热情网的束缚。

心中的爱恋充满了整个身体，从墨黑的眼眸中倾泻而出，满足尽头，竟有种害怕的感觉，如履薄冰……他俯下

身，在她耳边低声轻喃：「凡儿……知道吗，我是你的。」

月火焚心第四十七章

「什麽？玄门宗被……」

叶真全身一震，手中拂尘差点掉到地上。「这是什麽时候的事情？」

这正是在岐山净明宫大堂内，正是空旷阴暗的殿中，显得有几分清冷，只有几道日光透过精致到繁碎的窗纬倾

倒在地面上，映照那数不尽的浮动的金色尘埃。叶真坐在首座，首座之下，烟雾缭绕，焚着的嵩香的香炉面前跪着

的少年，正是玄门宗的後进弟子。也是之前她前次上玄门宗时，看守正门的那几位其中之一，此刻正显得有些拘谨，

却强自镇定。

「大约三天前，晚辈与曾宣师兄一起自京师赶回雾峰山後，竟发现山上空无一人，晚辈从後山开始搜寻附近村

落，竟然在不远的下坡村，发现十几个师弟们的……」

顿了顿，皱紧双眉。那少年像是不忍说下去。「我玄门宗的典籍被尽数劫走。风师叔，宗门大师兄和三师兄都

不知所踪，晚辈等到了之前约定好的地点，发现了余下百十名师兄弟，还好他们都平安无事……可是……他们说是

宗主留下口信让他们原地待命，可是……却没有见到宗主本人。」

「曾宣师兄让我等再上雾峰山探查的时候，却中了伏。曾师兄和青竹师弟都被魔教所擒，还有好几个师兄弟都

……眼看魔教便要追过来，我等别无他法，几位师叔决定向外求援，晚辈这才到净明宫来向前辈求援……」

叶真一手来回抚摸着拂尘，低眉敛目思想片刻，螓首微抬，说道：「我净明宫的规矩是不留男客，请见谅。但

贵派遭遇确是危险，我等自当竭尽所能来帮助贵派。」

说到这里，她眼神游移了一下，接着又回到那少年的脸上。

「贵派可在山下盘桓几天，我今日便派人去送八百里加急给各派掌门，与他们紧急会盟，共商击退魔教的良策。

只要我正派联合一心，魔教绝无可乘之机。」

那少年松了一口气，说道：「如此一来，我们师兄弟都可以放心了。」

行了一拜伏之礼，起身便要告辞，下山通知同门去了。

她见那少年走远，直起身来，首座背面的花鸟屏风後，传来一个银铃一样的声音：「师尊，这次玄门宗的事情

怎麽看都透着蹊跷，即使林宵不在，只是魔教进攻的风声到了，风大同却如此畏战，竟然连交锋都没有，就这麽率

众逃离，实在是不合常理。玄门宗如今是敌我难分，为何还要相助？」

随着话音落下，走出来一个明眸善睐，眉目端丽的道袍少女。

「风大同……或许跟魔教有什麽牵扯也说不定，不过他不重要。只要林宵不与我等为敌，我们就不得出手……」

叶真像缓缓地，自言自语地说道：「只是看来林宵没有去天水宫，却被他们回头找来了。」

「师尊。」

那少女坐到她身边，仰头问道，「林宵到底会不会对付天水宫？」

叶真微微皱眉，说道：「难说他会做出什麽事情，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看不透他了。只是这件事情我已经有安

排，由不得他。但如今他还是……毫无踪影。」

「玉楼，附耳过来。」

那叫玉楼的少女倾身上前，叶真便在他耳边说道：「今日你就动身，入宫将此事知会皇後，极天盟近日会盟，

对於玄门宗的处置请她定夺。」

月火焚心番外（1 ）

一悬崖上，沙尘满天。

她抬首，一袭红色衣袍迎风飘动，美目微眯，古琴上的手稍微用力，向外一拨，那琴音中含着锐利的剑气，隔

空击出，把飞舞的沙尘刺穿了一道缺口。

缺口之中，一位黑衣的清瘦少年提剑长身而立，一双眼睛黑得有如深潭，只是俊俏如玉的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

让他看起来毫无人气。只片刻，身形便迅速飞出，衣袂当风，发出啪啪的响声。她双手奏出的琴音缭绕，看起来雅

致至极，但实际上却是杀气森森，无数剑气紧紧地追赶着那少年，把山崖上的花木枝叶都几乎砍了个干干净净，却

没有碰到他一片衣角。

她双眉轻笼，双手按在琴弦之上，灌注全身的内力，倾决而出，两手拨弦的动作越来越快，乐音激昂至极，竟

恍似狂风暴雨一般，掀起滔天波浪。

那少年低头避过一屡剑气，然后身体一偏，竟是迎上那数百道剑气组成的杀阵。他身形飘然而过，看起来像幻

影一样。他一剑隔空横劈，竟是响起一阵巨大的金石碰撞之声，半刻之后，琴音嘎然而止，一滴鲜血嘀嗒一声落在

了古琴之上。

她捂住胸口心脉，唇角却微勾，只是血丝从她的唇角滑了下来：「想不到玄门宗竟出了这麽个天才。就算你师

父极天盟主，练了五十年的玄天功，也定然比不上你吧。」

那少年内功深厚到如此的地步，而出招简洁狠辣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这天下又多了个绝世高手。

「晚辈不敢当。」

少年依旧还是面无表情：「不过今日奉师命我就送琴宗前辈一程。」

她看着他，大笑一声道：「我独孤氏坐拥天下三百年，自当来去由我。」

她反手便从衣袖里掏出一把短剑，那少年下意识出手的要阻止她，但那一剑却不是刺向她自己，而是她自己身

边的金色包裹。

一瞬间，他分明看到那个金色包裹里面有一只小小的胖胖的如玉葱一样的手在摇晃。不知为何心中忽然一颤，

飞身上前，没仔细多想就伸手直接把那剑截住了。

那一剑由於非常近，去势极快。她竟是毫不犹豫。他的手直接握住了下落的短剑刃上，虽然有内功护体，手还

是被锋利无比的剑刃伤到了。他反手一掌便打在了她肩上，让她眼前一黑，全身真气逆流，身体向后倒去，发髻上

长长的丝带掉落，黑发散开来。

「这是你自己的孩子，」那少年的眉头皱紧，说道：「身为母亲为何如此残忍？」

「残忍……你又知道些什麽。」

她起身强自笑道：「不能保护她……还不如……杀了她。」

她咬牙暗运内力，一掌拍向他面门，离的极近，他想要甩开短剑就接下这掌。但她却忽然伸手抱起金色包裹，

飞身一跃跳下万丈悬崖。

他心中一乱，手里抓到她先前掉落的丝带，运起内力，丝带直直的向她飞去。他皱眉，身体永远在脑子还没有

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做出动作了。她下落极快，紧紧抱着那包裹，那丝带绝不可能卷上什麽的。

但是不知道为何，忽然她眼神一柔，把两手松开了，怀中金色包裹瞬间与下落的她拉出了一段距离，就被丝带

卷住提上悬崖。

她红色的长袍，被下落的风势吹得飘起，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黑色长发飘撒在空中，她从万丈高空翩然

下落，嘴角却浮出一抹淡淡的微笑：「陵，我来陪你了。」

再见了，我的女儿。

她缓缓闭上眼睛，红色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云海之上。

他看着她落下悬崖到放手的瞬间，心里却有种从未有过的别样感受，让他瞬间仿佛有种后悔的感觉。低头看向

怀中的包裹，里面有一个香香的软绵绵的小婴儿，小小的嘴唇粉嘟嘟的，睫毛长长的漂亮大眼睛正好奇的看着他。

让他心中一软，但这个孩子身份太敏感，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带回去的。便心想要找户人家收养。

他发现那个婴儿被母亲点了哑穴，刚刚才没有发出什麽声音来，他抬手解开她哑穴的瞬间，却发现自己的一点

微弱的真气居然在那婴儿身体里瞬间游走了一圈又回来他手指里。

居然是这种体质……他皱眉，难怪琴尊身为母亲会做出那种事情。

那他只有把这个婴儿带在身边了。一时心软的后果，想不到后来却是那麽严重。

月火焚心番外（2 ）

后山的树林中，黄叶纷飞，楚毓一个人在舞着剑。身上的白色长袍飞舞起来，极是风流飘逸，翩然若仙，但是

知道他心里面此时的躁动？

每当他心情烦躁不安的时候，剑是他唯一的慰籍，只是这一次也难以平静下来。

他从来就是孤独的一个人。从皇宫里，到玄门宗，全部的时间，都是一个人。

十八年前他出生的时候，正是他父皇入主皇极殿的那一天。父皇双喜临门，欣然道：「此子必像朕！」

可是他的兄弟众多，他并非长子，亦非嫡子，没过几年，万众期盼的太子出生，然后父皇又开始宠爱太子。母

妃本来是父皇的弟媳洛王妃，只是因为长得妩媚，被父皇看上收作妃子。只除了一双凤眼完全承袭自父皇之外，他

完全继承了母妃的容貌。母妃是水做的女人，柔弱至极，却丝毫没有做母亲的觉悟。精神时常恍惚，每次见到楚毓，

都会害怕地躲起来。在他七岁那年听说洛王病逝之后，她伤心至极，身体越来越差，楚毓见她的次数便越来越少。

广阔的宫廷，高耸的院墙，白玉的围栏，就算御花园内充满了低声轻语，歌声倩影，年幼的楚毓，在看似眼望

不到头的宫墙之内，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在幻想，穿过高高的院墙，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

十一岁，大雪纷飞的时候，母妃终於去世了，临死都没有想要见自己孩子一面，他已经习惯没有母爱的日子，

所以也不觉得有什麽感觉，只是随她去罢了。只是一天父皇忽然来到他身边，说道：「毓儿，你难道就不想出去历

练一番？」

他走出了皇宫，来到了江南的楚家，十二岁又从楚家被送到了玄门宗。风大同接的他，把他带到了师父林霄的

面前，那个时候，师父刚刚继任宗主之位，身边带着一个整天用黑布蒙着脸的小孩。

「楚毓，你今日开始就是我玄门宗的大弟子了。」

师父淡淡地说道。浑身散发的气息是冰冷难以接近的，却又有种强大到让人无法不服从的气势。

「可是宗主师兄，凡儿不是入门比毓儿早吗？」

风大同倾身问道。

师父看了他一眼，缓缓说道：「在此之前，凡儿还不算入了玄门宗，只能算宗外弟子，我打算让他们与那个叫

曾宣的孩子，一起正式拜入玄门，便按长幼排序吧。」

然后就开始了在玄门宗的六年。

跟父皇一样，师父的偏心，马上感觉到了。那个整天用黑布蒙着脸的林凡，是每天吃住都跟师父一起的。而他

与曾宣两人除了指点武功、请教经义的时间之外，都见不到师父的面。刚开始的几年，他们师兄弟都一道在演武阁

练武，他们这些年纪稍微大些的，除了练武之外，唯一的娱乐当然就是用各种花招来欺负年幼的师弟们了，曾宣是

其中最有号召力的，各个阁派中的师弟们都被欺负个遍。楚毓则是对这种游戏觉得很无聊，毫无兴趣，却也不阻止。

但是唯一有点兴趣的，就是看林凡被整。有的时候心情坏起来，会挑拨大家去整他，仅此而已。

林凡比他小六岁，比曾宣小四岁，身高比他们矮一大截，根本还是个小娃娃。但是说话不多。安安静静的站在

那里的时候，跟师父有些像。师父偏心他的结果，就是他被整的时候大家都暗爽。

「这次又让他跑了。」

曾宣鼓着腮帮子悻悻道。其实整得到林凡的并不多，一般都是叫他去扫大堂，倒夜香，洗所有人的衣服之类，

但让曾宣比较郁闷的就是不能把他打一顿好好教训，因为林凡有着让人羡慕的轻功，尽管他才六岁。

大家都知道林凡小时候家里着火，脸上受了伤，用黑布遮脸。但只要是小孩子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好奇心，越是

不让他们看，越是要看。於是他们商量好要看林凡被火烧过的脸是什麽样子。曾宣跟众小孩商量好了，埋伏在林凡

每日去演武阁必经路上的草丛里。只要林凡经过就开始偷袭。楚毓虽然不参与，但是还是对林凡的脸到底是什麽样

子很感兴趣的。所以也躲在草丛里。

「来了来了……快藏好！」

「别挤…」

「嘘……」

林凡走过的时候，忽然一张大网撒下来，他吃惊的挣扎，还是没有办法挣脱。曾宣上前一把把他抓住，扯开渔

网，对另外几人说道：「快！」

另外几个小孩立刻把林凡脸上的黑布扯下来……时间凝滞了一瞬间，然后那几个小孩尖叫一声，纷纷跑开了。

楚毓也看到林凡的脸，就一眼马上把眼光移开。曾宣一看，踢了林凡一脚，大声叫道：「妖怪！丑八怪！」

然后飞也似的跑走了。

楚毓不知道为什麽还留在了草丛里面，看到林凡一个人孤零零不知所措的样子，只见林凡扭头转身往回走，接

着就开始跑起来。在空旷的山道上一个人的脚步声嗒嗒的响着，回音缭绕着，忽然有种奇异的感觉浮上心头，他是

不是跟我一样……一直都只有一个人？因为长成那样所以被人嫌弃，跟我一样……吗？

不，他有师父，而我什麽也没有。

曾宣被师父狠狠责罚了一顿之后，沈寂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故态复萌。知道陷阱比较有用之后，他们开始

用各种陷阱来设计林凡。例如某天傍晚楚毓经过小树林，忽然听到嘤嘤的声音，那声音很弱，听起来像是女孩子一

样。他四面看去，发现一个坑。走过去一看，林凡正坐在坑里面。很明显这个就是师弟们挖的陷阱坑。他出声喊道

：「三师弟，是你吗？」

林凡连忙举起手擦了擦眼睛，回头说道：「大师兄，可以帮忙拉我一把吗？不小心我把腿摔折了。」

楚毓伸过手去，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有点奇怪的是，小小的掌心绵软滑腻，一点也不像是经常练剑的手。当时

他也没想太多。只是当时三师弟不让自己背，坚持自己一步一步拖着受伤的脚走回云水阁的毅力让他印象深刻。

又过了好些日子，一天早晨在演武阁后院就发觉到有些异样，听到曾宣小声说道：「快按住他的脚！」

还有「唔唔…」的细碎声音从假山后传来，拐入假山后面就看到三四个小孩压着林凡，曾宣也在，隔着用遮脸

用的黑布捂着他的嘴巴。林凡全身被几个年纪大点的小孩压着，嘴巴被捂，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露在外面的一双

眼睛带着惊恐的神色。楚毓看见林凡这副神色居然不知为何，有几丝异常爽快的感觉。但他还是大声道：「你们在

做什麽？」

其中一个小孩笑道：「只是好奇丑八怪的鸡鸡是不是也被火烧过。」

另外一个小孩在解林凡的裤腰带。已经解到一半，露出一点点白白的肚皮了。

楚毓没想到是这种无聊理由，皱眉说道：「放开他，不然我告诉师父了！」

只是他还没说完，感觉身后一股寒气，气氛忽然变得阴沈压抑，曾宣与那帮小孩全部瞪圆眼睛，不约而同地放

开了林凡，退后一步跪下。楚毓这才回过头来，看到紧皱着眉头，散发着一身的阴霾气息的师父。

只记得那次，师父下令有份参与此事的小孩包括曾宣分五月鞭笞五十之后，林凡从此再也不用去演武阁。而从

此与师兄弟们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次面。那一年楚毓十三岁，林凡七岁。

月火焚心番外（3 ）

春去秋来，又过了好几年。

夏日炎炎，十七岁的楚毓一人坐在阴凉的松树底下，自己跟自己下棋。

他依旧还是那样，来去都是一个人，即使他已经赢得了所有的师弟们的亲近与信赖，对於他来说也不过是轻飘

飘的羽毛一般无而。脸上永远都是温和谦恭的笑容，被夸赞了心中也不欢喜，即使离别心中也不悲哀，无论何人无

论何事，都仿佛与他无关，性格越发不可捉摸。心中不在意，每一件事情都做的完美无缺，却不像曾宣一样争强好

胜，只是因为他年纪越长，越清楚的知道为什麽会来玄门宗，越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麽。

他执起一枚棋子，平静专注的双眸若有所思。这几年的时间，除了在玄门宗日复一日的修炼，在江南楚家背后

也渐渐开始有了自己隐秘的势力，越是发展壮大，就越是沈迷於那种操控的感觉，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居然

能够无师自通，可能自己的才能也是在这里吧。正如玄门宗之於师父，天下之於父皇。只是那身在明处的意气风发，

又与之有所差别。

没错，就像师父说的一样，他心思太重，因此玄天功至今都只是略有小成而已，只是这反而成为他学习其他武

功的动力，却在师门面前从不显露，习惯於藏起自己。

风大同匆匆走过来，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又匆匆离去。

「畦州漕运之事，如君所愿，已全为我部所控。」

风大同说的是这麽一句话。楚毓脸上毫无变化，眼中却暗暗有几分得色，却暗暗有一股焦躁之意从心中涌出来，

他连忙运起真气把这股焦躁压下去。

只是这焦躁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压制片刻便重新浮起。难以入眠，於是便起身出门走走。正是十五，一轮朗月

正当空，看起来离的很近，极美极亮，夜晚在如此沈静的月光下散步，也是难得美事。

偏离山道很远了，拐入后山林中，不知不觉走到了瀑布湖，此地湖水很深且广，在炎热的气候当下，空气中凉

凉的水汽，让他觉得十分的舒服。

月光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风摇树影，瀑布刷刷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闭上眼睛，运起真气，缓缓呼吸，心

情渐渐变得平静下来，跟着便慢慢睁开了眼睛，眼睛扫了一眼平静的湖面，就只一眼，胸中猛地一跳。只看到一只

光裸的小脚从水里伸出湖面，脚趾看起来圆润娇嫩，肌肤在月光水波中竟有种莹莹的光辉，如笼轻烟。

他吓了一跳，难道是水妖不成？

只一刻，这只脚便沈下去了，他盯着漆黑的湖面半天，看到水波泛起，入了魔障一般跟着水波泛起的方向前走

去。忽然水声变化，一个黑漆漆的小脑袋浮出一半在水面上，看姿势应该是背对着他，一声长长的的轻喘，像是潜

水后的换气，分明是女孩子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听在耳里却是极柔媚，楚毓都情不自禁的脸红了。心想玄门宗怎麽

会有女子，定然是水妖了。片刻之后又沈了下去……

楚毓被那声音勾得心中躁动，觉得此处不宜久留，正要拔腿离开，却见水波微动，小脑袋又浮了上来，吸进一

口气后，弓身下沈，两片小巧光洁的臀瓣浮上水面然后瞬间沈下，不过是霎那间的功夫，楚毓只感到一阵口干舌燥，

两腿竟是钉在原地迈不开步子。

没过多久，他又见她浮了上来，纤小赤裸的身子仰躺着浮在水面上，在月光下就像无暇美玉细细雕成的如柳条

一样柔美纤长的曲线，胸部只有微微的凸出，是还很年幼的身体，只是两颗粉红的樱桃看起来极可口，纤足拍打起

阵阵水花，自己玩了起来，激烈的水花就好像每一下都拍在他心上一样。那小人儿仰着游了好一会，又沈了身子下

去，只把头露出水面，脸却是向着楚毓的方向，他心中一惊，马上将身形藏匿在树丛之中，透过枝叶间缝隙向前望

去，被那纯净柔美的风华所震慑。饶是他幼年在后宫长大，看遍了各样美人，此时竟只为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小女

孩，魂摇神荡，心跳如雷。

她游向岸边，从水里站起身来，全身都暴露在他眼中。那晚的月光真的很亮，甚至能看得清她身上的水滴，晶

莹的水滴顺着墨黑的发丝，滴在微微凸起的胸前，滑过平坦的小腹，滑进柔润腿间，在一条细细的粉红色缝隙下缓

缓滴落下来……楚毓只觉得心脏跳动得隐隐有些疼痛，全身气血翻涌，下体肿胀，一瞬间竟回想起幼时撞见父皇把

母妃捆起来凌虐的场景来了，有如蛛网中挣扎的蝴蝶般，那残酷又诱人的美感。如果……把她也捆住……该是美到

什麽程度？

他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条缝隙，一手握住胯下的肿胀，第一次被挑起如此汹涌的情欲，急需宣泄，情不自禁的前

后撸动，一波波的快感涌来。终於在无限的绮思之中喷薄而出。

回过神来，那小水妖已经把身子擦干，开始穿上衣服了，那衣物看上去竟有些眼熟……然后看她拾起一样东西，

戴在脸上……三师弟？

当她腾空而起如月下妖精一样窜上山崖的时候，楚毓更确定了她就是林凡。欣喜之下，还是怀疑她女扮男装的

真正理由，心想回去要好好调查一下她才是。

但不论如何，他的美玉，他的水妖，终究会是他的。

【完】